

第四十六卷

唐紀

代宗

德宗

第四十七卷

德宗

凡五年有奇

己未至甲子

凡十六年有奇

甲子至庚辰

資治通鑑綱目

香溪馬雲淇藏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四十六

起巳未唐代宗大曆十四年凡五年有奇

未巳

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為澧州刺史

質實

澧州注見高宗上元二年

常衮言於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情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二月田承嗣卒

以其姪悅為魏博留後

質實

魏博軍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

書法

節度卒書某節度使某卒恒辭也此其不書何削之也承嗣叛逆稽誅帝雖復其官爵直筆所

不容也故特削之

三月淮西將李希烈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為留

後

李忠臣貪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
委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都虞候李希
烈其族子也為衆所服因衆心怨怒殺惠光而逐忠臣
忠臣奔京師以希烈為留後

王二十五年

以李勉燕汴州刺史

質實

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

○夏五月帝

崩太子即位

考證

當作太子

上崩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德宗即位動遵禮法食馬齒羹不設鹽酪

集覽

馬齒羹馬齒菜名今馬齒

菟也一名五行草以其葉青梗赤花黃根白子黑也

質實

冢宰官名注見陳宣帝太津九年

書法

賀善贊曰代宗之篇所可錄者謝裴譚召郇模由寵任之過而其末又皆未得為盡善焉至於專事姑息逐殺主帥命為主帥遂為後來故事綱目尤深

之各

閏月貶崔祐甫為河南少尹

常衮性剛急為政苛細不合衆心時群臣朝夕臨衮哭委頓從吏或扶之中書舍人崔祐甫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衮恨之會議群臣喪服衮以為禮臣為君斬衮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玄宗以來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群臣當從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吏人三日釋服自遵遺詔祐甫以為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声色

集覽

漢文權制注見

晉武帝泰始二年以日易月

質實

斬衮注見漢昭帝元年

貶常衮為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

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歸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為政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皆不預朝政衮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祐甫既而二人表其非罪上問

卿鄉言可貶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以袞為欺用貶為
潮州刺史而以祐甫代之聞者震悚時上居諒陰委政
祐甫所言皆聽而群臣喪服竟用袞議胡氏曰祐甫強
辨廢禮使其可行則既相之後可以行矣而卒從袞議
豈非禮有難奪乎○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官爵允濫
元王秉政賄賂公行及袞為相思革其弊四方奏請一
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
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
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
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語其才行而
用之上以為然司馬公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
賢不肖之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
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天下之賢非一人所
能盡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遺亦多必也舉之以衆取
之以公而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則無遺賢曠官之病矣

詔罷四方貢獻又罷梨園

質實

梨園注見文宗開元二年

漢昭帝始元四年潮州王肅曰以財帛贈送曰賄賂

樂工留者悉隸太常集覽

太常寺名注見漢明帝永平二年

尊郭子儀為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考異

按封拜例曰凡賜爵號皆書注

云尚父之類又尊立例曰尊曰尊某為某注云尊太上皇
尊太皇太后尊皇太后用此例據郭子儀乃人臣朝廷賜
號不當書尊竊考景福二年以王瑜為太師號尚父天祐
八年晉王推劉守光為尚父天祐九年梁加吳越王鏐尚
父並不書尊此條尊字當作號字或作賜號乃與凡例合
或謂尊字乃唐詔本文然綱目所書改舊史者多矣何足
嫌乎

子儀以司徒中書令領河中尹靈州大都督關內河東
副元帥性寬大政令頗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至
是詔尊子儀為尚父加太尉中書令所領副元帥諸使
悉罷之以其裨將李懷光為河中尹常謙光為靈州大
都督渾瑊為單于大都護分領其任○上以山陵近禁
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
獨不為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為之也郭公勲高
望重上新即位以為群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

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貞觀二十年關内道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河

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尚父注見文宗開成三

年河中府名注見周

報王十二年蕭阪

著矣書尚父始此綱目書尚父四郭子儀書尊是年

王行瑜書號昭宗景福二年劉守光書推五代辛未

年吳越王鏐書加五代

壬申年惟子儀得書尊

澤州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

忠為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

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内莊宅有官租萬四千

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外國累獻馴象上曰

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及豹

豨鬪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

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

集覽

山陵近葬

質實

靈州注

期伊邇也

見太宗

尚父注見文宗開成三

年

王行瑜書號昭宗景福二年劉守光書推五代辛未

年吳越王鏐書加五代

壬申年惟子儀得書尊

澤州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

忠為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

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内莊宅有官租萬四千

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外國累獻馴象上曰

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及豹

豨鬪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

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胡氏曰君以養人為職凡為人害者必去之故禹放龍

蛇周公驅虎豹犀象夫象大而無用且又傷人受貢遠

致其害甚廣治道建屋儲糧衛送校人求索無所不至

其輕人而貴畜甚矣德宗始初清

明其行事無愧於先王是謂可法也

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困是謂卿雲卿雲亦曰景雲太平之

應也文選卿雲黼黻河漢注卿雲如字謂司馬長卿揚

子雲也後之言瑞者皆以慶雲為卿雲蓋亦取黼黻河

漢之意豹豨並獸名陸佃云豹花如錢黑而小於虎文

豨女猾及爾雅注似狗豹文或云似虎而黑校人禮夏

官校人注校之為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校戶教

反漢書校獵謂連接木以闌禽獸故謂養禽獸者曰校

質實

既旅即此又帝王世紀禹鑄鼎於荆山亦此處淄青二

州名淄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青注見漢桓帝永康元

年禹放龍蛇周公驅虎豹犀象孟子滕文公章

禹驅龍蛇而放之道周公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以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還問其所得頗少則以為輕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繡七百匹上怒杖光超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范氏曰德宗矯代宗之失而深懲宦官之蠹豈不明哉然其終也舉不信群臣而惟宦者之從至委以禁兵而其後人主廢置遂出於其手則其為害又甚於代宗矣何其明於知父而闇於知已乎昔者明王欲改其先君之過者始不然故夫德宗即位之初凡深矯代宗之政者愚人以為喜而哲人以為憂蓋出於一時之銳而無忠信誠

實

淮西軍名注見憲宗元和

以馬燧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為精騎造甲必為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趣又

殺兵部侍郎黎幹

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陳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辟張建封為判官署李自良為代州刺史委任之

集覽

廝役公羊傳宣十二年注文草

質

實注見秦王政三年鴈門

幹狡險諛佞與宦者劉忠翼相親善忠翼恃寵貪縱或言二人嘗勸代宗立獨孤貴妃子韓王迥者於是皆賜死胡氏曰黎幹小人也當黜無疑

書法

黎幹小人也其以無罪書殺何幹可殺也以譖罪而殺之不以其罪一以殺書之故黎幹書殺楊炎書殺崔寧書殺

以劉晏判度支

先是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晏掌河南山南江淮嶺南滉掌關內河東劍南上素聞滉措克故罷其利權而

以晏燕之初第五琦始權鹽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若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為漕備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備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

集覽 權鹽權注見漢武帝天

云水運曰漕

實 河南道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江淮軍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嶺南道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劔南道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涪橋注

見漢高后八年

六月詔冤滯聽詣三司使及撾登聞鼓

詔天下冤滯聽詣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給事中各一人復奏置寺觀及請度僧尼於是撾鼓者甚衆裴誥上疏曰訟者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親之則安用吏理乎上乃悉歸

集覽 撾登聞鼓撾陟瓜反擊也撾擊鼓也之有司

登聞院懸鼓以達冤人猶周禮以肺石

達窮民

立皇子五人為王考異

皇字羨 ○立皇第二人為王

胡氏曰兄弟與已皆先人遺骸非子所得比也况先之乎上則不足以表同氣之重下則不足以立尊卑之訓是過舉矣

書法

再書立何不以子加弟也不以子加弟則曷為先弟而後子明帝云我子安得與先帝子等封域半楚淮陽二君者可謂知節矣德宗初政清明簡冊多可書者獨於殺黎幹封子第二事失之惜哉

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令二人待制 ○以白志貞為神策都知兵馬使

王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詔以為東都園苑使以白志貞代之恐其生變崔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

之志貞已
視事矣
質實
東都注見秦注
襄王元年三川

遣使慰勞淄青將士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添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慚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秋七月朔日食○詔議省祖宗謚

吏部尚書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姦臣竊命有加至十一字者案周之又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也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睿宗曰聖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李之士皆從真卿議獨兵部侍郎表修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所刻乃初謚也
集覽
官壺
中巷路
修倉舍
反王冊
冊與策通
唯天子用王為冊王公皆用竹

書法

於是事寢不行其書之何

發明

增謚之事前古無有也而始於唐人其謚美無實不經之甚然當時臣子莫敢言之獨一顏真卿抗論其失而亦不能改故書詔議省祖宗謚以幸其有是議而惜其卒莫之省以譏之爾

罷客省

初代宗之世事多留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遣乃於右銀臺門置客省以處之及上書言事孟浪者失職未叙者亦寘其中動經十歲常有數百人度支廩給其費甚廣上悉命疏理拘者出之事竟者遣之當叙者任之歲省穀萬九千二百斛
集覽
孟浪
莊子瞿鵲子曰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為妙道之行
郭象注孟浪率畧也林希逸口義云不著實也

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

天寶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為楊氏馬廐矣及安史亂後法度墮弛將

相宦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
人謂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
而常故稱為木妖前漢五行志有社樹吏伐斷之
而復立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厲

安史謂安祿
山史思明

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千事

發明

天下之治特患人主無其志爾唐自肅代之後
國勢削弱威令不振疑若無可為者然德宗繼
之稍能振厲有為而氣象已異於是投兵相顧者有
之治望太平者有之使其能謹終如始未必不為有
唐盛德之主綱目於前書罷貢獻罷梨園縱馴象出
宮女於此書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千事皆所以著
其初政之美云爾夫豈以其不終之故
遂沒其可紀之實此固筆削之公也

罷權酒

胡氏曰先王善政後世鮮克遵之以謂時異俗殊不可
膠柱而調瑟也不善之政興於聚斂之臣若後世多不

肯改以謂疆兵足用不可既有而棄之也不知三代之
天下亦後世之天下所仰者獨貢助什一而足是何道
也取之有制用之有節量入為出無侈靡妄費則貢助
什一不啻足矣是故知治體者欲罷官權酒使民自為
之而量取其利雖未盡合古制亦裕民去奢之漸也德
宗盡罷之善矣既而牟利最急故知盡罷之未若勿權
而以予民
質實膠柱而調瑟注見梁武帝太清元年貢
之為善也助什一而足孟子滕文公章夏后氏五
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皆什一也又
注見新莽始建國元年井田良法權酒注見漢武帝天
漢三年

以張涉為右散騎常侍

上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張涉為侍讀即位之夕召入
禁中事皆咨之明日以為翰林學士親重無比至是以
為散騎常侍
質實禁中注見宋孝
學士如故武大明六年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矣器
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道州司馬用之琳粗率喜詼諧
無他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而用之聞者
莫難於薦引之士宰相師表百僚莫大於進退之節當
是時可以為相者李泌顏真卿也祐甫舍之而引楊炎
至於賜告廢務不上乞骸之請集覽器業器局功業也
他人何責焉祐甫則不當然也集覽粗率猶言疎畧也
喜詼諧喜許既反悅也悅為詼諧也詼諧戲也諧和韻
之言前漢東方朔枚臯好詼諧武帝以俳優畜之上臣
事君以人上臣猶言大臣也謂舉人材而效正誤上臣
之君大臣職也賜告注見漢武帝建元六年荀子大畧
以人今按上臣一本誤作大臣胡氏此語出荀子大畧
篇云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上
臣謂上等之臣質實道州注見中宗嗣聖七年
以人謂舉賢也

遣太常少卿韋倫使吐蕃

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悉留其使者
俾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以倫為使悉集其

俘五百人各賜集覽賜襲衣賜衣一襲也上下皆具曰襲國語謂之稱質實獲
襲衣而遣之注見梁武帝大通元年

沈既濟上選舉議

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
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
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群司長官宜令
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
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
加以謹黜則眾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擇才於吏部
而試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責於刺史則曰命官出於
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
保其往也責於令吏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
他也若牧守自用則換一刺史則革矣況今諸道諸使
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縱有情故十猶七全則辟
吏之法已試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胡氏曰銓選年格
之弊天下莫不以為當革而莫有行之者豈皆知之不
及歟蓋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不能

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也故寧付之成法猶意乎按
十得五而已縱未可盡革如既濟之論亦可採其甚弊
矣雖然世無不可革之弊以周漢良法崔亮裴光庭一
朝而廢之則亮光庭所建何難改之有為政在人存
政舉其本則繫乎人君
集覽 書判資考書取楷法適美
有愛民之意與否耳
實 沈既濟
考謂考限此
唐選法也
吳縣人

以曹王臯為衡州刺史

初衡州刺史曹王臯有治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疾之
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楊炎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為衡州
始臯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辦
實入則擁笏垂魚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
集覽 在治為句謂是時曹王臯在衡州治所將驚而
戚念太妃知之必驚惶憂戚故不以實告囚服
就辦辨通作辨罪人相訟也垂魚魚謂所佩魚袋也鞠
躬則魚垂敬慎之貌唐高宗始敕五品以上佩銀魚袋
三品以上正誤臯之遭誣在治今按謂在鞠治就辦之
佩金魚袋時也昌黎文集曹成王碑作在理唐書

實 本於此而
改理為治耳
實 衡州注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衡陽
湖南觀察使注見宋文
帝元嘉十六年湘東

九月南詔王閣羅鳳死

實 南詔南蠻國名注見
玄宗開元二十六年

冬十月吐蕃南詔入寇遣神策都將李晟等擊破之

崔寧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彊恣為淫侈朝廷患之而
不能易至是入朝吐蕃與南詔合兵三道入寇諸將不
能禦州縣多陷上憂之趣寧歸鎮楊炎言於上曰蜀地
富饒寧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
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
戍兵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於其腹中
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為國有
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遂留寧使神策都將李晟將
兵四千又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將之與東
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晟追擊

於大度河外又破
之凡殺八九萬人
始二年承郡郿龍
龍注見漢光武建
安十八年梓潼維
山郡隋屬會州後
乾元初復為維州
威制西羌故名元
見漢武帝元鼎六
衛城北源出吐蕃
此與金沙
江為甚

葬元陵

初上詔山陵制度務從優厚刑部員外郎令狐峴上疏
曰遺詔務從儉薄而今欲優厚豈顧命之意邪上優詔
曰陛下及將發引上見輻輳車不當馳道問其故有司對
曰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事
無大小必謀之卜祝故王曠黎幹以左道得進上雅不

質實

蜀郡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
益州范陽郡名注見漢帝五年
東川郡名注見漢帝五年
漢武開之晉屬汶

十一月喬琳罷

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
古者大事必用卜德宗不信陰陽家善矣山陵取七月
當矣事集而發不復擇日則失之野
易若於其月卜日之為庶於禮也
儀志弔於喪者皆執紼注廟中曰紼在途曰引釋名云
紼發也發車使行也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大喪帥六
卿之衆庶屬其六引注引謂引喪車索也疏云在棺曰
紼見繩體行道曰引見用力卜祝周禮春官太卜掌三
兆之法太祝掌六祝之辭陰陽家者流蓋出羲和之官欽
其枝葉也前漢藝文志陰陽家者流蓋出羲和之官欽
若昊天敬授人時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
舍人事而任鬼神山陵取七月當矣胡氏管見曰以葬
禮論之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不及葬
為不懷過之為不敬失之野鄭玄曰野謂少禮節也
實元陵按一統志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二十五里檀
山令孤峴宜州人德茶五世孫軫輅車注見秦始皇
三十七年馳道注見秦始皇二十
七年左道注見漢成帝永始三年

集覽

峴戶官及將

琳以衰老耳聾論議疎闊
罷政事上由是疎張涉

以崔寧為朔方節度使

楊炎崔寧交惡炎以寧為朔方節度使鎮坊州又以杜
希全張光晟李建徽分知靈鹽綏銀鄜坊留後時寧既
出鎮不當更置留後炎欲奪寧權且窺其所
為令三人皆得自奏事仍諷之使伺寧過失
質實 朔方
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杜希全京兆人靈鹽綏銀鄜坊
六州名靈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鹽注見德宗貞元二
年夏鹽綏注見周顯王三十五年雕陰銀注見玄宗開
元九年麟州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坊注見肅宗
上平
元年

十二月立宣王誦為皇太子

質實 宣州名注見漢明帝
永平十二年丹陽郡

詔財賦皆歸左藏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
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使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

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
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
盤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
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
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
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
中歲用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
集覽 左藏
日下詔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庫蓋起於周職內主賦入職歲主賦出而
邦布之入出則外府又主之皆其職也
質實 蠶食
人蠶食山東注言如蠶食桑葉
然中人注見漢元帝初元二年

發明

藏人主無私藏書詔財賦皆歸左
藏歸之誠是也書以美之宜矣

晦日食考異

晦上漏是

質實

日食注見新
莽天鳳元年

遣關播招撫

湖南盜賊

湖南賊帥王國良阻山為盜遣都官負外郎關播招撫
之播辭行上問以為政之要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

申庚

賢人與之為理上曰朕比已下詔求賢又遣使搜訪矣
 對曰此唯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
 舉選乎上悅胡氏曰關播為揚綽所薦宜亦君子人矣
 對德宗為政之問言亦大矣向使德宗問以孰為有道
 賢人若何而可致播豈默然而已哉然播附盧杞而薦
 李元平則恐播徒能言之未必知有道賢人之為誰也
 其言雖大其事難稱不以人廢言德宗免焉可也然古
 之時鄉舉里選故士從幼而貴已後世設科取士士有
 為養行志者安得不由之以進乎不由之者上集覽
 也由之而反身獨造者次也及其成功一也阻
 阻恃也恃山險以自固為正誤
 養行志因為養親而仕者正誤
 志謂欲行質實
 其志者關播
 及人

德宗皇帝建中元年春正月始作兩稅法

唐初賦歛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
 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歛迫
 趣取辦無復常準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
 其土著者百無四五至是楊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

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
 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
 雜徭悉省皆總於度支上用其言仍詔兩稅外輒率一
 錢者以枉法論范氏曰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
 始戒而終廢蓋禁暴之法雖具而誅求之意常出於法
 外天下之吏奉意而不奉法逆意有罪奉
 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為無用之文也集覽
 也著直畧反謂著土地而有常居不質實
 遷徙也丁中注見高祖武德七年
 寶元年兩稅法謂夏輸無過六月秋
 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

書法

於是租庸調法盡廢矣故書始凡貢賦書始若
 初皆重其始為民害也是故漢高帝嘗賦則書

初成戌年武帝推酷則書初天漢三年桓帝欲田畝
 稅錢則書初延熹八年晉孝武增民稅米則書初大
 初八年唐高祖定租庸調則書初武德七年德宗作
 兩稅則書始是年行間架陌錢則書初建中四年稅
 茶則書初
 貞元九年

罷轉運租庸鹽鐵等使貶劉晏為忠州刺史

初劉晏為吏部尚書揚炎為侍郎不相悅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久典利權衆頗疾之風言晏嘗密表勸代宗立獨孤妃為后楊炎因言晏與黎幹同謀崔祐甫言茲事曖昧况已更大赦不當復究炎乃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罷晏轉運等使尋貶忠州刺史

集覽

風言猶風傳也忠州注見玄宗開元十八年

二月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

先是魏傳節度使曰悅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聞悅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罷之而集應罷者謂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為黜陟使所罷將何以自衣食乎衆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

以段秀實為司農卿

崔祐甫有疾多不視事楊炎獨任大政專以復恩讎為事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炎欲發兩京關內丁夫浚豐州陵陽渠以興屯田上遣中使訪之涇原節度使段秀實秀實以為邊備尚虛未宜興事以召寇炎怒以為沮已徵秀實為司農卿使李懷光兼涇原京兆尹嚴郾奏按朔方五城舊屯沃饒之地自喪亂以來人功不及因致荒廢若力可墾闢不俟浚渠今發人浚渠得不補費是虛費而無益軍儲也疏奏不報既而渠竟不成

實

原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高平豐州注見漢宣帝甘露二年五原塞屯田注見高宗龍朔三年涇

原節度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平涼京兆府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嚴郾華陰人正誨之子

以朱泚為涇原節度使

楊炎欲城原州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寧各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州為城其將上怒曰吾屬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徒屯涇州披荆榛立軍府坐席不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又以懷光嚴刻皆懼別駕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復求段秀實或朱泚為帥詔以泚代懷光

實

涇州注見

漢光武建武元年安定別駕官
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

書法

於是楊炎怨秀實微置散地用泚代之私也以
秀實忠幹使在涇原則他日無涇卒之變矣網

三月張涉坐賊放歸田里○以韓洄判度支杜佑權江淮

轉運使質實

韓洄長安人休之子杜佑萬年人希望之子

楊炎罷度支轉運使既而省職久廢莫能振舉天下錢穀無所總領乃復舊制

夏四月劉文喜據涇州作亂詔朱泚李懷光討之○上生

日不受獻考異

上當作帝

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外為貢獻上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鱸三萬匹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書法

大曆之元書上生日矣繼書曰諸道節度使上壽譏賄也德宗即位首不受獻書深美之終綱目書生日四詳太宗貞觀二十年舍是無書生日者矣

發明

自玄宗生日為千秋節代宗因之廣受四方貢獻不知常賦之外非取諸民則何自而得其為推肌剥髓無可疑者德宗能革其失故綱目亦書而予之今日之不受是則前日之受非矣

吐蕃遣使入貢五月復遣韋倫使吐蕃

新歸吐蕃俘入其境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威德洽於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韋倫發使入貢且致賻贈既而蜀將上言吐蕃豺狼所獲俘不可歸上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歸之復遣倫使吐蕃倫請上自為載書楊炎以為非敵請與郭子儀輩為載書以聞令上畫可而已

集覽

除道治路令其平易載書盟辭也周禮春官詛祝作盟詛之載辭鄭玄注載辭為辭而載之於策次用牲加書于其上也鄭司農云載辭者以春秋傳曰使祝為載書也左傳襄十一年諸侯圍鄭鄭人

之於策次用牲加書于其上也鄭司農云載辭者以春秋傳曰使祝為載書也左傳襄十一年諸侯圍鄭鄭人

懼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蓋年母壅利母保女效母留
愚救災患同好惡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路其
國家此是其辭也後之為載書者大率倣此禮記涖牲
曰盟疏云凡盟者既詛而割牲左耳以珠盤王敦盛血
為載書書成諸侯共歃血讀書主盟者執牛耳然後
掘坎埋牲加載書而埋之言使背盟者如此牛也
實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豺狼二獸
名說文豺亦狼屬形似犬狼亦似犬銳頭白頰

涇州諸將殺劉文喜以降

朱泚等圍文喜於涇州久不拔徵發魏運內外騷然朝
臣上書請赦文喜者不可勝紀上曰徵孽不除何以令
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濱入奏海濱言於上曰臣必為
陛下泉其首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
與之文喜必急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
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婦以告而攻之如初咸
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賜予如故城中勢窮海濱與
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城中李正已內不自
安遣參佐入奏事上使觀 **質實** 泉其首注見漢靈帝建
文喜之首而歸正已盜 **質實** 寧元年節器名注見興

元元
年

六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卒

書法

宰相卒善具官賢之也終唐之世

發明

歷肅代德順四朝宰臣之卒得書爵者僅三人
揚縮崔祐甫李泌是也自餘書爵者非節鎮則

勲臣耳祐甫在當時誠為賢相獨有薦揚炎與議
喪禮之失君子不以小瑕掩大德故其書法如此

築奉天城

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
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命京兆發丁
夫數千雜六軍 **質實** 奉天縣名按一統志本秦之內史
之士築奉天城 **質實** 地漢為左馮翊之池陽縣地晉時
屬扶風郡後魏為咸陽郡寧居縣地隋改寧居為醴泉
屬京兆郡唐析醴泉等五縣地置奉天縣又置乾州以
郡在長安之乾隅故名五代梁為威勝軍唐復為乾州
屬鳳翔府宋罷政和中復置改為醴州金元仍為乾州

本朝因之以奉天縣省入隸西安府奉天城在西安府
乾州唐德宗從術士桑道茂之言廣奉天城及朱泚作
亂果幸焉

發明

按術士桑道茂言德宗不出數年有離宮之厄
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不三
四年果有朱泚之亂德宗思其言於是幸奉天果獲
其濟然則治亂皆前定歟吁是不然術士之言不中
者多矣其憶而中者千百之一二也道茂知德宗將
有離宮之厄盍勸之親賢遠姦輕徭薄賦至誠待下
坦懷不疑如是而猶有厄焉歸之天數可也魯無一
言及此顧惟發丁夫以脩城既而有變奔居其中幸
而諸將奮勇得復舊京德宗因是之言一切歸之氣
數不復反已自咎嗚呼朱泚之反也以道茂言脩奉
天城而得全不知懷光之反也亦魯以人言脩梁州
城否乎何亦得全也由是觀之則術士之言亦億中
而已矣

回紇頓莫賀殺登里可汗而自立遣使册命之

秋七月邵州賊帥王國良降

質實

生景耀四年

初回紇風土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勤健
無敵及有功於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
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爲之虛耗而虜
俗亦壞及代宗崩九姓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富
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其相頓莫賀諫不
聽乘人心之不欲南寇舉兵擊殺之而自立遣使入見
請册命詔京兆少尹源休册頓莫賀爲武義成功可汗
頓莫賀爲武義成功可汗

集覽

九姓胡鐵勒九姓也
注見高宗龍朔二年

國良本湖南牙將觀察使辛京果以其家富使戍武岡
而以死罪加之國良懼據縣聚衆掠州縣討之不克
及曹王臯爲觀察使遣國良書曰我與將軍俱爲京果
所構我已爲聖朝前洗何心復加兵刃於將軍乎將軍
遇我不降後悔無及國良疑未決臯乃從一騎越五百
里抵國良壁大呼曰我曹王也來受降國良大驚趨出
迎拜臯執其手約爲兄弟盡焚攻

質實

邵州注見晉武帝泰始十年邵

陵武岡縣名春秋戰國皆為楚至黔中地秦屬長沙郡漢為都梁夫夷二縣地屬零陵郡三國吳屬邵陵郡晉分都梁立武岡縣隋初省武岡入邵陽縣屬潭州後復置武攸縣唐改曰武岡屬邵州以建興縣省入宋於縣置武岡軍元陞軍為武岡路本朝初改為府後降為州以武岡縣省入改隸寶慶府

遙尊帝母沈氏為皇后

考異 帝字

上母沈氏吳興人安史之亂陷賊不知所所在代宗即位遣使求之不獲

殺忠州刺史劉晏

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炎證成之上密遣中使縊殺之天下冤之初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於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逆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為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陷賊賄則淪棄於時名重

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繁庶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其句檢簿書出納錢穀專雖至細必委之上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給權貴屬以親故晏亦應之俸給多少遷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晏又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糶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為轉運使持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亦統亦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

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晏以為江
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緣水置倉
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覆
者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於
揚子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
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
置船場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
若遽與之屑屑校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
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
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
漕運遂廢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
中央之後
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胡氏曰晏雖非賢者然於國家
有足食之功罪不至死而置之死欲以服姦雄之心難
矣又曰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
廢者出納必委之士類理財以養民為先官多則民擾
論大事不計小費事必於一日中央之皆可法也夫晏
之足用其功豈王鉞韋堅楊慎矜之比然亦不免於誅
死何也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利
則起怨怨積則生禍矣且史
亦言衆煩疾之是必有說矣

集覽

精悍精疆悍勇也精
字正反句檢簿書唐

八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九百餘人

百官志考功郎中掌百官功過叙以四善善狀之外有
二十七最其十七曰明於勸覆稽失無隱為句檢之最
注見憲宗元和十一年**質實**荆南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
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鄭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城
河東池鹽注同上天監五年鹽池亦蔡二州名汴注見
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蔡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
南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江汴河渭四水名江注
見周赧王四年岷江汴注見晉安帝義熙十二年
河注見漢隱帝乾祐三年渭注見漢高帝五年
發明凡興利之臣罕有得其死者以劉晏之善理財
濟唐中興亦且不保其終則餘可知矣然是時
楊炎証其罪而德宗又密遣中使斃之政刑若此
君臣俱任其責此固綱目書殺而不去其官之意也

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
上即位命回紇使者突董盡帥其徒歸國輜重甚盛至
振武留數月求資給踐禾稼人甚苦之留後張光晟欲
殺之奏曰回紇群胡自相魚肉陛下不乘此際除之乃

歸其人與之財正所謂借寇兵齊盜糧者也請殺之上
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為禮突董執而鞭
之光晟勸兵掩擊并群胡盡殺之獨留二胡使歸曰
回紇謀襲據振武故先事誅之回紇請復讎上為之貶
光晟為集覽借寇兵齊盜糧注見秦王政十年睦王傳
睦王傳集覽睦王名述傳相也大戴禮曰傳之德義也
質實顯王三奴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元年韜重注見周
書法九姓胡也冒名回紇耳上命回紇使者帥之歸
彼以好至我以禮遣光晟違命殺
之其逆節見於此矣故謹書之
發明書光晟殺回紇使者則見其專輒之意然光晟
爾此所謂曲
直之繩墨也

九月宣政殿廊壞

將作奏十月魁岡未可脩上曰但不妨
公害人則吉矣安問時日即命脩之

宣政殿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

十月魁岡北斗魁星

之氣十月在戌為魁岡將作
官名注見隋煬帝大業九年
書法小事耳何以書嘉不惑也於是將作奏十月魁
岡未可脩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則吉矣特書以
嘉之

冬十月貶薛邕為連山尉

大曆以前賦歛出納俸給皆無法長吏得專之重以元
王秉政貨賂公行天下不按賊吏者殆二十年以上以宣
歛觀察使薛邕文雅舊臣徵為左丞邕去宣州盜隱官
物以巨萬計殿中侍御史負寓發之貶連山尉於是州
縣始畏朝典上初即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薛
邕繼以賊敗宦官武將皆曰南牙文臣賊至巨萬而謂
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
依矣范氏曰德宗之不明豈足以有為哉二臣以賊敗
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信小人之深而待君子之淺
也舜不以朝有四凶而不舉元凱周不以家有管蔡而
不封懿親夫以失於一人而**集覽**元凱本作愷左傳
不取於衆是以噓而廢食也

太史充對宣公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曠攷搏
戴大臨龍降庭堅神容淑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
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實元王秉政
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實謂元載王
縉為平章事時宣欽二州名宣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
年欽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新都連山縣名按一統
志本漢桂陽縣地梁分置廣德縣屬陽山郡隋改曰廣
澤仁壽初改曰連山隸熙平郡唐宋元並隸連州本
朝初因之屬韶州尋省縣入陽山後復置為連州直隸
廣州府南牙注見中宗嗣聖十四年四凶注同上嗣聖
九年管蔡注見漢
後主建興九年

以睦王述為奉迎太后使

中書舍人高參請分遣諸沈訪求太后詔以睦王述為
奉迎使諸沈四人為判官分道求之初高力士有養女
夔居東京頗能言宮中事或意其為沈太后詰使者言
狀上喜使宦官宮人驗視年狀頗同高氏辭實非太后
驗視者疑之強迎入上陽宮上發宮女齋御物往供奉
高氏心動乃自言是驗視者走馬入奏上大喜群臣入

賀詔有司草儀奉迎高氏弟承悅恐獲罪遠自言本未
上命力士養孫樊景超往覆視景超謂曰姑何自置身
於俎上因抗聲曰有詔太后詐偽高氏乃曰吾為人所
疆非已出也以牛車載還其家上恐後人不復敢言皆
不之罪曰吾寧受實睦王述睦州名注見憲宗元和
百欺庶幾得之
上陽宮注見高
宗乾封二年

十一月詔日引朝集使二人訪遠人疾苦○始定公主見舅姑禮

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上命禮官定公主
拜見舅姑之儀舅姑坐受於中堂諸父兄弟立受於東
序如家人禮有縣主將嫁會上之從父妹卒命罷之有
同奏供張已備上曰爾愛其費我愛其禮卒罷之至德
以來國家多事公主郡縣主多不以時嫁
有華髮者上悉嫁之所齋之物必經心目
集覽供張供
居用反張讀曰帳供張陳設也
漢書成帝紀注共具張設也

發明 自太宗朝下嫁公主已異前代尚主之法然其始定其制可謂善之善者故特書始定公主見舅姑禮曰始則見前此未嘗行之曰見則見公主知尊舅姑德宗此舉亦可以為後世法矣

是歲天下兵民之數

稅戶三百八萬五千七百六籍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
稅錢三千八百九萬八千餘緡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

餘

書法

先是書戶口之數屢矣未有書兵民之數者於是始書兵農分也自府兵廢而兵農分養兵之費廣矣至是而兵居民數四分之一焉

發明

前此書戶口之數今此書兵民之數者何也府兵未壞民皆為兵故止計戶口而已今則方鎮專兵而天子又自有禁軍於是兵自兵民自民是以前此書法若此君子觀之又可以知世變矣

辛酉

二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

李寶臣欲以軍府傳其子惟岳以其年少闇弱豫誅諸將之難制者數十人召易州刺史張孝忠孝忠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兵馬使王武俊位甲而有勇寶臣特親愛之故孝忠武俊獨得全及卒孔目官胡震家僮王他奴勸惟岳匿喪詐為寶臣表請繼襲不許乃發喪自稱留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又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已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為悅請繼襲至是悅屢為惟岳請上亦不許或曰不與必為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曷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不許胡氏曰德宗所言皆人君之事也而不能有濟者失本末先後之序故也田悅乃與李正已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勒兵拒命魏博節度副使田庭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柰何無故為叛臣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族滅也因稱病卧家悅往謝之閉門不納竟以

憂卒成德判官邵真泣諫惟岳曰先相公受國厚恩大
夫遽欲負之此甚不可若執青魏使者送京師而討之
則節哉庶可得矣惟岳然之使其草奏長史畢華曰先
公與二道道結好三十餘年柰何一旦棄之若朝廷未信
而二道道我何以待之惟岳又從之定州刺史谷從政
惟岳之舅也有膽畧頗讀書為寶臣所忌稱病杜門至
是往見惟岳曰天子聰明英武不欲諸侯子孫專地爾
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討苟一戰不勝大將必
有乘危伺便取爾以為功者且先相公所殺大將以百
數其子弟欲復仇者庸可數乎又朱滔元弟常切齒於
我天子必以為將何以當之為爾之計若不辭謝將佐
使惟誠攝頌軍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衛上必悅爾忠義
不失榮祿不然大禍將至悔之何及惟岳等見其言切
益惡之惟誠者惟岳之庶兄也謙厚好書得衆心惟岳
送之淄青而遣王他奴詣從政家察其起居從政飲藥
而卒曰吾不憚死哀張氏今族滅矣劉文喜死正已悅
皆不自安劉晏死正已等益懼相謂曰我輩豈得與劉
晏比乎遂發兵萬人屯曹州悅亦完聚與崇義惟岳相
應河南士民騷然驚駭詔以永
平節度使李勉為都統備之

集覽

正如初王武俊說李

寶臣曰寇平之後召歸闕下一匹夫爾寶臣遂有玩
之志青魏使者青謂淄青藩鎮李正已魏謂魏博藩鎮
田悅哀張氏李寶臣本姓張名
忠志代宗賜今姓名故云張氏
孝忠孝忠以諸將受戮不敢往
猶寶臣恐入朝被誅而不朝也
山易州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節
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曹
武八年濟陰永平
節度未詳沿革

正誤

正意今按寶臣召張

質實

成德節度注見漢

發明

唐自安史之亂僕固懷恩分置諸帥自為黨援
由是遂失河北德宗痛先朝之失欲革其弊然

所用不得其人所以道徒益亂而已綱目書
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所以見藩鎮之強自相
傳襲初不出於朝廷之命者也嗚呼
自是而後習以為常遂不勝其書矣

以楊炎盧杞同平章事

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
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

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揚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已累表請晏罪炎懼遣腹心分詣諸道密諭以晏昔嘗請立獨孤后上自殺之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擢杞為相不專任炎矣炎素輕杞無學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裴延齡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范氏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故任一小人而天下被其災害者數十年而未已焉德宗相杞而杞引延齡則其國質實盧杞滑州人奔之政可知矣置相可不慎哉質實盧杞河東人

書法

自喬琳罷楊炎獨相於是始兼相盧杞炎固未嘗罷也其以揚炎盧杞並書何並書楊盧所以見帝不專任楊之意也一揚炎足以誤國况以盧杞並相乎

更汴宋軍名曰宣武

質實

宣武軍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

○發京西

兵戍關東

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之神策將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

天軍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相與為歡苟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餅瑩不發上深歎羨賜書勞之

夏四月加梁崇義同平章事

崇義雖與正已等連結兵勢寡弱禮數最恭或勸其入朝崇義曰來公有大功於國猶不免族誅吾歲久疊積何可往也李希烈屢請討之崇義懼益脩武備上使金部員外郎李舟詣襄州勸崇義入朝言頗切直崇義不悅時兩河諸鎮方猜阻上欲示恩信以安之加崇義同平章事賜以鈇券遣御史張著齎手詔徵之

集覽

來公謂來瑱也代質實襄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宗時流播州賜死襄陽鐵券注見漢高帝十二年

五月增商稅為什一

以軍興故也

書法

譏重斂也於是軍興增及商稅越明年而田稅錢亦增矣終綱目雜稅書增二是年文宗太

和九年田稅書增二晉孝
武太元八年建中三年

田悅舉兵寇邢洺

田悅李正巳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悅欲阻山為境曰
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愔將
兵八千人圍邢州自將兵數萬圍臨洺邢州刺史李共
臨洺將張仝堅壁拒守悅召承嗣舊將邢曹俊問計曹
俊曰兵法十圍五攻尚書以逆犯順勢更不侔今頓兵
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兵於噶口
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
實 邢磁二州名邢注見楚義帝元年襄國磁注見隋文
帝仁壽四年臨洺縣名隋初所置屬武安郡唐屬紫
州宋初省入永年縣後復置金復省為鎮故城在
廣平府城西噶口地名注見唐玄宗天寶十五載

六月以韓滉為鎮海軍節度使梁崇義拒命詔淮寧節度
使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

張著至襄陽梁崇義不受詔命希烈督諸道兵討之楊
炎諫曰希烈狼戾無親無功猶屈疆不法使平崇義何
以制之上不聽荆南牙將吳少誠以
取崇義之策于希烈希烈以為前鋒
戾凡言狼戾蓋謂貪而戾也屈疆屈通
作倔渠勿反謂疆梁梗戾不柔服也
成帝咸和三年京口襄陽縣
名注見宋明帝泰始元年

以張萬福為濠州刺史

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閱越北至太原所在
出兵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崇義阻兵襄陽運
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
上以張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
進奉船溜青將士
停岸睥睨不敢動
集覽 甬橋淮泗地名也屬徐州甬通
汴以甬橋為咽喉渦口城名也在濠州鍾離縣西九
十里渦水受淮陽扶溝縣派蕩渠東入淮渦音戈
實 關中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蜀漢二州名蜀注
見宋文帝元嘉九年崇慶漢注見漢成帝鴻嘉三年

廣漢閩越二州名閩注見漢武帝建武三年閩中越注
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太原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
三年并州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渦口城名
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一十五里今名拖城唐貞元
後渦口對岸置兩城即此刺史常帶兩城使張萬福魏
州元城人濠州注見宋孝武大明五年北徐州睥睨說
文云袁
視貌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

考異

此誤

考證

當去忠武二字
分註謚忠武

子儀為上將擁彊兵程元振魚朝恩諛謗百端詔書一
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諛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
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
曜據汴州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
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家人三千人八子
七婿皆為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領之而
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
願指役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

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
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八年十五而終其將佐
為名臣者甚衆胡氏曰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
而衆不疾此漢唐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
然惟仗忠信安義命而已矣史又稱其窮奢極欲愚切
忍其言之過矣窮奢極欲小人處富貴之所為也曾謂
子儀之賢
而有是哉 **集覽** 領之而已左傳襄二十六年衛侯復歸
而領之而已今按徐氏說 **質貫** 汾陽縣名注見隋場
正誤 文領謂點頭以應也 **質貫** 帝大業十二年麾下
注見漢獻帝
建安十四年

書法

號官爵謚具前乎此未有也後乎此無有
也終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一人而已矣

發明

子儀勲業卓冠一時至於忠精誠確尤為難及
唐史帝紀書子儀薨而不書其爵司馬通鑑書

汾陽忠武王而不書其官史法固無義例也至綱目
備載其爵謚位號大書于冊以見褒崇之意君子固
當參考觀之然後知書法詳畧皆有深
意存乎其間母但以作史常法視之也

秋七月安西北庭遣使詣闕詔賜李元忠爵寧塞郡王郭
昕武威郡王贈袁光庭工部尚書

自吐蕃陷河隴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留後郭
昕帥將士閉境拒守數遣使奉表皆不達聲問絕者十
餘年至是遣使問道自回紇中來上嘉之皆賜爵郡王
昕子儀弟也光庭天寶末為伊州刺史吐蕃攻之累年
不下糧竭兵盡自焚死昕集覽安西北庭開元中置二
使至朝廷始知之故贈官

北庭去京兆五千里隋河隴伊西河本漢金城郡後秦
置河州隴本周沂隴地唐置隴州伊本漢伊吾盧地在

敦煌大磧外唐置伊州西本高昌國地唐置西州案通
鑑全本作自吐蕃陷河隴隔絕不通四鎮舊史地理志

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于管實寧塞郡未詳沿革
開焉耆疎勒四國故謂之四鎮

北有寧塞營或疑是其故蹟也武威郡注見漢光武建
武十年河隴伊西四州名河注見晉穆帝永和元年隴

注見梁武帝普通五年伊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五年伊
吾西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北庭鎮名注見同上

年高昌郭昕
年州鄭縣人

楊炎罷以張鎰同平章事

李希烈以久雨未進軍上怪之盧杞密言於上曰希烈
遷延以楊炎故也陛下何愛炎一日之名而墮大功不
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
用無傷也上以為然乃罷炎

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戰於臨洛大破之

田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張仞飾其愛女使
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不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為
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
告急於朝詔馬燧及神策兵馬使李晟將兵討悅又詔
朱滔討惟岳燧等軍未出陰先遣使持書諭悅為好語
悅謂燧畏之不設備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衆力戰悅
兵大敗斬首萬餘級
悅夜遁邢州圍亦解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領軍務與李惟岳遣兵救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領軍務與李惟岳遣兵救

田悅

李正已卒子納擅領軍務田悅求救於納及惟岳納及惟岳皆遣兵救之悅收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于洹水淄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焉燧帥諸軍進屯鄴詔河陽節度使李光弼將兵會之李納始奏請襲位上不集覽洹水注見周顯王三節度注見昭宗天祐二

八月李希烈與梁崇義戰大破之崇義死傳首京師○九月以張孝忠為成德軍節度使

時朱滔將討李惟岳張孝忠將兵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田悅已破襄陽已平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北轉禍為福之策也孝忠為然之遣使奉表請嗣上悅以孝忠為成德節度使忠德滔深相結

武九年常山魏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加李希烈同平章事以李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初希烈請討梁崇義上亟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立功之後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上乃思承言以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欲以禁兵送上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賞之外館迫脇萬方承不

冬十月殺左僕射楊炎

初蕭嵩家廟臨曲江玄宗以娛遊之地非神靈所宅命徙之楊炎為相立廟復直其地炎惡京兆尹嚴郾盧杞欲陷炎引以為御史大夫先是炎有宅在東都賣以為官廨郾按之以為有羨利杞召大理正田晉議法晉以為律當奪官杞怒更召他吏議以為監主自盜當絞杞因言嵩廟地有王氣故玄宗徙之炎有異志故取

以建廟遂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縊殺之胡氏曰炎則有罪矣乃聽盧杞自盜之誣異志之譖遣中使縊之則殺之不以其罪矣其服爭

集覽 曲江西京雜記朱雀街東第五街南有流水屈

質實 曲江池名在西安府城東南一十里曲謂之曲江

漢武帝所鑿其水曲折似嘉陵江因名唐開元中疏鑿為勝境都人遊賞盛於中和節江邊菰蒲葱翠柳陰四合每錫燕臣僚會于山亭池備綵舟唯宰相二使北省官翰林學士登焉

崖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珠崖

書法 揚炎有罪矣其以無罪書殺何殺不以其罪也綱目之法雖有罪而殺之不以其罪一以無罪也

之辭

發明 揚炎既貶崖州司馬矣猶書左僕射何哉炎之為相專務徇私獨有請歸財賦於左藏及言李希烈不可用二事有繫國躰若其餘則皆罪耳然德宗既用為相苟不稱職則黜之可也今乃聽盧杞之譖誣而殺之則非其罪矣此所以書殺而存其故官

拾于太廟

先是太祖既正東向之位獻懿二祖皆藏西夾室不饗至是復奉獻祖東向而饗之

集覽 西夾室廟因堂為室東西十六間內十四間為七室兩頭為夾室

質實 拾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

徐州刺史李洧以州降

徐州刺史李洧正己之從父兄也舉州歸國遣巡官崔程奉表詣闕乞領徐海沂觀察使且曰今海沂皆為李納所有洧與其刺史王涉馬萬通有約苟得朝廷詔書必能成功程先白張鎰盧杞怒不從其請以洧為招諭使

質實 海州名注見陳宣帝太建五年北徐州

十一月永樂公主適田華

考異 永上漏

質實 永樂縣名注見代宗大曆

年九

上不欲違先志故也

書法

自許妻至是八年矣田氏父子反叛非一方此進討而以重違先志竟以嫁之執小信而虧大

義謂之何哉其後田華反勸惟岳殺邵真以從悅則德之不足以懷禽獸明矣綱目前書以妻此書適詞

繁不殺兩譏之公主下嫁再書者一而已

劉洽唐朝臣等大破青魏兵於徐州

先是李納遣其將王温會魏博兵共攻徐州李洧遣王智興詣闕告急智興善走不五日而至詔朔方大將唐朝臣將兵五千人與宣武劉洽神策兵馬使曲環滑州李澄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者營中物悉與之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乘勝逐北至徐州城下青魏軍集覽孰與宋多宋謂宣武藩鮮圍走江淮漕運始通

臺質實

滑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逐北注見周顯王三十一年

詔削李惟岳官爵○陳少游擊海州降之○密州降質實

密州注見漢武帝征和二年諸邑

三年春正月馬燧等大破田悅等於洹水博洛州降

馬燧等屯于漳濱田悅築月城以守長橋燧以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涉淺而度進屯滄口與悅夾洹水而軍乃為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趨魏州令之曰賊至則止為陳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畢發而止伺悅軍畢度則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為戰場結陣以待之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追奔至三橋橋已焚赴水溺死不可勝記斬首二萬級悅收餘兵走魏州嬰城拒守士卒不滿數千悅乃持風刀立府門召軍民流涕告之欲自殺將士爭前抱持之悅乃與諸將斷髮為誓悉出府庫及歛富家得百

戊壬

餘萬以賞士卒召邢曹俊使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
李納軍于濮陽為河南軍所逼奔還濮州徵兵於魏悅
遣符璘將三百騎送之璘父令奇謂璘曰吾老矣歷觀
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氏其能久乎汝因此棄逆
從順是汝揚父名於後世也齧臂而別璘與其副李瑤
遂降於馬燧悅收族其家令奇嫚罵而死瑤父再春以
博州降田昂以洛州降悅入

集覽

博州注見漢成帝綏
城旬餘燧等始至攻之不克

見漢武帝元狩四年廣平漳濱漳水之濱注見晉孝武
太元九年倉口即黎陽倉之口注見陳後主至德元年
挑戰注見漢王邦四年鼓譟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
濮陽郡名注見周安王五年濮州注同上濮陽河南
道名注見宋主
昱元徽元年

朱滔張孝忠與李惟岳戰大敗之趙州降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

李惟岳遣兵守東鹿朱滔張孝忠攻拔之掌書記邵真
復說惟岳密為表先遣弟惟簡入奏然後身自入朝使

鄭說權知節度事以待朝命田悅聞之怒使人讓惟岳
曰尚書舉兵正為大夫求旌節耳今乃信邵真之言遣
弟奉表歸罪尚書以自雪尚書何負於大夫而至此邪
若斬邵真則相待如初不然絕矣田華復勸之惟岳素
怯不能守前計乃引邵真斬之發兵圍東鹿朱滔張孝
忠與戰惟岳大敗燒營而遁王武俊為左右所構惟岳
疑之未忍殺也東鹿之戰使為前鋒武俊自念今破朱
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必殺已故戰不甚力而敗惟岳
將康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武俊或曰武俊勇冠
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欲使誰却敵乎惟岳以為
然乃使武俊擊趙州又使其子士貞將兵宿府中武俊
既出謂衛常寧曰今幸出虎口當北歸張尚書常寧曰
大夫暗弱終為朱滔所滅且天子有詔誅之中丞為衆
所服倒戈以取之轉禍為福如反掌耳武俊以為然遂
引兵還襲惟岳士貞納之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
歸順敢拒者族衆莫敢動遂執惟岳殺之傳首京師

覽

東鹿地志冀州有

質實

東鹿按一統志本漢鄆縣地

北齊改曰安國縣隋初以此置安定縣屬定州開皇中
改為鹿城縣唐初屬深州大曆中改為東鹿縣宋金仍

舊元省入深澤縣尋復置屬祁州
定府旌節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趙州注見漢景帝三年
國

李納復陷海密○復權天下酒○定州降○二月以張孝忠為易定滄州節度使王武俊為恒冀團練使康日知為深趙團練使以德棣隸幽州

時河北畧定惟魏州未下李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可平以孝忠為易定滄州節度使武俊日知為恒冀深趙團練使以德棣隸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武俊自以不得為節度使又失趙定不悅復有詔令武俊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為魏博既下朝廷必取恒冀故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說朱滔曰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魏亡則燕趙為之次矣若司徒矜魏博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滔大喜即遣侑歸報又遣王

與大夫同論功而朝廷褒賞畧同誰不憤悒今又聞詔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先欲貪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朱司徒共相戒耳司徒不敢自保使邳等効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尚書而以深州與大夫三鎮連衡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他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相與刻日舉兵南向胡氏曰武俊殺賊賞之宜矣乃吝借節鉞削其二州又分其糧馬此則朝廷忽事之過也幽魏連衡而武俊不與之合則田氏先亡朱為之次不待逾年而決也惜哉事已至而應之失宜使李必顏真卿李勉賢實滄州名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深州在朝而至然邪州名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深州名注見晉穆帝長慶二年德州名注見陳宣帝太建八年安德棣州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樂陵河朔二州名注見玄宗天寶十五年載

書法也薛嵩等之帥河北也總書諸鎮此亦河北諸鎮

日知比哉既削二州又借節鉞又欲分其糧馬則謀國者之失也河北之再禍自此始矣故詳之

二月以李洧兼徐海沂觀察使

劉洽攻李納于濮州克其外城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
李勉又遣人說之納遣判官房說入見會中使宋鳳朝
稱納勢窮蹙不可捨上乃囚說等納遂歸鄆州復與田
悅等合朝廷以納勢未衰始以洧兼徐海沂觀察使而
海沂已為納所據洧竟無所得胡氏曰盧杞若不怒崔
程則平盧失其右臂德宗若不聽宋鳳朝則田悅等喪
其輔車於是魏博孤立河北

集覽

輔車注見晉穆
帝永和九年

質實

鄆州注見肅宗寶應元年平盧軍
名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

夏四月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詔李懷光討

之

上遣中使發盧龍恒冀易定兵討田悅王武俊執使者
送朱滔滔言於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勲皆不遂
今欲與諸君共擊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
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

遺人痛入骨髓况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
官勲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滔默然而罷乃誅
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康日知聞其謀以告馬燧
燧以聞上以力未能制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而
滔反謀益甚分兵營趙州以逼康日知武俊亦遣士真
圍趙州涿州刺史劉怱以書諫滔曰司徒但以忠順自
持則事無不濟務大衆戰不顧成敗而家戒身屠者安
史是也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不聽滔恐張孝忠為後
患遣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司徒遣人語孝忠曰惟岳
負恩為逆孝忠歸國即為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
今既為忠臣矣不復助逆也且武俊最喜翻覆司徒勿
忘鄙言雄復以巧辭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
歸滔乃使劉怱將兵屯要害以備之孝忠完城礪兵獨
居彊寇之間莫之能屈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
東鹿詰旦將行士卒忽大亂諠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
州奈何遠救南救田悅滔大懼蔡雄等謂士卒曰司徒
血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絲續以寬汝曹賦率不意國家
無信今茲南行乃為汝曹非自為也衆曰雖知如此終
不如且奉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各歸部伍休息數日
相與歸耳衆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訪首謀者

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衆股粟乃復舉兵而南衆莫敢
前却進取寧晉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武俊之始
誅李惟岳也遣判官孟華入見上問以河朔利害華性
忠直有才畧應對慷慨上悅以為恒冀團練副使會武
俊有異謀上遽遣華歸諭吉華至武俊已出師華諫曰
聖意於大夫甚厚苟盡忠義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
不廣何遽自同於逆乱乎異日無成悔之何及武俊奪
其職遂與滔救魏州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步騎萬
五千人東討悅且拒滔等范氏曰飢食渴飲以養其父
母妻子而終其天年此民之常性也豈樂為叛亂而泯
其族哉然自古治少而亂多由上失其道而民不知所
從故姦雄得詭而用之也天寶以後幽冀為反逆之區
然朱滔劫其民如此不得已而後從之亦足見其本非
好亂也君人者可以省已而脩政矣苟行仁政使民親
其長愛其上驅之為亂莫肯

集覽

元氏注見漢帝

質實

盧龍軍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通義郡注見太宗
貞觀二年注見漢高帝十一年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劉惔昌平
人要害注見漢高帝十一年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劉惔昌平
年股粟注見隋文帝開皇二十年注見梁武帝大同二

名春秋為晉楊氏邑漢為楊氏縣屬鉅鹿郡晉為襄陶
縣屬鉅鹿國後魏改瓌遙縣屬南鉅鹿郡隋復曰瓌陶
屬趙州唐改曰寧晉縣宋金元俱仍舊國朝因之改
屬真定府陳慨注見漢高帝五年幽薊二州名幽注見
高祖武德四年薊注見秦王政三年

括富商錢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
韋都賓陳京建議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
軍上從之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
不實輒加榜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
盜計所得錢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帛
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為之罷市相率
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疾
驅得免計分借商所得錢二百萬緡人已竭矣范氏曰
人君用天下之力取天下之財征伐不庭以一海內所
以保民也而兵革既起未嘗不自雲其民暴斂之害甚
於寇盜寇盜害民之命而暴斂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
得而治之君失民心則不可得而復收也議者必曰不

有小害不得大利不有小殘不成大功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是以人主甘心焉而卒致大亂此不可以不戒也胡氏曰善用兵者先富其民而實其府庫必不得已而舉猶當事不愆素役不淹時則已彙弓蚌甲矣德宗誠有削平諸叛之志慎擇賢材置之輔相備明政事安養百姓待以十年諸鎮之守或死或老或付其子弟或歸于將佐其彙多矣然後出充羨之財命智勇之將見可而進克之必矣乃眩聰明逞智術欲速成而失其序於是借商稅屋之事起**集覽**也貨物相贅也事不愆而京城內潰大駕蒙塵矣

書法

去年書增商稅矣於是又書括富商錢國亦急甚矣終綱目書括財穀三是年五代癸卯年晉

括民穀甲辰年晉括民財皆亂政也

洛州刺史田昂入朝

李抱真馬燧數以事相恨望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諸軍撓久無成功上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會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洛州隸抱真李晟軍先隸抱真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胡氏曰喜怒者氣也不為喜怒所使惟循理者能之雖然氣與理相為勝負者也純暴為氣則理幾亡化之為難馬燧聞李晟一言平積時之憾蓋其容氣不勝而理義本明也燧非知學者尚能如此可以為百世之師矣**質實**逗撓注見漢宣帝本始三年

召朱泚入朝以張鎰兼鳳翔節度使

朱滔遣人以蠟書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弁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至示之泚頓首請罪上曰

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賜資甚厚以安其意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鑑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遽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鑑曰無以易卿鑑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當時以為有貞觀之風及杞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群臣始勸上以嚴刻御

集覽

蠟書

以蠟為

彈丸

置書

其中

故曰

蠟

高班貌寢寢陋也貌不揚曰寢盧杞之貌醜色如藍故云然又前漢田蚡貌侵幸昭曰侵音寢醜惡也

誤鳳翔將校皆高班今按通鑑本文云鳳翔將校班秩已高若如集覽說則是鳳翔將校皆官官乎

寶鳳翔府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

五月詔增稅錢

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詔他道皆增稅錢視此又詔鹽每斗價皆增百錢

淮南節度法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

書法

音譏重斂也終綱目田稅書增二雜稅書增二詳建中二年德宗各有其一焉

以易定滄州為義武軍

質實義武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休為光祿卿

上遣源休送突董等喪還其國可汗遣其相頡子思迦等迎之頡子思迦立休等於帳前雪中詰以殺突董之

狀欲殺者數四留五十日可汗遣人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我又殺汝如

以血洗血汚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竟不得見可汗而還休有口辨盧杞恐其見上得幸乘其未至

先除光祿卿

集覽至振武留數月人甚苦之留後張光晟殺之可汗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六月李懷光擊朱滔王武俊於愜山敗績

考異

擊當作討

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田悅具牛酒出迎滔營於恆山
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為龍已遷出
陳懷光欲乘其營壘未就擊之遂請且休士觀豐懷光
曰時不可失遂擊滔滔軍崩沮懷光按轡觀之有喜色
士卒爭取寶貨武俊引騎橫衝之懷光軍分為二滔引
兵繼之官軍大敗溺死者不可勝數燧等各收軍保壘
滔堰水絕官軍糧道歸路深三尺餘燧懼遣使卑辭謝
滔求歸武俊以為不可許滔不從燧與諸軍涉水而西
保魏縣以拒滔武俊由是恨滔滔等亦
引兵營魏縣東南與官軍隔水相拒
名府大名縣北一十五里漢成帝時河決俾王延世於
此運土以塞河頗恆人心故名魏縣注見漢成帝紀和

秋七月李晟救趙州

晟請以所將兵北解趙州之圍與張孝忠合勢圖范
陽上許之晟趨趙州王士真解圍去晟北畧恆州
實范陽郡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涿郡趙州注見漢
景帝三年趙國恆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

冬十月以曹王臯為江西節度使

臯至洪州悉集將佐簡閱其才得牙將伊慎王鏐等權
為大將引許孟容至幕府慎嘗從李希烈希烈愛其才
欲留之慎逃歸希烈聞臯用慎恐為已患遣慎七屬甲
詐為復書陸之境上上聞之遣中使即軍中斬慎會江
賊入寇臯遣慎擊賊自**集覽**上屬甲禮冬官考工記函
贖慎擊破之由是得免**札**續之數也疏云屬取注
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
著意一葉為一札陳祥道云**管寶**江西節度注見梁孝元帝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管寶**承聖元年洪州注見漢武
帝元鼎五年豫章伊慎兖州人王鏐太原
人許孟容長安人幕府注見秦王政三年

以關播同平章事

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薦播儒厚可鎮風俗
遂以為相政事皆決於杞播但飲社無所可否上嘗從
容與宰相論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止出謂之曰播
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鼻者奈何發口欲言邪播

自是不敢復言

質實

從容注見秦二世二年

十一月加陳少遊同平章事

范氏曰少遊重欵以求寵此民賊也德宗推其法於天下而以宰相賞之安得無顛覆之禍乎

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

田悅德朱滔與王武俊議奉滔為主臣事之滔不可幽州判官李子千等共議以為如此則常為叛臣用兵無名使將吏無所依歸請與鄆州為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滔等皆以為然乃自稱冀王為盟主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納稱齊王蔡壇告天而受之各置百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武俊以孟華為司禮尚書華不受嘔血死以衛常寧為內史監常寧謀殺武俊武俊殺之胡氏曰君子有言雖盜賊相聚禮無未嘗亡必有統屬即禮也必相聽順即樂也此其良心不可滅者也顧為利欲所昏刑威所劫則淪胥以敗耳李子千之惡為叛臣豈非秉彛懿德乎惜乎惡其名而不惡其實見其小而不見其大爾苟能惡叛臣之實而見君臣之大義勸以順

事朝廷勿得專土幸而見聽功孰與此不幸而斥而殺其忠義之節終古不泯方之為大盜指縱不亦遠乎

質實

齊州名注見漢景帝三年齊南

十二月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詔以李希烈兼平盧節度使討李納希烈帥所部徙鎮許州遣所親詣納與謀共襲汴州遣使告李勉假道之官勉為之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為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將兵度汴迎希烈由是東南轉輸者皆自蔡水而上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幽趙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聞李希烈軍勢盛頗相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

質實

許州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蔡水未詳源委唯汝寧府上蔡縣西南二里有蔡溝其水盈涸無源古曰蔡河疑即此

四年春正月李希烈陷汝州詔遣顏貞卿宣慰之

亥癸

李元平者薄有才藝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關播奇之
薦於上以為將相之器以汝州近許擢元平為別駕知
州事元平至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數百人往
應募繼遣其將李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
之於內縛元平馳去元平見希烈恐懼便液汚地希烈
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遣別將取尉氏圍
鄭州東都震駭初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真
卿謂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
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而恨之益深至是上問計於
杞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
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
人也上以為然遣真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
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
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
國家羞又使人邀之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教以
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
餘環繞嫚罵技刃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麾衆令退館
而禮之欲遣還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慙以密
啓白希烈遂留不遣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
召真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為朝廷所

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
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伏威
邪希烈不悅他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
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
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
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勝乎希烈掘坎於庭云欲
阮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
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范氏曰開播薦
李元平盧杞陷顏真卿宰相之所好惡如此其事暴於
天下非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佞所以
蔽也胡氏曰魯公清忠直道再為常伯輔相有虛位而
不用人君非知己矣年踰七十致仕而歸不亦善乎而
與盧杞同朝且有不相容之訴集覽言宰相目無瞳子
而觸其所惡聞者難以言智矣集覽曰育以喻閔播不
識人尉氏注見晉惠帝永康元年先中丞謂盧杞父奕
也天寶初拜御史中丞安祿山陷東都被殺傳首至平
原真卿執其使取奕首續以蒲身葬之魯公代宗時封
真卿為魯郡公時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再為常伯
常伯者常所伯長即今尚書也真卿先嘗為工部尚書
貶為峽州別駕後復為刑部尚書故曰再為常伯也常

伯又注
見下
武五年

質實

汝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鄭州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平原縣名注見漢光武建

詔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討李希烈二月克汝州○三

月曹王臯敗李希烈兵斬其將拔黃蘄州

考異
斬當作誅

時希烈兵柵蔡山險不可攻臯聲言西取蘄州引舟師
沂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隨戰臯乃復放舟順流而下
急攻蔡山拔之遂進拔
蘄州表伊慎為刺史
質實黃州注見晉懷帝永嘉元
三年齊昌蔡山在黃州府黃梅
縣南五十二里山出大龜故名

李希烈引兵歸蔡州

希烈遣其都虞候周魯等將兵三萬攻哥舒曜魯等密
謀還軍襲希烈奉顏真卿為節度使希烈知之襲魯等
殺之其黨寇鄭州者聞之亦遁歸希烈乃上表歸魯於
周魯等引兵還蔡州外示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

氏曰周魯之計若成顏真卿肯從之乎曰從之則何質
以異於群叛真卿固不為也亦將勸以請帥于朝矣質

質實蔡州注見漢光武
建武十九年汝南

荆南軍與李希烈戰敗績

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希烈兵戰于安州大敗亡其所
持節希烈使人以示顏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
自是不復言
質實安州注見周世宗
顯德五年安陸

夏四月以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

志貞請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
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貧者若之
人心
始搖

李晟圍清苑朱滔救之晟軍大敗

李晟謀取涿莫二州以絕幽魏往來之路圍清苑累月
不下朱滔自將救之晟軍大敗還保定州王武俊以滔

未還魏橋遣宋端趣之言頗不遜滔怒曰滔以救魏傳
之故叛君棄兄如脫屣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為武俊
遣使者見滔謝之然以是益恨滔矣李抱真使參謀賈
林詣武俊詐降說之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效登壇之
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狗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共
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悔之無及朋
友失意尚可謝况朕為四海之主乎武俊曰僕胡人也
為將尚知愛百姓况天子豈專以殺人為事乎僕不憚
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不欲使曲在已天子誠能下詔
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
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
旬河朔定矣使林還報抱真陰相約結
顯德六年一統志云清苑縣名本漢樊輿縣屬涿郡北
齊省入永寧軍後置樂鄉縣隋改為清苑縣屬河間郡
以境內有清苑河故名唐屬莫州五代因之宋改為保
寧塞縣金復為清苑縣元仍舊本朝因之為保定府
沿所仍屬焉

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發明 天下之財自足以周天下之用一歲之入自足
以供一歲之出德宗以用兵之故財用不給前
既書復推天下酒又書括富商錢又書詔增稅錢矣
而費愈不支况四凶連衡賊勢轉熾官軍屢以敗告
在德宗亦蓋少自悔悟思為變通之計可也夫何迷
而不復至是始行間架陌錢之法股削既甚根本遂
搖雖微涇卒之變亦無善後之策勢非大壞極弊禍
必未已此固君子所為隱憂者也書初行稅間架除
陌錢法足以知其措取無術創為苛虐以毒
民者矣他日賊徒大呼以是藉口尚誰咎哉

秋七月遣禮部尚書李揆使吐蕃

李揆有才望盧杞惡之故使之入吐蕃揆言於上曰臣
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為之惻然謂杞
曰揆無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諳練故事者不可且揆
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揆乃行還至鳳
州 **質實** 鳳州注見梁武帝
卒 中太通六年南岐

八月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

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即位召為翰林學士
 數問以得失贄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
 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
 者將雖材不為用將不能使兵圍不能馭將非止費財
 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今兩河淮西為叛亂者
 獨四五兇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註誤失圖勢不得止
 者况其餘衆蓋金脇從苟知全生豈願為惡又曰人者
 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枝幹顛瘁
 矣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
 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
 蓄威以昭德備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恃王畿者
 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諸府八百餘所
 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
 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寢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一
 舉滔天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深
 入先帝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志深根固抵
 之慮追想及此豈不寒心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
 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嗜寇黠虜覬邊未
 審陛下何以禦之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
 勢苟安則異類同心勢苟危則舟中敵國陛下豈可不

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寧武淮
 南浙西荆南江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環淮
 寧之境備制諸道軍屯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
 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
 將士利之各出軍線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
 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
 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敢匿
 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
 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
 為率敢隱錢百者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賞
 錢皆出坐者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范氏曰德宗有
 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聲盈於遠近范氏曰德宗有
 愁兵怨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息者必有
 意外之患姓後王之深戒也胡氏曰稅間架墊陌錢其
 事至陋而禍甚速然其流終不能絕也手實之法自室
 廬而及於釜盎狗鷄不甚於稅間架乎入官者以百為
 陌其出也留其二十有三不甚於墊陌錢乎前世以此
 喪邦後世以此理財謂人主可欺也豈非孟子所謂民
 賊乎

集覽

除留二十今加為五十也手實之法宋神宗熙
 寧

寧四年行募役法令人出免役錢七年呂惠卿言免役
出錢不均行手實法手實者令民自具丁口田宅之實
隱落者許告以百為陌夢溪筆談曰今之數錢百錢謂
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爾留其
二十有三夢溪筆談曰唐自皇甫鎛為鑄錢法至昭宗
未乃定八十為陌五代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
錢又減三錢以七十一錢
為陌輸官錢仍用八十錢
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神策軍名按一統志本秦
隴西郡地後魏始築城置鎮隋置華亭縣屬安定郡唐
省入隴州河源縣又為神策軍五代唐時以廢縣置義
州後周復置華亭縣宋改義州為儀州熙寧中廢州以
縣屬渭州金屬平涼府元以化平縣省入本朝因之
改屬平涼府沔鄂軍名沔注見玄宗天寶六年漢陽鄂
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黔中軍名注見周顯王五
年淮寧未詳沿華或疑即准寧府也注見周赧王三十
七年

書法

書初何謹始也是法行而愁怨之聲盈於
遠近矣○房產有稅及官用省錢始也

追鑿往事惟新令圖脩備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
以固國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
萬一將帥之中人如宋滄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
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將子弟明
救涇隴邠寧更不徵發仍罷間架等稅冀已輸者彈怨
見處者獲寧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上不能用范氏
曰贊論用兵之致亂如者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天下之
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苟言之而不聽則必亂
而已

集覽 不戰戰側立反藏兵也詩載戰千
戈著龜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

正誤 不戰
今按戰斂也左傳衆仲曰質實陸贄蘇州嘉興人註誤
兵猶火也弗戰將自焚也

質實 陸贄蘇州嘉興人註誤
王畿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府兵注見玄宗開元十
年倒持之柄注見僖宗中和元年神策六軍注見玄宗
天寶十五載涇隴二州名涇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安
定隴注同上建武六年汧寧二州名俱注見肅宗上
元元年

九月神策宣武兵襲許州敗於滄澗

時李勉遣其將唐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神策將
劉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希烈精兵
皆在襄城許州空虚若襲許州則襄城自解遣二將趣
許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
李充誠伏兵邀之於滄澗殺傷大半希烈遊兵至伊闕
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兵助守東都希烈以兵絕其後堅
軍不得還汴軍由是不得振襄城益危

集覽

滄澗滄澗侯古反水名靈

實實

襄城

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五年狼狽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
滄澗二水名滄澗在河南府永寧縣西五十二里源出陽
虛山流入洛澗在河南府滎池縣白石山東流經新安
洛陽入於洛周書所謂澗水東灑水西即此二水伊闕
山名注見周安王十五年

冬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上知奉天朱泚反據長安

異

上當作帝

上發涇原等道兵救襄城十月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
千至京城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遣

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滌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惟
糲食菜餒衆怒蹴而覆之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
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
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趣京城上還命賜
帛人二匹衆益怒射中使殺之遂入城百姓駭走賊大
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餽質矣不稅汝間架
陌錢矣初白志貞募禁兵東征死亡者皆不以聞但受
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庫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
販鬻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何以
待之不聽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乃與
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三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
宦官竇文場霍仙鳴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後宮諸
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范氏曰周公作立政以戒成
王自左右常伯至于綴衣虎賁皆選忠良而勿以儉人
是時齊侯呂伋掌天子之兵故康王之立太保命仲桓
南宮毛取干戈虎賁於伋以逆之周家以為天子心膂
瓜牙者太公之子也其發之也以宰相之命二諸侯往
焉慎重如此王室其可亂乎晉悼公使其臣訓諸御知
義群騶知禮至漢之時宿衛者猶以忠力之臣與公卿
之子蓋古之遺法也夫以天子之尊必使諸侯與天下

之賢者共扞衛之訓其徒旅使知禮義然後足以為固
 後世苟簡人君多疑寧與小人而不與君子德宗之世
 所任尤非其人至於變起京邑而無一卒之衛其後懲
 前之失委之宦者而其禍愈深夫聚天下不義之人使
 執利器而環天子之君不以付之忠賢人是以知後世
 人主之不尊國家之無法也○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
 言曰朱泚嘗為涇帥廢處京師心常快快今亂兵若奉
 以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曰無及矣夜至咸陽
 飯數匕而過群臣皆不知乘輿所之盧杞關播白志貞
 王翊陸贄等追及於咸陽賊登舍元殿譴諫爭入府庫
 運金帛姚令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開居私
 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騎迎朱泚入宮居白華殿
 自稱權知六軍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源休
 以使回統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為陳成敗引符命勸
 之僭逆上思桑道茂之言幸奉天金吾大將軍渾瑊繼
 至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檢校司空李忠臣僕
 卿張光晟皆鬱鬱不得志至是與工部侍郎蔣鎮皆為
 泚用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快快遣騎
 召之不納騎士逾垣入劫之秀實乃謂子弟曰吾當以
 死殉社稷耳乃往見泚說之曰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

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
 輿此莫大之功也泚不悅上徵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
 泚為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脩守備盧杞切齒言曰
 朱泚忠貞群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
 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為然又聞群臣勸泚奉迎乃詔
 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
 軍寡有備無患若泚奉迎何憚兵多上乃悉召援兵入
 城盧杞白志貞請擇大臣入城宣慰金吾將軍吳淑獨
 請行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為臣吾非不
 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慙慙耳遂奉詔
 詣泚泚**集覽**菜餽餽杜覽反餅餽也麪暴菜為之自左
 殺之**集覽**右常伯至于綴衣虎賁書立政篇蔡氏傳
 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主服器者曰綴衣
 執射御者曰虎賁皆近臣之長奉天縣名屬京兆唐末
 建為**質實**漣水注見玄宗天寶二年市井注見宋孝武
 乾州也歷市中空地說文一晦半一家之居也孟子願
 都邑也歷而為坻亦作鄗姜公輔愛州人快快注見漢光
 武建武二年咸陽縣名注見周顯王十九年乘輿注見
 漢安帝延光四年王翊晉陽人舍元殿注見憲宗元和

十四年奉天縣名注見建中元年吳淑濮州人湊之弟

發明

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夫兵猶火也不戢將

起征調日繁凡見於綱目所書者皆可覆也一旦寇賊竊發大駕蒙塵幾亡社稷是果誰之咎哉綱目上書發涇原兵救襄城此書涇原兵過京師作亂其為殷鑒豈不甚明人主觀此其亦知所自治而不以窮兵黷武為事乎

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

秀實與將軍劉海賓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朱泚迎乘輿未發泚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還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為之臣也使海賓明禮陰結死士為應旻至泚令言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

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流血灑地海賓不敢進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海賓捕得見殺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上聞秀實之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胡氏曰秀實不死志將有所圖也然無濟理也則亟死為正秀實亦可謂知所處者然恨其未盡善也亂兵入城天子出避執羈勒以從人臣所當為也秀實不知此而猶為司農卿見幾集覽執羈勒以從人不敏惜哉抱忠負材草草而死也集覽臣所當為羈音基焉絡頭也勒音的馬韁也從去聲春秋衛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至使讓太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吾子獨不在寡人對曰臣不能負羈綫以從扞救圍臣之罪也又記檀弓篇執執羈勒而從

質實

司農卿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

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降于朱泚

鎰性懦緩好脩飾邊幅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于行在楚琳嘗事朱泚為泚所厚行

軍司馬齊映齊抗言於鑑曰不去楚琳必為亂首鑑命
楚琳出屯隴州楚琳夜與其黨作亂殺鑑上始以奉天
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曰鳳翔將卒皆朱泚故
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鑑不能久豈得
以鑿輿踊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留一
日明日聞亂乃止齊映齊抗皆詣奉天以映為御史中
丞抗為侍御史楚琳自
集覽 脩飾邊幅注見漢
為節度使降于朱泚
注見漢武帝天漢二年蕭復蘭陵人衡之子鳳翔府名
注見周顯王八年岐部曲注見陳文帝天嘉元年鑿輿
注見宋明帝
泰始六年

朱泚僭號

朱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以姚令言李忠臣為侍
中源休同平章事蔣鎮樊系張光晟等拜官有差立弟
滔為皇太弟休勸泚誅翦宗室以絕人望殺凡七十七
人為賊所得逼以官沈絕食稱病潛竄得免泚尋改國號
漢范氏曰死非難也屢死為難快系能拒泚不作冊文

而死豈不為忠臣乎而文成乃死是亦為逆矣惜哉夫
為忠為逆在作與不作而已系之不敢拒泚不過畏死
而卒不免然則其死也特臧獲婢妾之引决耳非能
勇也士有不幸而身處危亂者其亦視此以為戒哉
集覽 仰藥按漢書注仰首而飲藥也又司馬君實明妃曲
白頭蕭太傅被絏仰藥更無疑注仰去聲仰藥自殺
也沈惟馮反臧獲前書司馬相如傳注應劭曰方言荆
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左傳得用曰獲燕之
北郊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服虔通俗文
曰古本無奴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罪没入為
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為奴婢
賞賈 大理卿注見唐高
引决注見宋明帝泰始七年
萊州膠水人
欽緒之子

李希烈陷襄城○以馮河清為涇原節度使

右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委之
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為之
增氣姚令言之東出也以馮河清為判官姚况知州事
河清况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輸

行在城中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為節度使况為司馬

殺右僕射崔寧

上至奉天數日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寧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為盧杞所惑以至於此因潛然出涕杞聞之與王翊謀陷之會此下詔以寧為中書令翊詐為寧遺此書獻之杞諧寧與此結盟約為內應故獨後至上遣中書使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冤

集覽

潛然出涕詩大東篇潛馬出涕注替焉涕流貌

書法

崔寧何崔軒也軒殺主帥罪人也朝而遣還嘗無罪書殺何殺不以其罪也綱目之法

發明

盧杞誣楊炎德宗既遣中使縊殺之今杞又諧罪亦當與之辨明可也曖昧殺之是否不分果何謂耶夫盧杞之姦所以敢於誣罔而不疑者亦以德宗

之性愚闇易入故耳書殺書官崔寧亦可哀也

李懷光師眾赴長安

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行營諸將相與慟哭懷光遂赴長安馬遂李光引兵歸鎮李抱真退屯臨洛魏縣行營唐自祿山反邊兵之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故曰魏縣營

書法

書赴長安予義也

以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同平章事○泚犯奉天詔韓遊瓌渾瑊拒之

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邠寧留後韓遊瓌將兵拒泚過於醴泉遊瓌欲還監軍翟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疆我弱若賊

分軍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
急趨奉天所以衛天子也遂引兵還此亦隨至渾城與
遊環血戰竟日賊乃退造攻具毀佛寺以為梯衝遊環
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以待之上與陸費語及亂故深
自克責費曰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
命非由人事費退上疏曰陛下志一區宇四征不庭况
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行者有鋒刃之
憂居者有誅求之困非常之真億兆同慮唯陛下穆然
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陛下有股肱
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禦之司見危不能
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群臣之罪豈徒言歟臣
又聞之天所視聽皆因於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
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討
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上自朝列下逮蒸
黎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筭術皆曉占
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開天命臣聞理或生亂或
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
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
勵而謹脩之而已胡氏曰陸公論群臣之罪而以股肱

耳目為首此指盧杞而不斥其名也費既上而懷卷
表至於是逐杞蓋費之說明辨有理方之詆訐毀罵者
其效梯衝詩皇矣篇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
優矣壙注鈞鈞梯也所以鈞引上城者臨臨車也
衝衝車也鈞古侯古候二反衝昌容反
說文作輶輶陷陣車也一曰撞城車
縣名注見中
宗嗣聖七年

田悅王武俊寇臨洛

田悅說王武俊共擊李抱真抱真復遣賈林說武俊曰
臨洛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今戰勝得地則利歸魏博
不勝則恒冀大傷且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地也不如
先取之武俊乃辭悅北歸先是武俊召回統兵至是回
統達干將三千人至幽州洹因說之欲與俱取東都賈
林復說武俊曰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因之更興况上
上聰明英武天下誰肯捨之共事朱泚乎洹自為盟主
以來輕蔑同列今又西倚其兄北引回統其志欲盡吞
河朔而王之大夫雖欲為之臣不可得矣且大夫本以
忠義平誅叛臣當時宰相處置失宜為洹所誑誘故嗟

跌至此若與昭義併力取酒其勢必獲滔亡則泚自破
此不世之功轉禍為福之道也今諸道輻湊攻泚不日
當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而歸國則已晚矣武俊攘袂
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舍兒乎遂
密與抱真及馬燧相結

集覽

達干即唐咄莫賀達干頓也回紇之大臣皆稱曰達

干昭義謂昭義

質實

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蹉

潘鎮李抱真

將軍高重捷及泚兵戰死

將軍高重捷與泚驍將李日月戰於梁山破之乘勝逐
北賊伏兵掩之斬其首而去上哭之盡哀結蒲為首而
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夷蒲為身而葬之日月
亦戰死於城下歸其尸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
於汝而反死已晚矣及

集覽

奚奴日月本奚人故罵曰奚奴也奚本東胡宇文之

別種注見隋文帝開皇元年

質實

梁山注見晉惠帝元康七年

十一月以韋臯為奉義軍節度使

物泚鎮鳳翔遣將牛雲光戍隴州至是欲執留後韋臯
以應泚事泚帥衆奔泚遇泚遣中使蘇玉齋詔書加臯
中丞王謂之曰韋臯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臯
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狔耳雲光從之臯乃先納
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
乃可入雲光易之輸甲兵而入臯伏甲誅之築壇盟將
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宜相與討
之遣兄平弁請奉天詔以隴州為奉義軍擢臯為節度
使

質實

韋臯京兆萬年人奉義軍

靈武鹽夏渭北諸將合兵入援遇賊潰歸

靈武留後杜布全及鹽夏刺史戴休頰時常春渭北節
度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
從出渾城曰漢谷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
且分賊勢盧杞曰漢谷路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出兵
應接可也黨出乾陵恐驚陵寢域曰自泚圍城日斬乾
陵松栢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唯希全

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管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泚曰陛下
行師豈比逆賊上乃從犯策希全等果為賊所邀死傷
甚衆四軍皆潰退保邠州泚攻益急移帳於乾陵下視
城中范氏曰人君聽言以事驗之則群臣忠邪賢不肖
見矣姜公輔策朱泚必反蕭復言鳳翔必亂何其明也
盧杞以百口保泚而泚反請遣大臣宣慰而吳淑沒又
誤授軍奉天益危謀國卒刺如此其人可知矣德宗雖
以公輔與復為相不旋踵而踈斥之杞則至死而猶以
為賢自占臨禍難而不悟鮮有如德宗者也。乾陵高宗陵墓也在今乾
來葛反。質實。靈武。郡名。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靈州鹽
帝元朔元年朔方。戴休顏。夏州人。漢谷。地名。未詳。慶所
姑缺之。以俟。知者。乾陵。注見中宗嗣聖元年邠州。注見
漢桓帝延。熹五年。龜。

書法

邵陵王綸還軍入援侯景擊之大潰書惜之也
此其不書賊擊之書遇賊何罪盧杞也於是援
軍欲從間道犯固不許以至遇賊誤國之罪大矣終
綱目書入援十五入衛三赴難三其書潰者二詳梁

武帝太
清二年

李晟將兵入援渾城擊朱泚破走之奉天圍解

考證

擊當
作討

考異

擊當
作討

李晟聞上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詔以為行
營節度使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嘗遣使步出
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乞一糲糲上為求之不獲竟憫
默而遣之時供御統有糲米一斛每伺賊間夜縱人於
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
自陷危亡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群臣皆頓首流
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范氏曰德宗
以飢羸之卒守一縣之地而當朱泚十萬之師備禦俱
竭危不容喘所恃者人心未去也卒能克復宗社不失
舊物而况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
仁義其誰能敵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
兵之衆寡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豈不信哉。李懷光以兵五萬入援至蒲城李晟亦自
蒲津濟軍於東渭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士卒同

甘若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泚將何望之襲據華
州潼關守將駱元光襲破之遂軍華州召募得萬餘人
數破泚兵賊由是不能東出上即以元光為節度使馬
燧遣其司馬王權及子彙將兵五千人屯中渭橋泚黨
所據唯長安城出戰屢敗泚以為憂乃急攻奉天造雲
梯高廣數丈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懼渾瑊迎其所
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賊攻南城韓遊瓌引兵嚴
備東北賊果併兵攻之推雲梯上施濕氈縣水囊火炬
矢石所不能傷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群臣惟
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禦
之時上卒凍餒又乏甲冑城無諭之激以忠義皆鼓譟
力戰賊中流矢進戰不輟會雲梯輾地道輪陷不能前
却火從地出須臾灰燼賊乃引退於是三門出兵太子
督戰賊徒大敗李懷光亦敗泚兵於醴泉泚遂道歸長
喜城中歡聲如雷懷光亦敗泚兵於醴泉泚遂道歸長
安衆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退從臣皆
賀泚滑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
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甚稱之侍御史
萬俟著開金商運路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泚至長

安為城守之計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加以繕完器械
費其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
暴歛焉范氏曰德宗因師出以為名多殖貨利而不知
天下之不可欺也得財而失民將誰與守矣及其失國
反為盜資貨悖而出猶不能竭先王
王邦三年蜚狐之口襦袴短衣也袴脛衣也袴與綉
通漢外戚傳窮綉注今之襦袴綉也蕪菁注見陳主伯
宗光太元年不能前却進退兩難也憂未艾左傳襄九
年大勞未艾注艾息也魚廢反又五蓋反漢五行志傳
國未艾注艾讀曰刈絕也乃俟虜複姓也音墨其多殖
貨利書仲虺之誥不殖貨利注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
言不實蒲城一統志云古邑名漢為重泉縣地屬馮
隋屬同州唐初改為奉先縣屬京兆府後復為蒲城縣
天祐間屬同州五代時屬京兆府宋初屬同州尋復蒲
城縣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西安府蒲津閼名注見
梁武帝大同元年東渭橋注見漢高后八年華州注見
玄宗開元十一年潼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中渭
橋注見漢高后八年雲梯注見隋煬帝大業九年告身

注見陳宣帝太建九年鼓譟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金商二州名金注見漢後主建興八年西城商注見晉元帝太興元年

書法

書圍解何不以臣加君也故不書解圍去筆削之法嚴矣

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

李懷光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杞聞之懼言於上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卒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听入朝留連累日使賊得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為然認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楊惠元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泚解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行○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群情而已矣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况當變故危疑之際乎頃者

中外意乖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知知事不實此群情之所甚惡也夫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近歸心孰與為亂疏奏旬日無所施行贄又上疏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在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陛下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故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親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性誠信不疑所以反致患害諫官論事例自矜銜

歸過於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
即辭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非倦於接納也費以書對
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
廢聽納且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
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斯言過矣夫馭之以智
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上施之則下
報若誠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
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
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為悔也
夫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
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唯以改過為
能不以無過為貴蓋以為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耻過
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也諫官不
密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
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夫
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辭拙而效速者不
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處之以終其用
無他唯善所在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
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莫之省納且陛下雖窮其辭而未
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夫上好勝必甘於佞

辭上耻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諛諛者順旨而忠
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勤說而折人以言上術明必
臆度而實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
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懷必不能
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
申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於
上則君疑而不納其誠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
不見從則加之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故諫者多表
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
怒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諫者
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
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諫言
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

集覽 矜衒說文自誇口
矜自媒曰衒衒音
矜自媒曰衒衒音

諫之德光矣上頗採用其言
癸綰反雷同注見漢章帝元和元年勸說記曲禮曰毋
勸說鄭玄注勸猶覓也謂取人之說以為已說也勸初
交反又初教反臆度以胸臆之意付度之也畏悞漢書
匈奴入雁門太守坐畏悞棄市顏師古注悞乃管反怯
也

質實 便橋注見漢高后八年渭橋咫尺喻不遠也賈
逵曰八寸曰咫十寸曰尺仲虺贊揚成湯不稱

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仲虺商之臣名為成湯左相詳見
商書仲虺之誥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關而美其補
闕吉甫周之臣名為宣王
大將詳見大雅蒸民之篇

書法 於是懷光破賊有功朝于行在杞懼其言已白
帝不見詔使引軍還取長安梁州之再辱始此
矣書至書詔引
軍還病德宗也

發明 前書懷光帥衆赴長安既著其勤王之實至是
賊兵已退固當君臣相與勞苦幸得解圍相見
之意此亦人情之常而乃遽使回軍擊賊何哉意懷
快快此固中人以下之所不能免也綱目書懷光至
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其嚴趣氣象至今猶可想
見德宗信用姦邪所為若此能無再竄之辱乎

曹王臯遣使貢獻

陳少遊將兵討李希烈屯盱眙聞朱泚作亂歸廣陵脩
塹壘繕甲兵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
近百所繕館第數十脩塙壁起建業抵京峴樓堞相屬
以備車駕度江且自固也鹽鐵使包信有錢帛八百萬

將輸京師少遊悉奪之時南方藩鎮各
閉境自守惟曹王臯數遣使間道貢獻

集覽

關也關界

上之門梁橋也塙壁埤蒼云小障曰塙軍壘臨危曰壁
京峴山名即京鎮也在今鎮江府治東五里京口因山
得名

質實

盱眙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廣陵郡名注見漢
武帝元朔五年淮南石頭城注見漢獻帝建安

十七年建業郡名注同上興平二年金陵京峴山名一
統志云在鎮江府城東五里即秦所鑿泄王氣處吳謂
之京口京

鎮以此

書法

書予義也州鎮奉上常事也曷為予之於是天
子在難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臯數遣使貢

獻可謂義矣故貢獻不書此
書曹王後書韓滉皆義之也

十二月貶盧杞白志貞趙贊為遠州司馬

李懷光頓兵不進上表暴揚杞等罪惡衆論誼騰亦咎
杞等上不得已皆貶為司馬范氏曰德宗性與小人合
故其去小人也難遠君子也易中正之士一言忤意則
終身擯斥盧杞之徒迫於危亡不得已然後去之豈惡

治而欲亂哉蓋其性與小人合也胡氏曰慶賞刑威曰君故刑賞必自人君出則權不下移當賞不賞迫於公議而後賞當刑不刑迫於公議而後刑則權不在於上而人畏愛之心他適矣德宗保養巨姦瀆於危亡而不忍去及李懷光再三陳論然後不得已而黜把等是為天子不能退姦而將帥乃能退之致懷光輕視朝廷旋即肆逆向使德宗早用陸贄之言自罷實寶把等則下陵上替之勢何自而起哉實寶司馬官名

以陸贄為考功郎中

贄辭曰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次徧群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

李希烈陷汴滑州陳少遊叛

希烈攻汴州李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眾萬餘人奔宋州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賊勉上表請罪上曰朕

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希烈遂援襄邑江淮大震少遊送款於希烈遣使結李納於鄆州實寶宋州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睢陽滑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襄邑縣名注見漢順帝陽嘉二年鄆州注見肅宗寶應元年

關播罷

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

子甲

陸贄言於上曰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之辭無所避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矣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會術者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群臣請更加尊號上以問贄贄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上納其言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

疵垢宣暢鬱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然
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
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制
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小子長于
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
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
塵隔人懷疑阻由昧省已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
止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乱階
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烝庶痛
心覲貌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
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勲舊各守藩維雖
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
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
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勲舊務在弘貸如能
効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
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脇從將吏百姓等官軍
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
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榨鐵之
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後李抱真入朝為上
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

足平
集覽

覲貌覲他典反而熱也詩有覲面目注覲姑
也李氏曰以為媿耻者非姑音下刮反多詐

也
質實

成湯以罪已勃興商書湯誥辭曰予小子篋敢
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

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
躬詳見論語楚昭以善言復國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室
惟善以為寶
詳見說苑

王武俊田悅李納上表謝罪

先是上使人說王武俊田悅李納赦其罪賂以官爵悅
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朱滔至是見赦令皆去王號
上表
謝罪

李希烈僭號

李希烈自恃兵彊遂謀稱帝遣人問儀於顏真卿真卿
曰老夫嘗為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稱
大楚皇帝以其黨鄭賁孫廣李緩李元平為宰相遣其
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

共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希烈又遣其將楊峯齊
赦如淮南壽州刺史張建封執之腰斬以狗具奏少遊
附賊之狀上悅以建封為濠壽廬都團練使希烈乃以
其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建封遣其將賀
蘭元均守霍丘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蕪黃欲斷江路
曹王臯遣蘄州刺史伊慎將兵擊破之希烈以夏口上
流使其將董侍襲鄂州刺史李蕪出戰大破之以蕪為
鄂岳沔都團練使於是希烈東畏曹王臯西畏李蕪不
敢復有窺江
集覽夏口注見漢獻
帝建安十三年
質實張建封鄧州南
州名濠注見宋孝武大明五年壽注見秦王政六年壽
春廬注見漢景帝五年廬江霍丘縣名注見梁武帝天
監五年鄂岳沔三州名鄂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
岳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年巴陵沔注見玄宗天寶六年
漢陽

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

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
贄諫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橈廢公方崇

聚私貨効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且頃者六師初降
百物無儲殆將五旬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難良
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輟食以啗功勞無猛
制而人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
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謔謔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
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乎誠能近想重
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
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
六龍旋後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小儲而成
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上即命去其榜胡氏曰德宗
以專欲致禍困而不諭惟貨是黷自古人君不足用為
善蓋鮮麗矣非陸宣公精忠厚德盡事之義其誰能
不起迨光膠口之意哉烏
集覽人不携携離也
痛也詩憂心殷殷注殷本作慙通作隱慙慙然痛也徐
駕六龍徐安行也續漢書天子五路駕六馬故曰六龍
易乾卦時乘六龍以御天注處則乘潛龍出
則乘飛龍故曰時乘六龍鮮麗鮮少麗耦也
質實六師
玄宗天寶十五年

書法

大盈有庫舊矣於是積諸道貢獻於行宮廡下而榜之云耳則其書曰置庫何病德宗也德宗志於貨利在難不悛故其發見如此

發明

德宗以培欵致禍方在播越之中而又重尋覆轍是尚可與有為者哉書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其惡不持賤絕而自見矣行宮且爾况處京師無事之地乎

以蕭復為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

蕭復嘗言於上曰官官為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官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曆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止色口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充山南荆湖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多奏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欲遣重臣宣慰江淮宰相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復如是意復悔行使之論奏卿知復如何人其意安在贄上疏曰復痛自脩勵慕為清

責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為借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願陛下明加辨詰若復有所

請求則從一何容為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上亦竟不復辨也

胡氏曰蕭復請德宗變更亂志此格其非心引諸當道之言也又去留與帝為約不行而後去心則無愧夫豈度君之長短而用吾尺寸以

俯就之哉若復者可謂大臣矣然復言官縱橫而上不悅是與宦官為一體也言盧杞不正而士愕然是與

盧杞為一心也其不**集覽**掌官掖之事唐初太常定制可與有為也決矣

事唯門閤守衛廷內掃除黃衣稟食而已行則可保言不悔行也去留與帝為約蕭復所謂臣敢不竭力者留

也臣實不能者去也此**正誤**行則可保今按行去聲集

蕭復平日之行不**質實**山南道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

獨指不悔行一事**質實**二年襄陽逗留注見漢宣帝本

詔復王武俊田悅李納官爵

始三年

朱滔使人說田悅欲與共取大梁悅不欲行而未忍絕
潘召官屬議之許士則曰朱滔昔事李懷仙與兄泚及
朱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又殺希彩而立泚泚既為
帥滔乃勸泚入朝而自為留後雖勸以忠義實奪之權
平生與同謀共功負而殺之者二十餘人使滔得志泚
亦不為所容况同盟乎不若陽許偕行陰為之備厚加
迎勞至則託以他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則大王外不失
報德之名而內無倉卒之憂矣會武俊亦遣田秀馳見
悅曰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
之且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泚及滔乎八即憤勿與俱
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其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
與八即再清河朔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悅意遂決給滔
曰如約滔將步騎五萬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入
趙境武俊大懼犒享入魏境悅供承倍豐滔遣使見悅
約與偕行悅曰昨日將出軍將士勒兵不聽曰國兵新
破將士不免凍餒若舍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然悅
不敢貳已令步騎五千從行供芻牧之役矣滔大怒即
遣兵攻宗城經城寇氏皆拔之又縱回紇掠館陶頓
惺帝器血車牛以去悅閉城自守滔分兵攻貝魏於是
詔加田悅右僕射復以武俊為恒冀深趙節度使李納

為平盧節度使 **集覽** 九葉天子高祖至德宗凡九帝矣故曰九
葉八即謂田悅館陶頓頓舍也館陶注見

晉孝武帝永元九年惺帝周禮注四合象宮室曰惺平
帳曰帝惺中坐上承塵也皆以繒為之又三禮圖曰在

上下四旁悉周曰惺 **質實** 大梁郡名注見周顯王二
十九年昭義鎮名注見周

經城注見梁武帝天監七年經縣見漢靈帝中平元年
帝大業十三年貝魏二州名貝注見漢安帝建光元年

魏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平盧節度注見漢桓帝
永康元年青州

發明 王武俊等連衡反叛德宗討之而不能克一經
大變引咎責躬武俊等遽上表謝罪綱目前已

書于冊至此遂詔復其官爵則是聽其改過自新
以恕待人此忠厚之意也而亦綱目予之之意也

遣使發吐蕃兵

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 **集覽** 尚結贊吐蕃之
遺秘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 **集覽** 尚結贊吐蕃之俗

通鑑綱目卷四十六 唐紀六十九 吐蕃使李素直

不言姓官族皆曰尚王族皆曰論
結贊其名結贊官族也故稱尚
八年崔漢
衡博平人

質實

吐蕃西羌種名
注見太宗貞觀

書法

天寶之末回紇吐蕃請助討賊則書請助於是
吐蕃受賂觀望反覆無功而歸則非誠心請助者矣
然則何以書書發兵書歸國所以著夷兵不足恃也

二月贈段秀實太尉謚忠烈

書法

贈書謚重死節也故景卿書謚忠節秀實書謚
忠烈真卿書謚文忠皆死節者也綱目書贈官
十二詳晉明帝太寧二年而書謚
曰某者三人而已矣詳貞元三年

○李希烈圍寧陵

李希烈將兵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劉昌以
三千人守之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韓滉遣其將王柄曜
將兵助之以疆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城明日從城上射
希烈及其坐幄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

集覽

宣潤宣本秦之鄣郡漢改丹陽郡後漢改宣城隋
改宣州宋陞寧國府潤本秦丹徒郡三國吳改京

口隋置潤州唐改丹
陽郡宋陞鎮江府

質實

寧陵縣名注見漢後主景耀
二年濮州注見周安王五年

濮陽汴水注見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宣潤二州名宣注
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潤注見晉成帝咸和二年
京

李晟還軍東渭橋

初李晟與劉德信俱屯東渭橋德信不受晟節制晟因
其至營數以澆澗之敗斬之因馳入其軍并將之軍勢
益振李懷光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
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懷光軍士
多掠人牛馬晟軍秋毫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已分所
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
李晟屢奏恐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奏不下懷光欲激
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
戰上無以給之乃遣陸贄請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
議懷光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晟曰公為元帥得傳

號令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遂止吐蕃相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為信今制書無懷光名故不敢進上命贊諭懷光懷光竟不肯署尚結贊亦不進軍贊還言賊泚勢窮援絕懷光乘勝芟剪易若權枯而寇奔不追師老不用每阻諸帥進取之謀若不漸思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今李晟奏請移軍臣嘗以問懷光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籍願因此救下依本欲委卿商量適陸贄云卿言許去遂允其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畜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時李建徽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贊復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彊不資旁助建徽惠元之眾附麗其營不相統屬俾之同處必不兩全今宜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籍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上曰卿所料極善然如此則懷光必更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

集覽

東渭橋注

見漢文帝三年中渭橋附麗附麗者麗如字讀或作離莊子附離不以膠漆注離音及亦附也謂使離者

相附也犄角注見漢昭烈帝章武二年先人有奪人之心左傳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詐先

之戰心也先悉薦質實咸陽縣名注見周顯王十九年

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

李晟以為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鈺等為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將兵以防未然上欲親總禁兵幸咸陽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遣使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倖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懷光曰我不反欲蓄銳以俟時耳懷光又發卒城咸陽移軍據之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而按軍此來何邪懷光殺之懷光潛與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竟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為子奈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

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死甘心矣懷

集覽

光便左右禽食之皆曰義士也以刀斫其喉而去

漢祖遊雲夢之策漢高帝六年人有上書告韓信反者

帝用陳平計偽遊雲夢信來謁帝令武士縛信載後車

歸而殺之鐵券注實洋利劍三州洋本漢城固縣地

見漢高帝十二年後魏分置興勢縣尋於縣置儻

城郡隋初郡廢縣屬洋州後州廢屬漢中郡唐屬洋州

改為興道縣天寶初洋州始徙治於此孟蜀改洋州曰

源州宋復為洋州陸武康軍元仍為洋州以附郭興道

縣及真符縣併入本朝改為洋縣屬漢中府利注見

漢獻帝建安十六年葭萌

劔注見玄宗天寶十五年

書法 凡書鐵券記也綱目書賜鐵券三安

祿山李懷光王行瑜皆終反者也

李懷光反帝奔梁州

上用懷光附賊將幸梁州山南節度使嚴震遣大將張
震繼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請詣梁州取震符
召用誠還不受命則殺之遂去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

俱用誠迎之勛與入驛出符示之用誠起走壯士自後
擒之送震杖殺之李懷光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殺惠

元建徽走免懷光又與韓遊瓌書約使為變遊瓌奏之
上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敢恃眾為亂今邪

寧靈武河中振武潼關渭北皆有守將陞下各以其眾
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

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為亂上曰如此若朱泚何對曰
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

取富貴誰不願之泚不足憂也上然之懷光遣其將趙
昇鷺入奉天約為內應昇鷺請渾瑊自言瑊還以聞且

請決幸梁州上遂出城命戴休顏守奉天休顏狗於軍
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瑊卒之亂兵部侍郎劉迺

以病卧家朱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說之再往不從鎮乃
歎曰鎮不能捨生以至於此豈可復以已之腥臊汚漫

賢者乎歎歎而反迺聞上幸山南自投于床不食而卒
喬琳從至蓋屋稱病為僧泚召為吏部尚書於是朝士

多出仕泚懷光遣其將孟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
南山邀車駕至蓋屋相謂曰彼使我為不臣我以追不

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帥眾而東縱之剽掠由是百
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以追不及還報懷光皆黜之

集覽

涇卒之亂去年發涇原道兵過京師遂作亂汚漫賢者莊子讓王篇以其辱行漫我注漫音慢以耻

辱之行汚漫我也荀子正論篇流淫汚慢注慢當作漫亦汚也駱谷注見漢後主延熙七年

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嚴震梓州鹽亭人侁之弟河中府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渭北渭水之北注見漢

高帝五年歐歆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山南道名張九詔曰唐置山南東道治襄陽山南西道治漢中蓋屋縣

名注見漢哀帝建平三年南山注見晉元帝大興四年終南山

書法

奉天書如此其書奔何急也昇鸞內應福達輩復邀車駕自非數子稍知大義得入駱谷鮮矣

播越之辭有三如緩辭也奔急辭也走賤辭也終綱目書如四幻如二書出奔四書齋九書走六詳玄宗

天寶十
五載

發明

涇卒之變綱目書上如奉天至是奉天之圍已解乃書帝奔梁州何哉懷光之反不烈於朱此

梁州之幸不急於奉天而書法不同如此者德宗播越懷光遠來赴難幸而有功畧無問勞撫慰之意乃

聽盧杞之言咫尺天子不得一面而行遽趣之擊賊遂使懷光怨望迄成反叛此蓋信用小人其禍至此德宗於忠臣賢士之言百不從一而於小人之言聽受如響凡所以再致播廷皆其自取故特書奔以賤之耳奔者匹夫逃竄苟免之事以萬乘而書奔可愧之甚矣然則懷光獨無貶乎曰叛君反逆之賊其罪猶待貶黜而後見邪

加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同平章事

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

為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

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而論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慙未忍擊之晟以

判官張或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之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

實

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三月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府

田悅用兵數敗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為魏博宣慰使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孫也性辨博至魏州對其衆為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杖而拘之悅以歸國撤警備緒遂與左右殺悅及其將佐奄寧許士則蔡濟等登城大呼謂衆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之士卒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皆歸緒軍府乃定因請命於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朱滔聞悅死遣馬寔攻魏州別遣人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迫送款於滔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詰緒許以赴援緒召將佐議之幕僚魯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幽陵之兵恣行殺掠今雖盛彊其亡可立而待也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為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

實實

幽陵

州注見高祖武德四年

書法

權知軍府何請帥也故綱目特書權逐殺主帥用為主帥君子所深譏也必若田緒然後書以

為節度使不為譏矣

李懷光奔河中

上之發奉天也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李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欲引軍襲之三令其衆衆不應皆竊言曰若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之問計於賓佐李景畧曰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請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頃首懇請至于流涕懷光許之既而閻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衆曰今旦往河中俟春裝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聽爾俘掠衆遂許之懷光乃謂景畧曰卿者之議軍衆不從子宜速去遣數騎送之景畧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一旦陷於不義懷光遣使詣邠州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韓遊瓌說昕曰李太尉功高自棄已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昕曰昕微賤賴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謝病

不出陰與諸將相結幸兵殺斬胡氏曰張昕武人固不
知天下大義遊瓌業已說之當更語之曰李太尉忠於天
人以官不能以官予人官乃天子之命也太尉忠於天
子則中丞附之可以為榮懷光背叛而中丞與之兵是
負國而黨賊也及今自拔脫身逆亂之門策名忠義之
列何名為負哉如此則昕亦必了然矣○會崔漢衡以
吐蕃兵至矯詔遊瓌知軍府事於是遊瓌屯邠寧戴休
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
度晟軍聲大振始懷光方疆朱泚與書以兄事之約分
帝関中及懷光已反其下多叛泚乃賜以詔書且徵其
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為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
走掠涇陽寺十一縣雖大無遺至河中或勸守將呂鳴
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
少恐不能支遂納之
年業已注見漢成帝河平四年奉天縣名注見周報王四十九
年昭應縣名注見漢成帝鴻嘉元年新豐藍田縣名注
見周報王三年

車駕至梁州

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奏曰
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獻瓜果者賜之錢帛可也上
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曰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
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
與利名近虛而於殺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專實利
而不濟之以虛則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
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有散官有勳官有
爵號然掌務而受俸者唯係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
利而寓虛名者也三者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
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負外試官雖則授無費祿然
而突銛鋒挑患難竭筋力展勤效者皆以是酬之若獻
瓜果者亦以授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志軀命而獲官
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
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
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為賞哉
謂之內相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上
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
下皆賀然贄數直諫忤上意盧杞雖貶上心庇之贄極
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車駕至梁州山南

地薄民貧盜賊之餘戶口減半糧用頗窘止欲西幸成
都嚴震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籍六軍以為
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
若規小捨大迂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
所施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
億無乏

集覽 試官唐試官始自武后引見存撫使奉人悉
即有職事有職掌者謂之職事官有散官節度副使行
軍司馬司文學助教為散官有勲官凡十有二轉起
正二品至從七品自柱國至武騎尉有爵號王公侯
伯子男為爵號突鈺鋒鈺思廉及利也突觸利刃也梁
襄州尋復故名至德宗陞興元府洋本漢中南鄉縣晉
改西鄉元魏置洋州駐蹕車駕所止曰駐蹕岷峨蜀中
二山名峨山在嘉定府有大峨中
豹嶺峨山在嘉定府有大峨中
峨小峨三山俱在峨眉縣
州西川注同上益州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岷峨
二山名按一統志岷山在成都府茂州羌之列鸞村一

質實 成都府名注見周赧王四年岷峨

名鴻蒙即隴山之南首故稱隴蜀又名汝焦山其附曰
羊膊江水所出也山直上六十里嶺之最高者遇大雪
開洋望見成都峨山在嘉定州峨眉縣西一百里兩山
相對如峨眉故又名峨眉山周迴千里有石龕一百十
二大小洞四十南北有
臺重巖複澗莫測遠近

發明

前書帝奔梁州者譏德宗自致奔竄之失
此書車駕至梁州者正天子萬乘之儀

鳳翔節度使李楚琳遣使詣行在

初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
度使而心惡之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欲以軍賦茂
之陸贄奏曰楚琳之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慈猶存
勤王之師悉在畿內僅通王命唯在褒斜儻或楚琳發
憾猖狂則我咽喉梗而心替分矣今幸兩端顧望正宜
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
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
豈盡無疵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脇從之流安
敢歸化哉上乃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上又問
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張皇察其事

情頗似窺覘若不追尋恐成姦計贄上奏曰以一人之
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
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
其懷詐而盡阬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
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既矣然而項
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異効固不同也陛下
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
意謀吞衆畧有過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嚴束
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
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
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集覽大熟注見
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轍為戒天下幸甚元注見漢成帝
十五載勤王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褒斜注見漢成帝
元延三年追挾宿疵挾通作缺古穴反摘缺也挑發貌
宿窳猶言舊病謂往日之瑕疵今復追尋而挑發之前
漢孫寶傳故摘缺以揚我惡忠盡詩文王篇王之盡臣
注蓋進也音才刃反呂氏曰忠愛之篤晉行在注見
進進無已李公凱注蓋在忍反忠也晉惠帝永
興元年鳳翔節度注見周顯王八年岐乘輿注見漢安
帝延光四年宇宙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反側注見

肅宗實
應元年

發明

李楚琳以偏裨殺主帥降于逆泚其罪大矣然
是時乘輿越在草莽力未能制楚琳乃能委曲
致貢不遂其怙終之惡故綱目書其遣使請
行在以予之此以恕待人不輕絕物之意也

夏四月以韓遊瓌為邠寧節度使○加李晟諸道副元帥

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
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
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為間
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質

質神策軍名注
見建中四年

以田緒為魏博節度使○渾瑊以吐蕃兵拔武功

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尚結贊
曰加軍不出將棄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
兵往會吐蕃遣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將從瑊拔武功
泚遣其將韓旻等攻之子達以吐蕃拒擊斬首萬餘級

通鑑綱目卷四十六

唐憲宗元七年

畏僅以身免城遂引兵屯奉天
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
名注見漢後主
建興十二年

質實

斜谷注見漢成帝
元延三年武功縣

姜公輔罷為左庶子

上長女唐安公主薨上欲為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
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且宜儉薄以副軍鎮之急上謂
陸贄曰造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
自求名耳贄上奏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
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日至萬數
然則微之下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
若謂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以諫
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假有意將指
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
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
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
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
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
矣上意猶怒罷公輔為左庶子范氏曰人君擇賢以為

相蓋欲聞其忠言嘉謀以文脩所不逮也故書曰朝夕
納誨以輔台德而後世宰相遂與諫臣分職人君得失
責之諫者而相不預焉此諛諛之人持祿保位之計非
賢相之職業也姜公輔一諫德宗而德宗以為非所宜
論卒廢黜之不明之
君豈知所以任相哉 **集覽** 剖心之主王子比干商紂之
臣易蹇卦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注執心不回志臣王室
者也劉氏云匪躬之故謂 **正誤** 剖心之主今按集覽欠
非私其一身之事故也 **明此謂紂也** 比干進諫
紂剖其心陸贄謂若以諫爭為指過則紂殺比干為是
不宜見罪於武王也哲王指武王泰誓數紂之罪有曰
剖賢人 **質實** 唐安郡名注見宋文
帝元嘉九年崇慶

書法

書病德宗也三叛謝罪而肅復出懷光卓奔
而公輔罷帝之性習如此尚可以有為哉

涇原大將田希鑒殺其節度使馮河清

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河清河清皆斬其使
者大將田希鑒密與泚通殺河清而附於泚

以賈耽為工部尚書

先是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內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猷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錢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

集覽

節錢蘇鵠演義曰節編以猷甫自隨軍府遂安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

實

賈耽滄州南皮人樊澤河中人

書法

工部尚書未有書者此其書何美耽也先是耽鎮山南遣其司馬樊澤奏事澤既復命有旨以澤代耽牙將怒請殺之耽不許即日離鎮代德

以來方鎮跋扈未有恭順如耽者也故特書之

韓遊瓌引兵會渾瑊於奉天○李抱真會王武俊於南宮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為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

悅被害黨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為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為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

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其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

既破亡則朱此不日梟夷塞與反正諸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軍于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

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奉繫天下安危若其

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讎耻亦淮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

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

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集覽**不日梟夷梟掛身已許十死矣遂連營而進

之也日猶言即日謂非久可梟其首而夷滅其族也

象焉鳥聲動則鳴以應行節崔豹古今注五路衛上金雀者朱鳥也口銜鈴謂之寫也反正或解云猶言中

興也按杜甫贈別賀蘭鈞詩國步初反正乾坤尚風塵
注黃鶴云因柝再復蓋曰反正不得為中興凡非我失
之自我復之為中興漢光武晉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
復之謂之反正晉孝惠孝安是也此言塞輿反正謂德
宗車駕先奔梁州後還長安國柝再復也南宮注見漢
帝玄更始二年臨洛縣名屬洛州案洛州今廣平府是
今廣平永年縣有臨洛鎮感激說文曰感激憐憫貌杜
甫詩喪馬誰為感激人注案宋江總曰今出入無馬禦
寒無裘誰是感激之士謂
誰肯憐憫其貧也即此
發也常山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昭義鎮名謂
李抱真又注見貞元十年西山莫詳處所唯路
州長子縣西五十里有西山一名發鳩山山海經云發
鳩多雉木有鳥名精衛相傳炎帝小女遊於海溺而不
返化為此鳥嘗取西山木石以堙東海即此未知是否
觀者察之臨洛縣名注見建中二年縱橫注見周安王
十五年

書法

韓遊瓌書會重兵也此兩將胥會耳何以書師
克在和也於是兩軍相望尚未相信微抱真忘

身狗義單騎往見則兩將終未乎而朱滔之破未可
知也然則此一會也所謂繫天下安危者非過言矣
綱目書曰李抱真會
王武俊嘉抱真也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四十六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七

起甲子唐德宗興元元年五月
盡庚辰唐德宗貞元十六年

凡十六年有奇

五月韓滉遣使貢獻

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袂衣至是鹽鐵判官王紹以江淮繒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滉又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於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侍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頃臈而畢艘置五百弩手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殼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滉為

集覽

御袂衣

御猶言服也衣無絮曰袂杜甫詩御袂侵寒氣荀子御璉注尊者則曰御卑者則曰服弩已殼殼古豆

及詩話云

管實

山南道名注見周赧王四年渭橋注見漢高引滿也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

書法

發明

常貢不書書此何嘉澁義也於是王貢
 之禮時為大順次之夫天子有常尊諸侯有常貢
 者禮也然是時乘輿播越糧餉不充則非常時
 之此矣環四海之內莫非王臣而各自豐殖曾無勤
 王之在故網目大書于冊一以幸之一以予之也夫
 貢獻一也在他時則為培歛在斯時則為忠勤亦以
 勢有緩急義有當否耳故夫周急不繼富所以為君
 子而剝下以奉上不免為小人不然月進日進皆得
 亟稱于
 時矣

吐蕃引兵歸國

朱泚使田希鑒以金帛賂吐蕃渾瑊屢與約刻日取長
 安既而不至遂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
 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上奏曰吐蕃遷
 延觀望翻覆多端致令群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

慮其懷怨乘驛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
 歸寇終不滅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惠蕃戎之奪其
 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
 蕃戎之勝不死則悉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
 盡為所掠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
 腹背無患賊戾諸帥才力得伸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
 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群
 以失將士之情也上曰卿言甚善然賊戾諸軍當議規
 畫令其進取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對曰賢君選將委
 任責成故能有功况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為規畫
 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
 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
 感悅智勇得伸矣夫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
 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是以用捨相礙
 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識而無死綏之志矣且君
 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入惟陛下圖之
集
覽 上有掣肘之識 掣昌逝反曳也 掣肘言為人所牽制
 也家語屈節解篇孔子弟子處子賤仕魯為單父宰
 恐魯君聽諛不得行其政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俱至官
 使書之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又怒之二史辭歸報魯君

曰處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則又怒臣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處不齊君子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曰寡人之制後處子遂得行其政軍父治焉下無死綏之志綏車中所把索也如今騎馬者必執韁繩死綏謂執綏而殊死戰不棄之而奔亡荀子議兵篇持死鼓馭死轡注馭車者當死守轡策是也南梁韋叡傳將軍死綏有前無卻魏書注曰綏也有前一尺無卻一寸又春秋有交綏之說見左傳文十二年注引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言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綏

管實

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蒲絳二州名蒲注見

周赧王十二年蒲坂絳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東雍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秦梁二州名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郡梁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郡德九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九重之中注見高祖武年

書法

書歸國何幸之也吐蕃觀望反覆初無大功而所至肆暴於是引兵徑歸中國之幸也是故回

統為暴三輔則書其歸代宗廣德元年吐蕃觀望反覆則書其歸是年契丹南向人心驚懼則書其還後晉丙申年皆幸之之辭也終綱目蠻夷借兵書歸者三

發明

是年正月書遣使發吐蕃兵四月書渾瑊以吐蕃兵拔武功則是中國方賴其用胡為引兵歸國反

蕃兵拔武功則是中國方賴其用胡為引兵歸國反喜之乎曰喜非今日乃在他日也夫唐人好與夷狄共功故卒受夷狄之禍觀之突厥回紇則可見矣况吐蕃桀黠又非他虜之比萬一因而有功則唐人何以報之故夫縱兵大掠厚遺金帛曾不足以滿回紇之意矧吐蕃素出回紇之右者乎其陵駕中國必未遽已今乃引兵自去豈不為中國之大幸歟然則逆賊未平將如之何曰委任賢才脩舉政事興起人心雖削平藩鎮掃清宇內可也况區區之逆徒乎

李抱真王武俊大破朱滔於貝州

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徒營稍

前逼之使回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餽依營而陳
利則進攻否則入保待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會寔軍至
酒命明日出戰寔請休息數日回紇達干見酒曰回紇
受大王金帛牛酒無筭思為大王立効久矣明日願大
王駐馬高丘觀回紇為大王剪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
酒遂決意出戰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
桑林抱真列方陳於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與回紇戰趙
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及酒軍皆敗走抱真武俊合
兵追之酒恐范陽留守劉怱因敗圖已怱悉發守兵具儀
仗迎之時人多之胡氏曰古人有言除君之惡惟力是
視苟得為之雖失小信傷曲謹智士固從其大者矣劉
怱本課朱滔母及而不見聽今當滔敗比當明君臣大
義焚率將士據險拒之舉范陽歸國其功豈不大哉夫
不薄人於險非所施於亂臣賊子也

集覽

德棣之餽音運野饋

史謂時人多之者亦流俗之論耳
漢千乘郡隋置棣州除君之惡惟力是視注見漢桓帝
延熹八年質實貝州注見漢安帝建光元年回紇匈奴種名
注見太宗貞觀元年德棣二州名德注見陳

宣帝太建八年安德棣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樂陵高
丘或疑地名未詳處所桑林或疑地名未詳處所范陽
郡名注見漢帝玄
更始二年涿郡

書法

者會南宮之效也故兩
將並書而以抱真先之

以程日華為滄州節度使

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易定滄三州隸之滄州刺
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請歸恒州孝忠遣押牙程
華交其州事固烈悉取軍資以行軍士殺之華素寬厚
將士安之朱滔王武俊更遣人招華華皆不從時孝忠
在定州自滄知定必涉滔境參軍李宇說華表請別為
一軍華從之上即以華為滄州刺史知節度事賜名日
華令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王武俊又使人說誘之
時軍中乏馬日華給使者曰王大夫必欲相屬當以三
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留之武俊怒然以方拒官
軍不能攻也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
武俊喜復
與交好

質實

易定滄三州名易注見周世宗顯德六
年定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滄

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恒州
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

李晟大陳兵論以收復京城引所獲謀人示之飲之酒
給錢而縱之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
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非官
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
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官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
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駱元光尚孤刻期集於城
下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李晟移軍於
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
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
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出戰屢敗晟使兵
馬使李演王必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晟先
開牆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等萬頃帥眾
援柵而入必演繼之賊眾大潰諸軍分道並入且戰且
前凡十餘令賊不能支皆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
姚令言帥餘眾西走光晟降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
兵追泚令諸軍曰晟穎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

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
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奴
尚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
毫無犯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晟斬泚黨
李希清等於市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沈等遣掌書記
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園寢鍾
簾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
非為朕也晟之在渭橋也焚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
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
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曷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
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
朱泚將奔吐蕃其眾隨道散亡北至涇州總百餘騎田
希鑒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奈何臨危
相負使焚其門希鑒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眾皆哭
涇卒遂殺姚令言請希鑒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北走寧
州刺史夏侯英拒之泚將梁庭芬射泚墜坑中韓旻等
斬之詣涇州降傳首行在詔以希鑒為涇原節度使上
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內人贄上奏曰
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循拊而首訪婦
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也上遂不降詔而遣中使求之

范氏曰不降詔而遣使是閉其門而由戶出也人君苟不疆於為善諫之為益也少哉

閻山歌中原格闕且未歸注兩相敵曰格闕王似薄必反廟貌廟者尊嚴之名尊先祖貌也崔豹古今

註廟者貌也所以髣髴先人之容貌熒惑守歲熒惑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歲注見晉帝奕太和五年野次野

宿於郊外也公羊傳註次者兵舍止之名五星羸縮天官書其趨今而前曰羸退舍曰縮羸其國有兵不復縮

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五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合索隱曰趨音聚促也漢天文志凡五星早出為羸羸為

客晚出為縮縮為主五星

羸縮必有天應見於約也

名注見周赧王三年股栗注見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咸陽縣名注見周顯王十九年于公異蘇州吳人露布注

見晉恭帝元熙二年涇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安定州注見肅宗上元元年涇原節度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

年平涼奉天縣名注見建中元年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

書法

五月書吐蕃歸國六月書李晟收京則夷兵之無益明矣

發明

朱泚何以不書伏誅曰安史反君故其子殺父以報之僕固瑒叛逆故為其下所殺今朱泚儻

止書伏誅則無以見其死於部將之手此蓋綱目深

意示人出反之報若曰泚能反君故其將亦能殺之

所以為亂臣賊子之戒爾後書

淮西將殺李希烈亦同此意

以李晟為司徒中書令渾瑊為侍中駱元光等遷官有差

○上發梁州

考異 上當 作帝

上問陸贄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

如贄上奏曰如此則專同脇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

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

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

行脇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

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夫以

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

也不如侯莫陳悅京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

勞誅鉅哉胡氏曰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此章絕矣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其義不與上相蒙也說者乃貫之
為一謂唐棣之華一反一正以喻用權者當反經以合
道於是權之義不復明於天下而變詐術數之事行矣
陸贄之學其師承不可考然觀其陳輕重之義破反道
之說皆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者宜其操守堅固議論端
實猷為通達而不畔於道也使集覽桓十一年古人之
遇太宗其效不在魏文貞下矣
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
者也解云權之說所以扶危濟弱舍死亡無所設也借
使君父臨溺河井寧不執其髮乎是其義也莫枕京邑
莫枕安也謂京師遠近皆安也揚子寡見篇莫枕于京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華音花李氏曰此章逸詩也今毛
詩無此語蓋夫子刪去之也詩有常棣此作唐棣恐唐
棣是木名其華兩兩相背故曰偏其反而華先反而後
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晉書偏作
翻意亦正誤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今按論語朱子注偏
相似正誤晉書作翻反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先
儒誤以未可以權連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
之說程子非之是矣胡氏之論正欲破反道之說集覽

不引朱子註為證反引李氏之說借欲為反道
之證者說起漢儒亦不始於李氏也不達甚矣質實
貞魏徵卒
謚文貞公

秋七月至鳳翔喬琳蔣鎮張光晟等伏誅○遣給事中孔
巢父宣慰河中李懷光殺之

元帥判官高郢勸李懷光歸款懷光遣其子璿詣行在
謝罪請束身歸朝詔巢父宣慰并其將士悉復官爵巢
父至河中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知止懷光左右多胡
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於衆曰軍中誰可
代太尉領軍事者於是懷光左右發集覽璿取質實
怒殺巢父懷光不之止復治兵拒守

發明

懷光遣子謝罪請束身歸朝綱目皆不書之至

親行反致乘輿奔走罪不容誅今幸天子赦宥慰
撫自當生死惟命一聽王人所為而又縱令左右賊

之則是迷而不復罪愈加矣是以書法如此若夫巢父書遣書爵者予其不失使指也一予一奪而綱目之情見矣

車駕還長安

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衆扈從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為之掩涕令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間日輒宴勲臣李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胡氏曰晟推功於下而引咎歸己此固哲人之所為而晟能之宜其孤忠獨立而追蹤

集覽

間音開謂問暇之日也駱元光姓汾陽也

陽忠武王言李晟之功可名也駱音洛音汾陽郭子儀封為汾陽郡王

徵李泌為左散騎常侍

李泌為杭州刺史徵詣行在日直西省朝野皆屬目上問河中為憂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

質實

漢高后八年渭橋注見

憂也陛下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雷殺使臣胤伏河中不日必為帳下所梟矣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與之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戎狄彼必深怨中國他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讐矣况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而去何功之有衆

質實

杭州注見憲宗元和二年安西鎮名注見高宗永淳元年北庭鎮名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西域國名注見漢哀帝元壽二年十姓突厥注見中宗嗣聖

八月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

李希烈聞希清伏誅忿怒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白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

質實

蔡州

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

書法

巢父書殺之此書為所殺何為真卿惜也何以言之真卿留蔡於是二十閱月無生理矣真卿

之死當於希烈楷號時也終綱目書為所殺十詳漢昭烈章武元年

發明

中宗時書敬暉等為武三思所殺所以識五王不能討賊反受制於賊手也今此書真卿為希

烈所殺意亦然乎曰非也五王誅二張復中宗三思在其掌握當斷不斷故綱目變文以罪之耳若真卿則於建中四年書希烈陷汝州詔遣真卿宣慰之則是受命天朝奉使指其權初不在已故綱目書此正以著盧杞陷害之意若曰朝有老臣如真卿者不能保全始終乃使之為賊所殺故夫希烈非能殺真卿乃是朝廷使真卿為希烈所殺耳書法如此其所以歸罪當時之意為何如哉意

以李晟為鳳翔隴右節度等使進爵西平王

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奏請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積粟以懷吐蕃遂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時李楚

師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不許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斬裨將王

斌等十餘人 **質實** 西平郡名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鳳翔府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縣隴右道名

張九韶曰治西平郡注見漢宣帝永康四年湟中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

八年反注見 肅宗寶應元年

遣渾瑊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

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懷光懷光遣其將徐庭光軍長春宮以拒之瑊等數戰不利時度支用度不給議者多請

赦懷光 **質實** 同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長春宮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馬燧討李懷光取晉慈隰州以渾瑊為河中節度使康日

知為晉慈隰節度使

懷光遣將守晉慈隰三州馬燧遣人說下之詔以渾瑊鎮河中三州隸燧燧初以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

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而以深趙與之改日
知為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上
使燧兼領之燧表讓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
者踵以為常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
而歸 **晉慈隰三州** 晉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東
之 **晉實** 慈注見陳宣帝太建五年隰注見晉懷帝東
康二年蒲子康日知靈州人慎之孫 **深趙** 二州名深注
見穆宗長慶二年下博趙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河中
節度注見周赧
王十二年蒲坂

朱滔上表待罪

朱滔為王武俊所攻
殆不能軍上表待罪

冬十月詔給朔方行營冬衣

度支以懷光所部將士同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
代忠義今為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其別貯以俟道路
稍通即 **晉實** 朔方郡名注見漢
時給之武帝元朔元年

書法

以朔方行營何懷光兵也於是懷光既反惟別賜
雖未給猶給
也故先書給

馬燧取絳州以竇文場王希遷為監神策軍兵馬使考

異 按凡例宦者除拜當書者皆加宦者字據分注魚朝恩
既誅不復使宦官典兵至是以文場希遷分典禁旅此
當書宦者以著其權歸
內侍不書宦者闕漏也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上即位悉以禁
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上復以竇文場代之及還長安
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
之以文場希遷分典禁旅

閏月李晟誅田希鑒

李晟初至鳳翔涇原節度使田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
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手欲遣
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果請援兵
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

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
父事晟晟謂之田郎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
希鑒不復疑晟伏甲而宴之既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
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為亂
者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希鑒曰田郎亦
不得無過引出縊殺之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
栗無敢動者

管贊

帝開皇二十年

十一月李澄以鄭滑降劉洽克汴州

李希烈遣其將霍崇暉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
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衆歸國劉洽
遣都虞候劉昌與隴右節度使曲環等將兵救陳州擒
崇暉進攻汴州希烈懼奔蔡州澄引兵趣汴州希烈鄭
州守將詣澄降汴州守將田懷珣開門納洽軍李勉累
表請自貶詔罷都統平章事如故至長安素服待罪議
者多以勉失守不應尚為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
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且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
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
勉悉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位

管贊

陳州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大梁郡名注見周顯
王二十九年滑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汴州注

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劉洽彭城人鄭州注見梁武
帝普通六年鄭城劉昌開封人麾下注見漢獻帝建安
十四年

加韓滉同平章事

議者或言滉聚兵脩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
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脩
城為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為罪
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臣敢保其無他上曰
外議洵洵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為即不敢
歸省正以謗語沸騰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
日又言於上曰臣之上章非私於滉乃為朝廷計也上
曰如何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庫耗竭而
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臯
使之歸觀令滉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上即下必章
今臯歸觀面諭之曰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關中之
糧宜速致之臯至滉感悅即日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

日即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遊聞之即
貢米二十萬斛會劉洽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
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懼發疾卒大將王韶欲自
為留後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渡江
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
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章事
江淮轉運使滉入貢無虛月朝廷
集覽 為郎郎官名注
穎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三 見漢武帝元朔
實 元十一年京兆

蕭復罷為左庶子

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勉等退
復獨留言於上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臯幕
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臯代少遊鎮淮南使善惡著明
二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
還閣從一請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
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
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
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

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
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上愈不悅復
乃辭位范氏曰蕭復欲黜少遊賞韋臯此公議也何疑
於李勉盧翰而獨與從一為密邪且既以為相而不待
之以誠則疎遠之臣其可信者幾希
集覽 岳牧僉諧書
矣如是忠臣賢者豈得盡其心乎
實 舜典咨四岳
咨十有二牧僉曰云云帝曰往哉汝諧注僉衆也
衆皆云此人可用也汝諧謂汝可往而和諧其職
實 實
幕府 注見秦王政三
年李盧謂李勉盧翰

是歲蝗大饑

貞元元年春正月贈顏真卿司徒謚文忠

實 司徒官名
注見秦始

皇二十
六年

書法

贈書謚嘉死節也終綱目書贈官十有二詳晉
明帝太寧二年贈書謚者三人顏杲卿段秀實

顏真卿惟顏
氏有二焉

發明 真卿前日死節而不以死節書者變文起義所以歸罪姦臣陷害之意耳至是書贈司徒謚文忠者所以見當時褒崇之典表其死節之烈為後勸也

○以盧杞為澧州別駕

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欲用為澧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壑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遷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人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叙天地所知華夷同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百姓之心袁高復於正牙論奏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陳京等亦爭之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諫者稍引却京願曰需等勿退此固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謂宰相與杞小州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乃以杞為澧州別駕上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此陛下於桓靈今承德者乃堯舜

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胡氏曰德宗非能從諫者至是勉強而從其美不可掩矣李泌將順之言是也而以為堯舜不逮則失言矣若曰

集覽

他舍人草制他

書舍人六員正五品上掌侍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敕璽書冊命皆起草進書既下則著行百揆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正牙論奏牙與衙通天子居曰衙行曰駕正牙正朝也又正衙奏事法見高宗永徽五年仗下質實 吉州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安成饒州注見梁武帝太清元年鄱陽奎輿注見興元元年陳京桐廬人補闕官名唐制左補闕六人掌諷諫大事則廷論小事則上封事宋初改為左右司諫此其始也澧州注見高宗上元二年別駕官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桓靈謂漢之桓帝靈帝

三月馬燧敗李懷光兵於陶城夏四月燧及渾瑊又破懷

光兵於長春宮

懷元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燧事泄懷光殺之連幕僚高郢李鄴懷光集將士而責之郢鄴抗言逆順

無所慙隱懷光囚之燧敗懷光兵於陶城斬首萬餘級
分兵會渾城逼河中破懷光兵於長春宮南遂圍宮城
懷光將閻晏欲爭之來降韓遊瓌請兵於渾城共取朝邑懷
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非吾父兄則吾子
弟奈何以白刃相向乎語甚鄙晏遽引兵去懷光知衆
心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馬云俟路通入貢
由是得復踰旬月時連年旱蝗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
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
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為示信少兵則不足隄
防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
還之渾瑊既無所詰康日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
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
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觀我疆弱必起窺
覷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效勳行賞今府庫
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
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
盡陛下但教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
腹心之疾為他日之悔哉馬燧入朝奏曰懷光凶逆尤
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
賞 朝邑縣名注見隋
月糧必為陛下平之上許之

觀注 見太宗貞觀十年淮西謂李希烈

以曹王臯為荊南節度使淮西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質

實 曹州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濟陰荊南節度注見漢
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隨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

○六月以韋臯為西川節度使質實 西川節度注見晉
帝泰始八年益州

○朱滔死以劉怱為幽州節度使質實 幽州節度注
見高祖武德四年

書法 田承嗣嘗反矣書卒滔既上表待罪則其書死
何承嗣既赦滔未赦也綱目一字之賤嚴矣

○秋七月陝虢軍亂殺其節度使張勸詔以李泌為都防
禦轉運使

俠魏兵馬使連奚抱暉鶴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
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連奚小俊為援上謂李泌曰

若請以連復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
煩卿一往乃以必為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
之必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
軍騎入之且令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救燧與
臣同辭借行使陝人知之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
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
猶豫遷延必不能入上乃許之必見陝州將吏在長安
者語之曰主上以陝魏飢故不授必節而領運使欲令
督江淮米以賑之令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
矣抱暉稍自安必與馬燧疾驅而前將佐不換抱暉之
命來迎必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必
慰撫之抱暉喜必視事實佐有請屏人白事者必曰易
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必到自安必貼矣不願聞也
由是反及者皆自安必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
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
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句汝餘生汝為我質版幣祭前使
慎無入關自擇安慶潛來取家保無他必之辭行也
上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必使誅之必奏已遣
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必使誅之必不得已械遣
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抱暉遂亡不知所之

集

覽

運奚代北復姓也本東胡種將行

質實

陝魏二州名

王四十五年號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辛連衡注見

漢光武建武五年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安

色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年猶豫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

書法凡殺主帥即用為主帥則書其主名所以著姑

息也非是皆畧之

灞漚將竭長安井皆無水度支奏中外

經費纒支七旬詔浮費冗食皆罷之

秦王政二十二年漚注見玄宗天寶二年

八月馬燧取長春宮遂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死

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
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

其守將徐庶光庶光帥將士羅拜城上遂知其心屈徐
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庶光等復西向拜燧
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
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眾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
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
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
不應駱元光使人招庶光庶光罵辱之及燧還乃開門
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眾大呼曰吾輩復為王人
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
吾不速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
城擐甲矣又曰東城妮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為太
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初懷光屯咸陽不進瑊密言
上以其子瑊為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瑊密言
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
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及陛下故不忍不
言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
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
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
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李必
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欲全懷光誠惜唯也卿至陝試

為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雖請
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瑊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
不死則亦無足責也及懷光死瑊亦自殺胡氏曰嗟乎
李瑊之死也知父非義說之而弗從知君之不可背欲
事之而不可得德宗既欲全之則宜預詔馬燧以懷光
則懷光必使瑊勿死而瑊亦可以不死矣○朔方將牛
名俊斷懷光首出降燧斬閻曼等七人餘皆不問出高
郢李鄴於獄奏置幕下燧自辭行至是凡二十七日駱
元光以徐庭光辱已殺之入見馬燧頓首請罪燧大怒
曰庭光已降公輒殺之是無統帥也欲斬之韓遊瓌曰
元光殺裨將公猶怒如此公殺節度使天子其謂何燧
乃捨之渾瑊盡得李懷光之集覽 妮隊 妮側角反謹也
也後漢中山簡王傳官騎稱妮前行注 正誤 今按忍不
妮齊整也 不忍不言猶言不敢不說也 梁洋 二州名梁注見周
訓敢乃不忍人之忍言不 質實 報王四年漢中洋注見
忍見君上之危而不言也 漢獻帝建安元年 注見

加馬燧兼侍中質實

侍中官名注見高祖武德七年

○赦懷光一子收葬

其尸罷討淮西兵
上問陸贄今復有何事宜區處者贄以河中既平慮必
有希音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
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
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
青齊固當響應兵連禍結賊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
起乃上奏曰陛下悔過降號聞者流涕故諸將效死叛
夫請罪逆泚懷光相繼泉殄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
以咫尺之語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
而不任兵明矣群帥之恃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
又明矣蓋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
乃自安之術若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安也今叛帥華而復
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未之有也今叛帥華而復
脩臣禮然其深言審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
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
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回
所宜布恤人之惠以濟咸乘厥威以行惠臣所未

敢保者唯希烈耳想其私心非不追悔但以獨狂失計
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
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
類以求助陛下但救諸郡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筭窮是
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
之兵者斯之謂歟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歸其
尸使收葬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彼侵軼不須
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
涕流一本涕作上刊誤狴牢狴邊迷反說文狴牢
獄也所以拘罪人侵軼注見晉穆帝永和二年
河朔二州名注見玄宗天寶十五年青齊二州名青注
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齊注見漢景帝三年濟南咫尺注
見建中四年獨夫注
見宋明帝泰始元年
書法 書子存厚也懷光反者厚之則曷為子之懷光
於是而赦其一子俾
之收葬足以為厚矣
發明 王者記功志過而服叛以理懷光之反固當誅
夷德宗以其嘗解奉天之圍特赦一子使之

堊其屍至於希烈之逆勢已窮蹙亦開其自新之路
未幾淮西自平果不逃陸贄所料綱目揭而書之蓋
予其忠厚存心以恕待人之意豈以其
號為猜忌強明之主而併沒其善哉

以張延賞為左僕射

初李晟戍成都取其營妓以還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
追而返之晟遂與延賞有隙至是上召延賞入相晟表
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以延賞為左僕射胡氏曰西平
雖同平章事黜陟百官已非其任况進退宰相乎迹二
人之隙正以成都管妓之故晟與延賞於是乎交失之
矣然與其責人不若責己則晟之失為重而晟不知自
天至於有隙又陳其過惡而尼其入相是克伐怨欲必
行焉失而又失其累德多矣蓋不待尚結贊之間而德
宗猜心已萌處功名者可不慎乎

集覽

西平李晟也封西平王尚結贊之間離間也事在明年

實

成都府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張延賞蒲州人嘉貞之子僕射官名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黜陟

黜陟也

九月盧龍節度使劉怱卒以其子濟知節度事

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 ○劉從一罷 ○冬十二月戶部奏今歲入

貢者凡百五十州

書法

入貢未有書數者此其書數何諸鎮之叛貢道

不然又可知矣

二年春正月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

寅丙

造少與韓會盧東羨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
之四夔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讓事於造
父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度支轉運
等使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送京師令宰相
分判六曹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滋判吏禮部造判戶
工部造與戶部侍郎元琇善使判諸道鹽鐵權酒韓滉
奏論其過失罷之胡氏曰四夔以王佐自許獨造至宰
相所設施者罷轉運一事而所以易之者卒於無成虛

名而少實也如此古人之脩佐王之業者必始於格物致知意誠心正其身治然後可推而及人己之道術不能成善治者未矣

質實 崔造安平人齊映高陽人四

叢子云土石之恠曰夔說見韓

文權酒注見漢武帝天漢三年

三月李泌開運道成

泌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運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

集覽 李泌姓名也董衝曰

媚反者非三門山名注見漢成帝綏

質實 集津注見漢

和二年折底柱底柱山名注同上

柱年底

書法

治道未有書其人者據象恬不書此其書李泌何予功也凡成久辭也此則曷為書成速成也

網目久成書成速成書成晉孝武新宮書成太元三年李泌運道書成是年周河隄書成五代甲寅皆速成者也

夏四月淮西將陳僊奇殺李希烈以降以僊奇為節度使

希烈別將寇襄鄭州樊澤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僊奇使醫毒殺之因屠其家舉眾來降詔以為淮西節度使

質實 襄鄭二州名襄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節度注見漢光武

建武十九年汝南

秋七月陳僊奇為其將吳少誠所殺以少誠為留後

少誠素狡險為李希烈所寵任故為之報仇胡氏曰陳僊奇為國殺賊賞以節鉞是也吳少誠黨賊而殺僊奇亦以與之則賞罰混殺兆准蔡之亂

質實 吳少誠新安

矣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類是也

興元

元年

書法

凡書為所殺譏自取也據蜀張飛唐五王此其者異其事也而俱賞之是以僊奇同於希烈也唐之無章甚矣故自是李萬榮程懷信逐其主帥統用為

代皆不書以為
是不足深識也

以曲環為陳許節度使

陳許荒亂之餘戶口流散環以勤儉率下政令寬簡賦役平均數年間流亡復業兵食皆足

管贊

陳許

二州名陳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許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

吐蕃入寇詔渾瑊駱元光屯咸陽○九月置十六衛上將

軍

物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農隙教戰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州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又牛僊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効之誘戍卒使以所齎繒帛寄於府庫而苦役之利其死而沒人其財故戍卒還者什無二三然未嘗有外叛內侮者

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兵不土著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

府兵之法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

衛曰左右衛曰驍衛曰武衛曰威衛曰領軍曰金吾曰監門曰千牛此八衛也各有左右故曰十六衛每衛有上將軍有大將軍有將軍自左右衛至領軍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巡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也詳見杜牧原十六衛府兵注見玄宗開元十年

後秦置

河州

和元

年

書法 於是欲復府兵不果不果矣何以書以為宜復也故志之

以賈耽為義成節度使

義成節度使李澄卒其子克寧秘不發喪殺行軍司馬墨練視事增兵城門劉玄佐出師境上使人告諭之克

寧乃不敢襲位玄佐即洽也詔以耽鎮鄭滑克寧悉取
軍資夜出軍士剽之殆盡淄青兵數千自行營歸過滑
州將佐皆曰李納雖外奉朝命內蓄兼并之志請館其
兵於城外耽曰奈何與人鄰道而野處其將士乎命館
於城中耽時引百騎獵於
納境納聞之悅服不敢犯
節度注見懿宗咸通十年
四年行管注見建中四年賈耽滄州南皮人兼并注見
貞元十年

京城戒嚴

吐蕃遊騎及好時京城戒嚴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齊
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糧人情恟懼夫
大福不再陛下奈何不與臣等熟
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為之動容
年十五

李晟遣兵擊吐蕃於汧城敗之

李晟遣其將王必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軍過
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
不意擊之必大捷必用其言尚結贊敗走僅而獲免謂
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
鳳翔境禁虜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
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退
置臨汧縣又注見漢
光武建武六年汧

冬十月李晟遣兵拔吐蕃摧沙堡

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與王必襲吐蕃摧沙堡遇吐
蕃與戰破之乘勝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焚其畜積而
還尚結贊引兵自寧慶北去韓
遊瓌遣將追之虜棄所掠而去
野詩良輔野詩代北
復姓良輔其名也
寧慶二州名寧注見肅宗上
元元年慶注見周顯王四十
一年

義渠

十一月皇后崩考異

按崩壘例皇后曰某后某
氏崩此不書氏傳錄闕漏
考證
當作

王氏崩○謹按凡例曰凡正統皇后曰某后某氏崩是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為皇后提要不書是月丁酉崩故當書王氏於皇右之下

書法

自代至僖右立崩皆無書者德宗未嘗書立后也此書右喪而不氏何譏也於是淑妃王氏疾帝念之立為后而畢而沒立后大禮也將以母儀天下而立之於危病之中則其播告中外必有不平時者矣綱目不書其立而書其喪后而不氏若曰未嘗聞立皇后也俄而有皇后喪而不知其氏焉所以深病帝也是故漢取他人子為惠帝子則不書立太子獨書太子即位而缺其名唐立危病者為皇后則不書立皇后獨書皇后喪而缺其氏皆所以病之也自是終唐世惟順良婦憲貴妃以太后崩葬書合是正嫡無書者矣其以太后崩葬書者皆非嫡也

發明

春秋僖元年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書其姓公羊謂以其與弒閔公故貶之今此書皇后崩亦不書姓豈有故乎考之通鑑是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為皇后至丁酉崩不書氏者承上文也然

則自立至崩特四日耳又考之唐史后傳妃又疾帝念之遂立為后冊禮方訖而崩然則綱目所以不書其氏者惡其以病立故也夫皇后母儀天下儻欲正位中宮固當告之宗廟親受冊禮今乃病于床簣遽正坤儀則非義矣萬一疾必不愈則有他日追謚之制存焉烏可以齊體宸極之禮加之病廢之人其將何以告謝宗廟此則綱目不書姓之意也不然他時皇后未有不書姓者何獨於此而闕之哉

○吐蕃陷鹽州質實

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韓滉劉玄佐曲

環俱入朝

先是開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奏之上喜謂太子曰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飢饉兵民率皆瘦黑及麥熟市有醉者人以為瑞然人乍飽食死者甚衆數月人膚色乃復故范氏曰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天地陰陽之和致水旱之災

夫以兵除殘如人以毒藥攻疾疾去而人傷亦甚矣其血氣必久而後復或終身遂衰一失其養則易以死亡不若未病之完也先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有天

混與約為兄弟請拜其母其母喜為置酒酒半混曰弟何時入朝玄佐曰父欲入朝力未能辦耳混曰混力可及弟宜早入朝丈母垂白不可使帥諸婦女往填宮也

母悲泣不自勝混乃遺玄佐錢二十萬緡備行裝混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為之

傾動玄佐驚服遂與曲環俱入朝

集覽 丈母義與丈人同丈人注

見宋文帝元 **正誤** 丈母垂白今按文皆當作丈必刊誤

嘉二十二年 耳頰師古漢書註丈人嚴莊之稱故

凡尊長皆稱 **質實** 禁中注見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六軍

焉丈母義同 **質實** 注見玄宗天寶十五年饑饉注見隋

場帝大業 十二年

十二月以韓滉兼度支鹽鐵轉運等使

諸使之職行之已久中外安之崔造改法事多不集及元

上嘉韓滉之功以滉兼度支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之

吐蕃陷夏銀麟州

質實

夏銀麟三州名夏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朔方銀注見代宗大曆十

三年麟注見玄宗開元九年

○崔造罷 ○李晟入朝

工部侍郎張或李晟之壻也晟在鳳翔以女嫁幕客崔樞禮重之過於或或怒遂附於張延賞上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為僧不許入朝稱疾懇辭方鎮亦不許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諭旨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第謝因飲盡歡晟表薦延賞為相胡氏曰延賞固小人不不足責矣西平於是又失焉前方數其罪惡今又薦其可相人之賢否繫與我和與不和夫豈不取疑於人主乎他日延賞

質實 鳳翔府名注見

周顯王 八年岐

三年春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

卯丁

李晟為其子請昏於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
怨於杯酒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
鮮內蓄憾如故
吾得無懼哉

淮西戍兵自鄜州叛歸過陝李泌邀擊斬之

陳僊奇降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及吳少誠殺仙奇密
遣人召所遣兵馬使吳法超使引兵歸法超等遂引步
騎四千自鄜州叛歸上聞之急遣中使救李泌發兵防
遏泌遣押牙唐美岸將兵趣靈寶淮西兵已陳於河南
矣泌給其食陰遣將將選士分為二隊伏於太原倉之
隘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
之勿遮遣勿留行常議以半道又遣唐美岸夜出陳澗
北燕子楚將兵趣長水明日淮西兵入隘兩伏發賊衆
驚亂死者四之一進遇英岸邀擊之擒其將張崇獻法
超帥衆趣長水子楚擊斬之潰兵得至蔡者纔四十七
人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泌執崇獻等六十餘
人送京師詔腰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衆
鄜州注見漢獻
帝建安十七年
實寶靈寶縣名注見玄宗天寶十五年
河南府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

川大原倉一統志云在河南府陝州西南六里隋初所
置淮西注見貞元元年澗北澗水之北注見建中四年

長水未詳處所

雲南王異牟尋請內附

初雲南王閣羅鳳陷嵩州獲西瀘令鄭回回通經術閣
羅鳳愛重之其子及孫異牟尋皆師事之及異牟尋為
王以回為相號清平官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每入寇
常以為前鋒賦歛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歲徵兵
助防雲南苦之回說異牟尋自歸於唐曰中國尚禮義
有惠澤無賦役異牟尋以為然會西川節度使韋臯招
撫群蠻異牟尋潛遣人因諸蠻求內附臯奏宜招納之
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臯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
觀其集覽雲南閣羅鳳雲南古南詔也注見文宗太和
三年南詔閣羅鳳雲南王名嵩州注見高祖
武德七年西瀘縣名屬嵩州瀘水一名昔水出旄牛徼
外有瘴氣三四月經之多死唯五月上旬度之無害諸
葛亮五月渡瀘言其艱也

貶齊映為夔州刺史

張延賞與齊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上浸不悅延賞因言映非宰相器貶之

質實

夔州注見漢獻

劉滋罷以柳渾同平章事

韓渥性苛暴方為上所任言無不從他相充位而已百官群吏救過不贍渾雖為渥所引薦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樞察為相不滿歲而罷今公又甚焉奈何榜吏於省中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豈人臣所宜泥愧為之少

集覽

榜吏榜與榜通音浦唐反答擊也齊威嚴注見太宗貞觀三年

質實

柳渾襄陽宜城

人最之族孫

二月遣右庶子崔澣使吐蕃○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韓

渥卒

澣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入常有故人子謁之澣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

質實

鎮海節度注見憲宗元和二年杭州

書法

節度兼宰相多矣未有卒書兼職者此書平章事何在位也澣於諸鎮為最忠順故其卒也備

之書

發明

唐節鎮帶平章事者多矣未有於其卒而書之者獨韓渥特書于冊所以表其忠勤之績以示

耳勸

以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

上以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柳渥曰志貞儉人不可復用會渥疾不視事詔下用之渥疾間遂乞骸骨不許

集覽

儉人儉說也利口也書立政篇蔡氏傳曰小人而謂之儉人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疾間語子罕

篇病間注少差曰間間如字記文王世子篇旬有二日乃間注間猶瘳也疏云病重時病恒在身無少間空際

病今既損其間有空隙
故云間又見韻會山韻

書法

官為方鎮與諸藩伍亦何以服其心哉終綱目書官
蜀王承休皆議之也

三月以李晟為太尉

初吐蕃尚結贊得益夏州各留兵戍之退屯焉沙羊馬
多死糧運不繼又聞李晟破推沙堡渾瑊馬燧各舉兵
臨之大懼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卑辭厚禮求和於
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
之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鄯洮渭使晟及劉玄佐
等守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上欲從之會滉卒張延
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叶蕃擊
之遂從燧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
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
怨宜留輔朕自擇代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遂以君牙
為鳳翔尹加晟太尉罷鎮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
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儒者事非

德所宜也晟欽容曰司馬失言矣晟任兼將相知朝廷
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哉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

所顧問極言無隱而

性沈密未嘗泄於人

方郡晉改夏州原鄯

洮渭四州皆河湟地

漢光武建武六年高平鄯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
洮注見高祖武德六年渭注見漢後主建興六年南安
河湟二州名注見玄宗開元二

十四年邢君牙瀛州樂壽人

夏五月以渾瑊為會盟使

崔幹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破朱泚未獲賞是
以來耳公欲脩好固所願也然渾瑊侍中信厚聞於異域
請必使之主盟遂遣瑊與盟于清水瑊將二萬餘人赴
盟所尚結贊請盟于土梨樹或言土梨樹多險阻不如
平涼乃許盟于平涼初韓泚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

湟玄佐亦贊成之至是玄佐奏言吐蕃方彊未可與爭
張廷賞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由廷賞

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為用故也

賞

實

清水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平涼按一統志本漢朝那涇陽二縣地屬安定郡東漢省涇陽入朝那

晉因之後魏廢為長城縣地後周復置朝那縣隋改為平涼縣屬平涼郡唐屬原州宋沒於金金於縣置平涼

府元以潘原縣省入國朝因之為平涼府治所仍屬焉侍中官名注見高祖武德七年解體注見漢桓帝延熹二年

年

書法

自屠推沙堡吐蕃遣使求和屢矣不書書以渾

之為

閏月省州縣官

省州縣官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廷賞之謀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

以曹王臯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鄭常大將楊冀謀逐之事泄少誠殺之上以襄鄧扼淮西衝要以臯為節度

使以襄鄧復郵安

實

山南東道節度注見漢獻帝定

隨唐七州隸之

唐七州襄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鄧注見周赧王十四年襄復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六年竟陵鄧注見齊和帝中興元年安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安陸注見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唐注見齊武帝永明五年此

猶屬也

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吐蕃劫盟

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廷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

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為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

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請虜情所以論奏但耻朝

廷為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為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

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加

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得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滅許之土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城等皆不知入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里街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城至其營將卒已遁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变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頓首謝足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或言晟伏兵其間謀因倉猝為變晟伐其竹上遣中使齎詔遺尚結贊不納而還

質實

潘原一統志云唐之縣名屬原

洛口

地名

未詳處所柏泉地名未詳處所社稷注見新莽大鳳元年

書法

與者何自我之辭也然則其受侮也有以取之矣外盟之辭四請盟甲辭也受盟順辭也與盟降辭也來盟抗辭也終綱目書外盟五書與者一而已詳高祖武德七年

發明

春秋隱二年書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唐為魯地此蓋費誓所謂徐戎在魯東郊之境者

魯君與之結盟脩好成禮訟事而無他虞然春秋惡其以中國與夷狄盟故書時書月書日以深謹之夫夷狄無信王者外而不內焉可刑牲歛血要質鬼神與結誓盟况吐蕃在唐尤為桀黠德宗猜忌多疑反乃信其所不當信特命大臣與之結盟故綱目於吐蕃求和請盟之事皆削不書獨書以渾瑊為會盟使於前而繼書渾瑊與吐蕃盟於後所以見是盟乃唐人所欲非出於吐蕃之請其所以致劫盟之辱者皆唐人自取之耳書法若此其惡唐之意為如何哉自古會盟多矣未有屈辱若是之甚者使唐之君臣而有人心則必愧死無地矣雖然後之欲輕信夷狄者其為殷鑒豈不明哉

六月以馬燧為司徒兼侍中

南監綱目卷四十一

廿八

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獲馬燧之姪奔謂曰胡以馬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卒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柰何拘其子孫遣奔與宦官俱文珍等歸上由是惡燧罷其副元帥節度使以為司徒侍中張延賞慙懼謝病范氏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之功社稷是賴而德宗猜忌使憂懼不保朝夕至於諛邪之詭計戎狄之其言則權誠而信之不疑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

集覽 河曲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死牖下幸矣注見高宗總章二年

管實

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以李泌同平章事

必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

與人為讐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怨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為然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瑊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范氏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統相得其職君得其道恭己無為而天下治後世多疑於人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為權在己臣以為政在君國之治亂民之休戚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苟容於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故也如欲稽古以建官必以一相統天下始可以言治矣胡氏曰上古一相專任賢也漢置二人存交脩之意焉唐自武后以來乃有數宰相然亦無救於李林甫楊國忠元載盧杞之專權故以擇人為要不以多負為善也夫聖王之法闕盛衰必欲

綱舉而紀從莫若法古置一相而考慎其人而置左右丞或參知政務各二人分轄六曹守成法督稽滯察姦欺決訟牒有疑事應更革則以告于宰相而宰相者不得親細故署文案專與人主講道勸義廣求賢材列于庶職下酌民言旁通幽隱如此則上下詳畧之任各得其宜而治道成矣

質實

集覽

考慎其人詩桑柔篇考慎軍旅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一旅

以李自良為河東節度使

自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使鎮太原自良固辭曰臣事燧久不欲代之上曰卿於馬燧存軍中事分誠為得體然北門之任非卿**集覽**存軍中事分扶問反謂李自良不可卒以授之謂河東為國**質實**李自良兗州泗水人河東節度注見家之北門齊明帝建武二年并州

復所省州縣官

必請復所減州縣官上曰置吏以為人也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而吏貪更增可乎對曰今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故吏不得不增且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為未當也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負官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閣者不除府官上皆從之

秋七月以李昇為詹事

初張延賞與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衛士多亡叔明之子昇及郭曙令狐建等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為盟更韞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為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延賞知昇私出入御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使李泌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其延賞乎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為上言二人之隙且言昇承恩顧延賞無以中傷而郤主乃太子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必因請罷昇宿衛以速嫌從之

集覽

詹事東宮官之尊者位在長秋之上掌統三寺十

縣東南却城是也中傷賀寶駱谷注見漢後主延熙七

四年郃國城名按一統志有二俱在兗州府城武縣東

南北郃即周文王廢子所封春秋時所謂取郃大鼎于

宋是也南郃即春秋時宋邑漢置南郃縣今省之大長

以韓潭為夏綏銀節度使

吐蕃之成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尚結贊遣

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於是割

振武之綏銀二州以潭為節度使帥神策賀寶振武軍

憲宗元和七年綏銀二州綏注見周顯王三十五年彫

以元友直為諸道句勘兩稅錢帛使

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

鎮州縣聚歛推率以為軍資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赦

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

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敢有淪沒者罪

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寬

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所得必多而速急則競為蔽匿

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以濟今日之急而皆入

於姦吏所得必少而遲矣上曰善乃以友直充使集

覽句勘句稽也勘檢校也注見建中元年句檢權率

使留州應平聲當也留使留州此唐舊法當然賀寶鎮

停西域使者廩給分隸神策軍

初河隴既沒於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

歸路阻絕皆仰給於度支李泌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

宅安居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皆詣政府訴之必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乎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沙皆分隸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五十萬緡

質實

河隴二州名注見漢哀帝元壽二年回紇西羌種名注

初元年
見大宗貞
觀元年

募戍卒屯田京西

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一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飢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亟減戍卒歸之如何對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上問其計泌曰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絲

因党項以市之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掾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沃土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糴價必賤名為增之而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且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皆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戍卒五年而代今既因田致富必不思歸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續食遣之不過數畝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訖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知上素恨回訖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集覽

原蘭二州名

質實

原蘭二州名原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高平蘭注見太宗貞觀十八年左藏庫名注見代宗大曆十四年党項

西羌種名注見陳後主至德四年

張延賞卒

發明

德宗宰相書卒者僅四人崔祐甫李泌書爵延賞趙景不書爵景不足道也若延賞者亦有說

乎夫宰相代天理物當以平心處之故伊尹謂之阿衡而周官冢宰職均四海皆公平無私之意今延賞私憾李晟乃結盟吐蕃以傾之誤國殄民君臣俱辱德宗苟能案罪行辟則延賞豈容但已况其相業無聞如惡柳渾言事及譖李昇幾至動搖東宮之類此皆小人所為故綱目於其卒也削去其官以示貶耳若生而幸免死又無譏則何以為筆削之權衡哉

○八月朔日食**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柳渾罷為左散騎常

侍

初渾與張延賞議事數異同延賞使人謂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久矣渾曰為吾謝張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由是交惡上好文雅溫藉而渾質直無威儀時發俚語上不悅罷之

集覽

溫藉溫藉積也蘇鵬演

義曰溫藉者有雅量之稱蓄積美積之謂溫與溫藉通漢書薛廣德溫雅有醞藉注風采溫粹如醞釀有薦藉也又第五倫少蘊藉注蘊藉猶言度量寬博也

幽部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南

公主肅宗女也適蕭升女為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昇等數人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切責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柰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臣未得知得款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柰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為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

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觀茲事且其時先帝常
懷危懼臣臨辭日因誦黃臺成辭肅宗乃悔而泣上意
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謀
反事覺太宗使其舅與朝臣數十人鞠之狀顯白然
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
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且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寬
則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寃其端緒必釋然知太
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并廢舒
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
於武惠妃譜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寃憤乃百代所當
戒此又可法乎且太子瑛少陽院未嘗接外人預外事
安得有異謀彼諸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
裴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為累乎幸賴陛
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無使揚素許敬宗李林甫
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
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
任宰相之重曰海之內一物失所本歸於臣况坐視太
子寃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
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

欲樹功於舒王太子為矣上曰具曉卿意必歸語子弟
曰累汝曹矣太子遣人謝必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
藥如何必曰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必身不存
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必流涕曰非
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
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必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
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諭不許范氏曰李
必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
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必以為天子以四海為家
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為已任其知相之職業哉
覽 厭禱厭益涉反穰禍曰厭求福曰禱建寧之事建寧
王肅宗子名俊李輔國譖之賜死黃臺瓜辭注見肅
宗至德二載承乾太宗太子之名後廢為庶人手書如
晉愍懷晉惠帝太子名適賈后謀欲廢之賜酒逼飲醉
迷以紙筆使書不軌之辭后以呈帝免為庶人後追謚
愍懷裴甲如太子瑛裴甲貫甲於衣之內也玄宗之太
子名瑛妻母為累妻母部**正誤**裴甲如太子瑛今按唐
國大長公主也累玷辱也玄宗時駙馬都尉楊洄
構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與妃兄薛鏞有異謀武惠妃
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戒以兵入太子從

集

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
言遽召宰相李林甫議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預帝
意次乃召廢為庶人
尋遇害天下冤之
質實 嶺南道名注見秦始皇三十
梁簡文帝太寶元年王名誼德宗之姪從容注見秦二
世三年延英殿一統志云在西安府治東北五里唐東
內宣政殿次東乃宰相啓事之所相對有思政殿憲宗
朝李絳盛夏對延英殿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欲與卿
講天下事方甚樂也奈何欲去即此楊素隋文帝時謀
廢太子廣許敬宗高宗時謀廢太子忠李林甫玄宗時
謀廢太子
子瑛

九月吐蕃寇隴州

吐蕃帥羌渾之衆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虜大
掠驅丁壯萬餘口而去未幾復至隴州州兵擊却之

質實 吐蕃西羌屬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羌渾西羌種
名注見代宗大曆九年隴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六

年

回紇求和親許之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
馬李泌言於上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上問之對
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為社稷計臣乃敢言
上曰何故泌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
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
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
敢早言然今日之計回紇為先三國差緩且陛下所以
不可豈非以陝州之耻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
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泌曰善少華者乃牟羽可汗後
復入寇為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又
何怨邪是後凡十五對反復論之上終不許泌乃乞骸
骨上曰朕不憚屈已但不能負少華輩耳泌曰以臣視
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葉
護將兵助國肅宗止令臣宴勞之亦不許至其營及大
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蓋戎狄豺狼不得不過為之防
耳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
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
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且香積之捷葉護欲掠長安先

帝親拜於馬前以止之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
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
况羊羽身為可汗舉國赴難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
若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
二事觀之則屈已為是乎不屈已為是乎上謂李晟馬
遂曰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自蒼少理卿以為如何皆
對曰誠如泌言泌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
可怨耳回紇再復京城今可汗又殺羊羽復有何罪吐
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蒙
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讐為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為
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狄之笑乎對曰
臣請以書與之約為臣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
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
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
昔之心矣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聽命上大
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
何力焉上因問招雲南大食天竺之計對曰回紇和則
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雲南苦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
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疆與天竺皆慕中國
代與吐蕃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其使者歸許以

公主

妻之

集覽

葉護將兵助國葉失涉及葉護懷仁可汗之子
長子也香積之捷肅宗至德二載收復西京廣平王與

葉護約為兄弟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此灑水之東

廣平王名倣即代宗印馬杜甫瘦馬行細看六印帶官

字注王洙曰唐令諸掌牧馬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

辰印印右髀以監名依左右廂印印尾側至二歲起春

量彊弱漸以飛字印印左廂印印細馬俱以龍形印印

項左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印配諸軍

及充傳遞驛者以出字印印並印右頰

謂和市之馬也胡三省註亦誤作印馬回紇有功於唐

自乾元以來歲以馬來求和市每馬易四十緡動至數
萬匹董晉使回紇回紇言唐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
賄不足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不既多乎
此所謂質實
天竺西城國名注見漢武帝元狩元
年身毒陝州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
發明吐蕃求和則不書者惡中國納侮而諱之也回
惡回紇而不與其和親賴李泌委曲調護卒成和
戎之利故綱目亦喜而予之此固書法之意也

吐蕃陷連雲堡

涇西恃連雲為斥堠連雲既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為虜境樵采路絕常苦乏食

集覽

斥堠注見漢武帝元

冬十月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

書法

蠻夷之役不書吐蕃城耳何以書惜之也曷為惜之城原州元載計也揚炎繼行反以胎朱泚之禍則炎之急也卒使吐蕃城而屯之於是載之計未可厚非矣綱目一書再書所以深致惜之之意也是故吐蕃城故原州書是年吐蕃作烏蘭橋書憲宗元和八年答中國之失計也

李軟奴等作亂伏誅

妖僧李軟奴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其黨告之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李晟聞之驚仆曰晟族滅矣李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羅謗毀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

所引必多聞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上從之欽緒遊瑒之子也亡抵邠州械送京師與軟奴等皆腰斬而朝臣

無連**質實**韓欽緒及者靈武人

十二月韓遊瑒入朝

遊瑒以欽緒誅委軍入謝上遣使止之至是入朝軍中以為必不返餞送其薄遊瑒見上盛陳築豐義城可以制吐蕃上悅遣還鎮軍中憂懼者衆遊瑒忌都虞候范希朝得衆心將殺之希朝奔鳳翔上召寘神策軍遊瑒帥衆築豐義城二版而潰**質實**豐義城按一統志本漢之彭陽縣地置雲州隋廢唐復改置豐義縣宋改曰彭陽後廢之故城在平涼府鎮原縣東北八十二里范希朝虞鄉人鳳翔府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

大稔詔和糴粟麥

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手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

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魯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上命復其家司馬公曰甚矣德宗之難寤也既聞光奇之言則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殘民增賦盜匪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敦誠信辨忠邪恤困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安得人人自言

集覽 復其家復方目反於天子而戶復其徭役乎

梁孝王廢格詔書史記淮南王安傳廢格明詔按如淳注

書法 自開元二十五年始書和糴至是而和糴之害滋甚上書大稔下書和糴非志喜之辭矣哉麥而給什一之稅行冬大稔而和糴之令下民亦何樂於歲豐哉書傷之也綱目書大稔四梁辛酉年唐高宗永徽五年是年憲宗元和六年惟此非喜書

發明 前年書大旱今年書大稔則見其荒歉之餘幸得一稔也方書大稔即書和糴則見素乏之儲蓄

取具臨時也夫國無三年之蓄曰急無一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德宗好聚歛貨財而國無儲蓄方幸一稔遽已和糴故綱目書而譏之亦以為有國者之戒也

四年春正月以劉昌為涇原節度使李元諒為隴右節度使

昌元諒皆帥卒力田數年軍食充羨涇隴稍安

質實 涇隴二州名涇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安定隴注見漢靈帝中平二年河隴

二月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

先是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降敕折稅不使姦吏因緣誅剝上從之及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

而不敢言司馬公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乃或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然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塔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必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書法

前書句勘兩稅錢帛未嘗問及稅外也於是運矣既不能推以予民而又輸之大盈以供私用鄭侯格君之事業於是亦少愧哉書曰輸大盈庫深譏之也非是秋尋罷則歲輸百萬害當何如矣

發明

李泌相業多有可觀獨輸錢大盈不滿人意夫亦由德宗政事多僻必皆一爭辯故至是有不能盡言者夫宰相時來則為之李泌非有心於富貴者肅代兩朝皆當相而不相况近因東官之事力乞骸骨使其因此而去要為不失其職今乃隱忍於此此君子所以為之惜也况既有常稅則稅外安得復有錢帛而又輸之大盈則其失愈益甚矣然綱目書此

於泌若無所譏者是亦君為元首之義非德宗之陋則無是也其旨微矣

詔葺白起廟贈兵部尚書

咸陽人或上言見白起云請為國家扞禦西陲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上以為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且立廟祈禱將長巫風今杜郵有舊祠請詔葺之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起列國之將贈**集覽**杜郵注見漢三公太重贈兵部尚書可也上從之**集覽**靈帝中平元年**質實**咸陽縣名注見周顯王十九年白起郿人善用兵秦昭王用為左庶長戰勝攻取凡七十餘城

後封武安君

書法

置太公廟不書詔此其書詔何譏非事也白起之世祀壽矣而以荒誕之說葺廟而褒贈之書

發明

置太公廟君子猶譏之况白起專以殺人為功者乎而又贈以常伯之官則謬益甚矣直筆書

之其失
自見

夏四月更命殿前射生曰神威軍

左右羽林龍武神武
神策神威凡十軍

雲南遣使入見

質實

雲南南夷國名注見
漢武帝元狩元年滇

○吐蕃寇涇邠

寧慶鄜州

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
人質其妻子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無敢與戰者
吐蕃大掠而去

六月徵陽城為諫議大夫

城夏縣人以學行著聞
隱居柳谷李泌薦之

集覽

夏縣注見高祖武德二年
柳谷即柳谷口在張掖郡

質實

柳谷未詳處所按一統志陽城定州北平人隱居
中條山蓋中條山在平陽府蒲州東南一十五里

此山跨平陸芮城安
邑夏縣解州之境

發明

陽城何以不書處士城以學行著聞既
曰著聞則非終隱者矣是以書法如此

秋七月以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

韓遊瓌以病求歸詔以張獻甫代之未至遊瓌輕騎歸
朝成卒裴滿等憚獻甫之嚴帥衆作亂奏請范希朝為
節度使都虞候楊朝晟勸兵斬之而迎獻甫上聞軍衆
欲得希朝將授之希朝辭曰臣畏遊瓌之禍而來今往
代之非所以防窺覷安反也上
喜之擢為寧州刺史以副獻甫

質實

窺覷注見太宗
貞觀十年反反

注見肅宗
寶應元年

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

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輸百
餘萬緡解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乃詔已
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
以後悉免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質實

京師注見
周顯王二

年十五

發明

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此固古今之通患也前書以元友直為諸道校勘兩稅錢帛使初未嘗有稅外之文考之分注及前史亦皆無之今友直乃校勘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至於民不堪命是豈非姦吏並緣之弊乎夫明使之檢校兩稅而遂及於稅外萬一使之督責稅外則其弊又將如何哉德宗寤而罷之直書于冊雖曰幸之蓋亦傷之也

冬十月回紇來迎公主仍請改號回鶻

回紇可汗遣其妹及大臣妻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為兄弟今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為患子當為父除之仍請改為

書法

莫詳焉是故求和親書來迎公主書以咸安公

主歸之書

吐蕃寇西川韋臯遣兵拒擊破之

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瀘北韋臯乃為書遣雲南王叙其歸化之誠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屯會川以塞其趣蜀之路雲南怒歸唐之志益堅而吐蕃兵勢始弱矣臯遣兵拒擊破之於清溪關外

集覽

書遺遺唯季反

質實

瀘北瀘水之北注見漢後

主建興五年會川一統志云本漢越嵩郡會無縣地晉宋因之齊屬獫狁郡後周屬亮善郡隋屬雋州唐徙邛都於此名曰會川縣南詔置會川都督府又號清寧郡宋時屬大理為會川府元置會川路治武安州隸羅羅斯宣慰司國朝初復立會川府領武安永昌麻龍等州隸四川布政司後改置守禦千戶所隸建昌衛永樂初改為會川衛軍民指揮使司隸四川行都指揮使司清溪關在黎州安撫司城南九十里大渡河外唐韋臯鑿之以通群蠻號曰南道為重鎮即此

十一月冊回鶻長壽天親可汗以咸安公主歸之

質實

汗可

夷狄君長之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以張建封為徐
威安郡名注見肅宗上元二年蓬州

泗濠節度使

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地
屬徐州鄰於李納若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則失
江淮矣請徙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則濳青揚
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上從之建封為政寬厚而有
綱紀不貸人以法
質實 淮水名注見漢景帝三年汴水
橋注見建中二年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濠
泗二州名濠注見宋孝武大明五年北徐泗注見昭宗
景福二年綱紀注見宋文帝元嘉元
年濳青軍名注見代宗大曆十年

橫海節度使程日華卒質實

橫海節度注見憲
宗元和十三年
子懷直自
知留後

五年春二月以程懷直為滄州觀察使

懷直請分景城弓高為景州請除刺史上喜
曰三十年無此事矣以徐仲為景州刺史
志河間有弓高縣漢功臣年表弓高在營陵正義
曰屬滄州按今景州東光縣有弓高店疑即此
景城 一統志云漢之縣名屬渤海郡東漢省後魏徙咸
平縣治此隋改曰景城屬瀛州唐屬滄州宋省之故城
在河間府獻縣界弓高漢之縣名晉廢隋復置屬平原
郡唐為景州治所後省之漢封韓頰當為侯國崔浩曰
韓增為龍領侯城有龍領村即此故城在河間府景州
東北四十二里滄州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景州注見
高祖武
德九年

以董晉資參同平章事

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
得其人耳因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
人言杞姦邪朕殊不亮泌曰此乃杞之所為姦邪也
儻陛下竟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
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
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

意以朕為不足與言以是交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
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也必曰天命
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
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
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
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
曰惟知則異於彼朕言當知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
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
朕中懷已久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
也范氏曰易曰窮理盡性至於命自君臣而言之為
君尽君道為臣尽臣道此窮理也窮理則性不窮則
至於命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者人事也人事
極矣而後可以言命故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立巖牆
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也非天之所為也順其道而死
者天之所為非人之所取也故曰命若夫建中之亂有
以取之乎無以取之乎若無以取之則不窮兵不暴斂
不相廬祀而致亂乃可謂命也若有以取之而曰命豈
異於紂乎夫為人君不知相之姦邪不省己之闕失而
師之術者之言以為命且其德之不建政之不脩也李
泌之論不亦正乎○既而泌薦實參通敏可兼度支鹽

鐵董晉方正可屬門下上皆以為不可泌疾甚復薦二
人上遂相之參為人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
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為辭實專大政多引親
黨置要地使為耳目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為人重慎所
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
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胡氏曰
李蔚侯知慮過人而以實董自代豈固擇不如已者以
自顯乎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計焯焯著見孰居
陸贄之先舍贄而引參何也晉在位五年君德國政猶
前日耳其言以天下安危視宰相賢否則是以謀議
於君前為不足道則非謀議固安危之本也苟一無所
謀議安知所行者何事邪是直大言以蓋其循默充位
之咎

實實

董晉虞鄉人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李泌卒

實實

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

年十五

必有謀畧而好談神
僊詭誕故為世所輕

冬十月韋臯遣將擊吐蕃復雋州

質實

雋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越雋

○十二月回鶻天親可汗死遣使立其子為忠貞可汗

吐蕃寇北庭回鶻救之

北庭地近回鶻又有沙陁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回鶻數侵掠之至是吐蕃攻北庭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

救**集覽**沙陁注見高宗永徽三年朱邪

六年冬十月回鶻忠貞可汗為其下所殺

考異

據開成四年彰信可

汗書執則此當書回鶻弒忠貞可汗

回鶻忠貞可汗之弟殺忠貞而自立國人殺之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為可汗遣其臣梅錄來告喪且求冊命先

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畧先據高坐梅錄俯樓前哭景畧撫之曰可汗棄代助

爾哀慕自是回鶻使至皆**集覽**梅錄即達北特拜景畧於庭威名聞塞外**質實**州豐

注見漢宣帝甘露二年五原塞

吐蕃陷安西

頡干迦斯與吐蕃戰不利北庭沙陁皆降於吐蕃安西由是遂絕莫知存亡而西州猶為唐固守

質實

安西鎮名注見建中二年西州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

七年春二月遣使立回鶻奉誠可汗○詔六軍與百姓訟

者府縣毋得笞辱

初上還長安以神策等軍有衛從之勞皆賜名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以宦官領之撫恤優厚禁軍恃恩驕

搆陵忽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朝笞一人夕貶萬里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不能制至是

又詔軍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牒本軍大事奏聞陵忽府縣者禁身以聞毋得笞辱

質實

市井

注見晉孝武孝建元年

辛未

庚午

書法

直書其事而
貶意自見矣

發明

自兵民既分兵以衛民而民以養兵二者固不
可以相無也若以兵為夫子之兵則民獨非天

子之民乎德宗優恤六軍縱其侵奪百姓獨不念民
為邦本凡六軍之須皆取之於民民苟不安其生則
軍亦何以為養况訟者所以分別曲直若獨咎百姓
而不許及六軍則固不必分辯而百姓已受屈矣尚
何訟之有哉直書于冊則德宗頌僻之政其繆
矣無識昭然自見於書法之間矣可勝歎哉

義武節度使張孝忠卒以其子昇雲為留後

質實

義烏節
度注見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秋八月以陸贄為兵部侍郎解內職

實參惡之也胡氏曰陸贄自李泌相後不復諫說豈帝
訪問之遺歟以愚度之正謂長源周旋三帝間已為後
進嫌有爭能之意耳或問陸贄何如人也曰其孟子所
謂有杜稷臣者歟不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乃天民矣
集覽 長源李泌表字天民 莊子庚桑楚篇有恒者人舍
之入之所舍謂之天民林希逸口義云天民天人之

也言非
常人也

正誤

天民今按胡氏正木孟子有天民者達可
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集覽乃引莊子

何邪

書法

授新官解舊職恒也未有書解其職書解內職
何特筆也帝於是無論思之益矣乃實參為之

也特書惜之是故賜爵未有書罷其職者五王書罷
其政事中宗神龍元年拜官未有書解其職者陸贄
書解內職是
年甚惜之也

吐蕃寇靈州回鶻擊敗之九月遣使來獻俘

質實

靈州注
見太宗

貞觀二十年 梁武帝大通元年

書法

於是再書回鶻敗吐蕃
和戎之利獨此而已矣

○以吳湊為陝虢觀察使

福建觀察使吳湊洽有聲實參以私憾毀之且言其病
風上召至京師知湊之誣由是始惡參以湊為陝虢觀

察使代參

質實

福建按一統志古閩越地漢以揚州部

唐初隸江南道復隸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大曆中始

置福建觀察使治福州宋置福建路安撫使以福州守

臣兼領元置福建寺處行中書省于泉州尋徙福州置

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及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

司于福州國朝初置福建寺處承宣布政使司領福

州泉州興化建寧延平汀州邵武漳州八府云陝號二

州名注見貞元元年

申正

八年春二月宣武節度使劉玄佐卒

玄佐有威畧每李納使至玄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
先為之備納憚之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
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
失臣節及卒將佐匿之稱疾請代上遣使問以吳湊為
代可乎監軍孟介行軍司馬吳瑗皆以為便然後除之
奏行至泚水玄佐之部將死軍中請備儀仗瑗不許又
令留器用俟新使將士怒擁玄佐之子士寧為留後却
孟介以請於朝上問宰相竇參曰不許則泚人將合於

李納矣上

集覽

泚水注見漢

質實

宣武節度注見周顯

馬官名注見陳宣

夏四月賜諫議大夫吳通玄死貶竇參為柳州別駕

竇參陰狡而後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
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上頗聞之申恐陸贄
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玄作謗書
質實 柳州注見中
以傾贄上察知之貶參賜通玄死
質實 宗嗣聖元年
吳通玄海州人通微之兄

發明

通玄之死罪當死也此亦可謂之殺諫臣乎曰

非也通玄附會時宰之子謀陷忠賢則失諫臣

之職矣然則何以書官曰書其官所以貶之也通玄

身為諫議乃朋比姦邪故書官以重其罪使之有愧
於是官耳然則何以知之以其書賜死而知之也使
其以諫死職則當以殺書之矣故曰通玄之死罪當
也死

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奉皆有清故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曰國朝之制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旨受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書聞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御使寺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倖臣專朝廢公奉行私惠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今臣所奏宣行以來總奉十數議其資望不愧於行考其行能未聞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覈其虛實謬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若不出主名不加辯詰使枉直何貫則人何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諸多士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奉為私薦情故必多且今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甚矣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其

人無易於此夫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不次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誦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然則天奉用之法雖傷易而得人而陛下慎簡之規則太精而失士矣上竟追前詔不行胡氏曰陸相所請簡而易用要而易守德宗既已聽之又沮於諛言贄雖再三辯理終不見聽是宰相不得行其職也官守者不得其職尚當求去况宰相乎○既而嶺南奏近日海舶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收市乞命使與俱上欲從之贄曰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緩之斯未擾之則去廣州素為衆舶所湊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攜失所曾不內訟更蕩上心况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集覽**選曹選去聲猶漢之**質實**殿最中使以輕外使乎漢宣帝地節四年安南都護府名注見宣宗太中二年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廣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二年海

平盧節度使李納卒

質實平盧節度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

軍中推其子
師古知留後

秋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

陸贄請以李異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恐傷聖鑒上不從胡氏曰德宗與邪而棄正惡直而喜諛好佞而悅欺多疑而與誕裴延齡兼是四惡故得行其說惜乎陸贄論之不詳去之不力也猶是則始陰日進陽道將剥不可遏隱論之詳去之力猶不行馬奉身而退可也而贄集覽始陰日進易姤女壯勿猶隱忍以居位再失之矣集覽用取女程氏傳曰一陰始生於下漸長而盛陰盛則陽衰矣始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長而不可取陽道將剥易剥不利有攸往程氏傳曰卦五陰而一陽之時衆小人剥喪君子故君子不群陰長盛消剥一陽之時衆小人剥喪君子故君子不晦迹以免小人之害

天下四十餘州大水

溺死者三萬餘人

八月遣使宣撫諸道

陸贄以大水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且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之用乎上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也贄曰陛下息師舍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晉讐敵穆公猶救其饑而况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乃遣中書舍人奚陟等宣撫諸道胡氏曰自漢初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凡尚詐謀爭功利者率用之終亦自蹈其患則未有知及其失如陸相之言者嗟乎無我負人推而大也忠恕之道也寧人負我守而固也知命之事也敬輿之學其真洙泗之徒歟

質實

渠魁注見代宗廣德元年渠帥敬輿陸贄表字
秦晉讐敵穆公猶救其飢事詳左傳僖十三年

書法

無太宗之世水四十餘州矣不書大此其書大何無不大也延齡大用小人陰盛矣終綱目書

大水六十三詳漢文帝元年連州郡者十有一詳宋
孝武孝建二年無大於四十餘州者矣水書四十餘
州二太宗貞觀七年是年水患書
救災之政七詳漢武帝元狩三年

發明 可謂得救災之意矣是時陸贄當國故其所行
如此德宗猶以恐生姦欺為言向非贄委曲開諭帝
亦未必能從然則欲考相臣之事業者當以其時所
行之事觀之則得矣

韋臯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質實 維州注見代宗 〇九月

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

陸贄言於上曰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歛乖宜故也
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
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
從申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
寡之勢不敵然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者彼之號令由
我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弁而我之部分離析

故也此所謂措置失當者也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
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
為纖嗇不時歛藏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
以俟公私之乏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空申簿
帳偽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
此所謂蓄歛乖宜者也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
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以為國之
大事不計費損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以為不若畿
內和糴為易臣以為兩家之語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
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
而財不足則緩食而畜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
積江淮水潦米貴加倍開輔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
宜減價以糴而無米而運彼所之益此所餘可謂習聞
見而不達時宜矣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
橋餽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糶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
其一餞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每年江
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留七十萬斛而以四
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
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
十萬斛至河陰而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

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半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糶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餽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糶米以補渭橋之闕數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糶之價其江淮米錢餽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絕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行其策邊備浸充

集覽 餽直漢貨殖傳宛孔氏其盈也言所獲盈餘多於細者也貨泉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行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景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布民間

關輔 注見代宗大曆六年委積注見宋主元徽二年

管實 注見漢高后八年渭橋河陰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平陰太原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京兆郡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

冬十一月朔日食○貶姜公輔為吉州別駕

管實 吉州注見晉安

帝元興元年

姜公輔久不遷官請陸贄求遷贄密語之曰聞實相奏擬上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為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為對上怒貶公輔遣中使責參胡氏曰公輔之眷眷於遷秩陋矣至於黃冠之請躁動雙

知道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雖欲不能自免也

集覽 實相謂實參也姜公輔姓名也輔音戶

涉反失氣言也

十二月以柏良器為右領軍

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販鬻者監軍實文場惡之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矣

實 左遷注見憲宗元和八年

九年春正月初稅茶

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又奏稅錢別貯俟有水旱代民田稅

酉癸

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滂又奏姦人
銷錢為銀器以求贏請悉禁銅器銅山聽人開采無得
私賣胡氏曰天地生物凡以養人取之不可悉也張滂
稅茶則悉矣夫弛山澤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
聽商旅貿遷而薄其征息盜奪止獄訟佐
國用其利亦大矣張滂王涯宣足效哉

書法

書初何謹始也自帝有此書至文宗書增茶稅
四年而作備書民之事層見疊出綱目於是三志其
始焉是故作兩稅法書始建中元年行間架陌錢書
初建中四年立稅茶法書初
是年皆罪其始為民害也

發明

凡良法美意行於盛帝明正之世者後世皆廢
不卒至於刻剝斂之政出於暴君汙吏之手
者後世則踵而行之又從而增益推廣之如鹽鐵權
酷之類是也稅茶之法前此未有德宗始創而行之
自此遂為不可易之法書初稅茶蓋亦志作備之端
謹其始耳嗚呼民生口腹之物自是悉出於官矣

二月以張昇雲為義武節度使賜名茂昭

管實

義武節度
注見周威

烈王二十
三年中山

書法

書賜名何美也曷為美之茂昭四請除代曰吾
不欲子孫染於汙俗可謂不負國矣綱目賜名
不書甚美書甚惡書終綱目書賜名五揚國忠李
正己張茂昭田弘正朱全忠惟茂昭弘正以美書

○城鹽州

初鹽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鄣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鄜
坊詔發兵城鹽州又詔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
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節度使

集覽

保鄣注見
周威烈王

二十三年鄜坊二州名俱在陝西鄜音敷本漢馮翊屬
縣隋置鄜城郡唐置鄜州坊本漢馮翊地周於今州界
置馬坊唐靈武郡名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靈州
立坊州

質實

鄜坊二州名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靈州

道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郡劔南道名注見
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

年月

三月貶竇參為驩州司馬尋賜死

初竇參惡李異出為常州刺史及參貶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綰五十四匹異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為辭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遽加重辟駭動不細乃更貶參驩州司馬又命理其親黨贄曰罪有首從法有重輕參既蒙宥親黨亦應未減上從之既又欲籍其家贄曰在法及逆者盡沒其財賊汚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若簿錄其家恐以財傷義時宦官恨參尤深謗毀不已竟賜死於路竇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胡氏曰世傳陸敬輿有憾於竇參齊而殺之其說甚恠此以小人腹度君子之心者也以其言觀之有是邪孔子有言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德報怨以直報怨贄於參非以德報怨也何以直行事耳使參有死罪贄佐天子用刑賞稱物平施可也貪不報之名取志怨之美

集覽

應未減應平聲當宜死而生之又安得為直乎

韻會末字下注戒也引唐書宋璟傳末宥輕繫稱物平施緝入證反施始歧反漢律歷志權者解物平施知輕

重也易謙卦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伊川質實州

傳曰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

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昆陵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暖昧不明貌藩鎮注見肅宗上元二年驩州

夏五月以趙憬為門下侍郎與賈耽盧邁同平章事

先是上使人諭陸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晉卿往年攝政嘗有不臣之言

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鞭靴

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曰昨臣所奏惟憬得聞陛下以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

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古者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惟恐衆之不觀事之不彰是以君上

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凡是諸許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

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逆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理意實矯誣

通鑑綱目卷四十七

揚善售姦莫斯為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
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監臨受賄盈尺有刑
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
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
自窒于心已與交私豈能中絕其意乎至是

德爽反疑贊排已置之門下由是與贊有隙

勞天下傷不吝之明傷損也書仲虺之誥改過不吝注
成湯有過則正誤

改無所吝惜今按唐律諸監臨之官受所監臨財物者
是盈尺有刑

一尺答四十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
不枉法者一

尺杖九十

韋臯遣兵攻吐蕃按五十柵○董晉罷○雲南王異牟尋

遣使上表

吐蕃雲南日益相猜韋臯復遣雲南王書欲與共襲吐
蕃驅之雪嶺之外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

未同一家至是異牟尋遣何詰臯上表請棄吐蕃歸唐

臯遣其使者詣長安上賜異牟尋詔令臯遣使慰撫之

胡氏曰鄴侯思扞吐蕃故力勸德宗與回紇和親而招

雲南大食天竺以分吐蕃之勢此後吐蕃稀為邊患然

唐室之禍乃卒起於雲南以此知中國當以自治為強

於非我族類者盡郊圻固封守來則不拒不來不疆然

後不召患於

藩籬之外矣

起土界也守音始究反備也謂但當規畫郊圻與畿通封

聖固封疆之守備耳書畢命篇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

秋七月詔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

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乃奏請

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

之易

發明

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昔人嘗有是言矣是時如賈耽趙憬盧邁皆無足言獨陸贄才德俱優使德宗果欲經綸庶務則一贄足任其責必若用贄而參以群庸是猶以騏驥與駑駘並駕耳贄於此時已宜遠引何待賤逐而後去哉書詔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尚可以得行其志乎此君子所以不為德宗惜而為陸贄惜也

置欠負耗贖染練庫

戶部侍郎裴延齡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杖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馬使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奏曰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已功縣官市物再給其直以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未明行賞罰今眾口

誼於朝市豈皆為朋黨邪上不從

集覽

抽貫錢即除陌錢之法也注見建中四年留其二十有三醜正

流言謂醜害正直者流言以謗毀之也左傳昭二十八年惡直醜正

質實

左藏注見代宗大曆十四年咸

顯王十九年

書法

德宗嘗書置瓊林大盈庫矣於是再書議也延齡之欺甚矣

發明

欠負皆貧人無可償耗贖則抽貫錢給用旋盡染練皆左藏正物以之置庫果何謂哉裴延齡之姦欺自非德宗愚蔽孰從而信之故書置欠負等庫若德宗之自置然者澄源正本之論也

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卒

考異

此誤考證去

忠武二字分註謚忠武

胡氏曰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閑處七年而死向使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數哉

冬十二月宣武軍亂逐其節度使劉士寧

劉士寧淫亂殘忍軍中苦之兵馬使李萬榮得衆心會士寧出畋數日不返萬榮召親兵許之曰敕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衆皆聽命乃分兵閉城士寧逃歸京師陸贄請選朝臣宣勞徐察事情此安危疆弱之幾不可不審上欲令萬榮知留後贄復奏曰萬榮鄙躁殊異純良得志驕盈不悖則敗况苟邀不順苟允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且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但選能臣命為節度獎萬榮而別加寵任褒將士而厚賜資裝揆其大情理必寧息上不從范氏曰以下犯上以臣逐君此為國者所深惡聖王之法必誅而無赦者也不惟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豈得不偏天子乎禮曰政不正則君位危為國者必嚴上下之等明少長之序使不相陵越者蓋君欲自安也唐之人主壞法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為天下乎

實

宣武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

實

書法

綱目之法逐殺主帥而就代之則書其主名於書主名何罪士寧也士寧淫虐以失衆心綱目畧逐者所以示懲也然則逐其主帥就以為代柰何而不書綱目至是不一書矣以為是唐世之故常不足復深識之也貞元十一年程懷信逐懷直義同

十年春正月劍南西山羌蠻來降○雲南擊吐蕃大破之

遣使來獻捷

戊甲

韋臯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詣雲南佐時至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異牟尋令佐時衣牂牁服而入佐時曰我大唐使者宜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失色獻款受詔佐時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其所立之號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先是吐蕃徵兵於雲南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襲擊吐蕃大破之取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遣使獻捷

集覽

詳牂牁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

實

武元南詔南夷國

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六年點蒼山神祠按一統志在大理府城西北點蒼山中峯下按點蒼山高千餘仞有峯十九蒼翠如玉盤豆三百餘里山頂有高河泉深不可測又有瀑布諸泉流注為錦浪等十八川蒙氏封為中岳國朝初沐英征大理出點蒼後立旗幟以亂之遂克其城即此山也

二月以劉濼為秦州刺史

初劉忬卒劉濟在莫州其母弟濼以父命召濟而以軍府授之濟以濼為瀛州刺史許他日代已既而濟用其子為副大使濼怨之擅通表朝廷遣兵防秋濟怒擊濼破之濼遂將所部詣京師號令嚴整在道無一人敢取人雞大者上嘉之以為秦州刺史軍中不擊

質覽

莫州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劉濼幽州昌平人秦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瀛州注見漢帝玄

更始二年河間擊拊注見陳高祖永定二年

以李復為義成節度使

復辟盧坦為判官監軍薛盈珍數侵軍政坦據理以拒之盈珍常曰盧侍御所言公我固不違也

義成節度注見懿宗咸通十年

夏六月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卒

李抱真卒其子緘祕不發喪詐為抱真表求以職事授已都虞候王延貴素以義勇聞上知抱真已卒遣中使第五守進往觀變且以軍事委延貴守進至謂緘曰朝廷已知相公捐館令王延貴權知軍事侍御宜發喪行服緘愕然出謂諸將曰朝廷不許緘掌事諸君意如何衆莫對緘乃發喪守進召延貴宣口詔令視事趣緘赴東都尋以延貴為節度使賜名虔休

集覽

昭義即澤潞藩鎮也自李抱真始有州五日并汾晉澤潞

實

昭義節度注見周赧王五十三上黨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捐館注見代宗永泰元年東都注見

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遣使立異牟尋為南詔王

雲南王遣其弟獻地圖土宜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
南詔詔以表茲為冊使賜以銀窠金印異年尋北而跪
受冊印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器物指老笛工歌女
曰皇帝所賜龜茲樂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詔當深恩祖
考子子孫孫盡忠於唐異年
集覽 冊使注見高祖武德
二年龜茲樂龜茲注
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

冬十二月陸贄罷為太子賓客

陸贄為相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
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夫關
中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或利玉師之敗
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搖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
亦有損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
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
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志身效節者獲
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憤軍蹙國者不懷
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可謂課責虧度矣虜
每入寇將帥虛張威勢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

重增供億之弊有司所入半以事邊閭井日耗徵求日
繁可謂財匱於兵衆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
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自頃分割朔方列為三使
其餘鎮軍數且四十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可
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為
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今窮邊長鎮之
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而常有凍餒之色關東
戍卒怯於應敵而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
遙隸神策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可謂怨生於
不均矣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戎虜馳突迅如
風颺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
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
將帥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
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臣謂宜罷諸道防秋令
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藩漢子弟多開屯田官
為收糴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
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
便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
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
成如是則戎狄咸懷疆場寧謐矣上雖不能盡用心甚

重之范氏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已而成功多疑
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且戎事在邊而人
主自將行兵於千里之外決策於九重之中雖有方叔
召虎之臣不得自便此非敵國之所敗乃人主自敗其
師也○費又以郊赦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尚未霽思乃
為三狀擬進上以所擬超越不從費曰王者待人以誠
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
甄恕以勉其自新行法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
人知復用誰不增脩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其貶
黜便謂姦兇恒處防閑長從擯棄則悔過者無由自補
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念亂或起
于茲矣○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用
一經譴責終身不收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上費
又諫曰登進以懲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
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
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足以意選士如
或好善而不擇所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
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
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
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

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以一言稱慝為能
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稱慝則付
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
能則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矣上不聽○
贊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曰舊制
租調庸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擇心
而事有定制兵興以來版圖隳壞執事知弊之宜革而
遂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不得其要遷更舊法以為兩
稅但取大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為定數夫財之所
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
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
征不以其庸則功勤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
家怠蠲其庸則力勤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
丁身為本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
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驅之避役
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
異所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既入兩稅今於
有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
稅以布帛為額曰穀帛者人之所為錢貨者官之所為

也是以國朝者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緡續布易有禁
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哉今之兩稅獨以錢穀定稅所
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
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
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
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關
田為課績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之情體至公之意以
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萃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
為新收則使之日重歛之日加請詳定考績若管內阜
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歛之日加請詳定考績若管內阜
殷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為考課等
差其十分減三者為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
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
稅限迫促日蠶事方興己輸繭稅農功未艾遽歛穀租
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
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歛
重於公稅請為占田條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范氏曰
泉貨所以權物之輕重流於天下則為用積於府庫不
為利也蓋穀帛出於民而官不可為也錢出於官而民

不可為也取其所有而與其無則上下皆濟矣是故
以穀帛為賦則民不得不耕織以奉公上此驅之於農
桑也如不取其所有而取其無則民之所有棄之必
賤矣官之所無收之必貴矣穀帛輕則民為之者少錢
重則物賤者多是以利墜於上民困於下至於田野荒
瘠富國之道也○裴廷齡以官吏太多自今缺負請勿
復補而叙其俸以實府庫上欲脩神龍寺延齡奏同州
有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
近歲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財固待聖君
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又奏檢閱左藏於糞土中得
銀十三萬兩雜貨百萬有餘請入雜庫以供別支大府
少卿韋少華抗表稱皆月申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
許廷齡由是恣為詭譎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
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群臣畏之莫敢言
惟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錡以職事相聞
時證其妄而贊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常用上不悅待
延齡益厚贊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
或規其太銳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
恤延齡日短贊於上趙憬密以贊所譏彈延齡事告之

故延齡益得以為言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贊贊與憬
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奸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遂
罷贊為太子賓客范氏曰延齡之親寵陸贊之廢黜趙
憬實為之助憬之罪大矣必若治之以春秋之法憬其
為誅憤軍蹙國憤音奮張晏曰憤僵也謂軍不嚴
首與整若僵仆也蹙國猶言亡國也記射義篇贊
軍之將亡國之大夫注贊讀為憤憤猶覆敗也亡國亡
君之國者也憤又通作賁詩行葦篇注奔軍之將注奔
音奮覆敗也供億注見太宗貞觀四年傷夷夷亦傷也
左傳命軍吏察夷傷後書金瘡曰金夷風慄慄與森通
里慄反爾雅扶搖風謂之森郭璞注旋風也記月令森
風暴雨注回風為森本又作飄驛書注見陳宣帝太建
七年乘駟方叔召虎注見晉康帝建元元年方叔
按周禮版圖注以版為之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版圖
專力農事也左傳務穡勸分穡急穡勇主反嬾也此穡
字不從火漢書詒穡偷生而亡積聚注顏師古曰詒穡
言不勤作也詒音紫穡也新收而有復獲芳目反除也
謂其新至而除免賦役繩責注見漢文帝十四年以法
繩之兼并之家大家兼役小民富者并役貧者捋抽空
捋直呂反機之持緯者抽音逐機之受經者空盡也詩

大東篇注言賦歛重質實疆場注見漢靈帝建寧二年
絲麻皆盡捋抽不作
稅唐食貨志曰自開元以後租庸調法弊代宗時始以
畝定稅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
輸無過十一月是兩稅之始也

乙亥
十一年夏四月貶陸贄為忠州別駕

裴延齡諸李充張滂李銛黨於陸贄會早延齡奏言贄
等失勢怨望言天旱民流度支多欠諸軍芻糧動搖衆
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軍
士誑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為信還宮貶贄為
忠州別駕充滂銛皆為諸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為
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
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方與
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
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
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即帥
拾遺王仲舒補闕熊執易崔郾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
齡姦佞贊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為營救乃解令

宰相論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趣往大言
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
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
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李繁者泌之子也
城盡數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使繁繕寫繁徑以告延齡
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為妄不之省范氏曰
論者或譏城以在職久而不言贊若不貶則無所成其
名矣是不然城有待而為者也過裴延齡為相救陸贄
將死終身廢放死無所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
者鮮矣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胡氏
曰陽城賢矣惜其未盡善也諸諫官言事細碎信為有
失城登諫司至是七年豈皆無大事可言乎開悟人君
必有其漸防過邪伎必以其微陸相見疎延齡彼者夫
豈一日之積毫釐不伐至用斧柯則其用力多而見功
寡矣故君子以為城未知陰陽消長之義者也絲綸之
言非可壞之物天子之廷非慟哭之地使上必欲相延
齡先聞此言逐城而後行之有不可故如城所為三
人處士疎野之態爾雖然讜論一發正氣凜然陸免於
死裴不果相其有功於唐甚大則城亦未可訾也陸公
在翰林諫爭十從六七自為相十從三四故愚惜其去

之之晚有違乎不
可則止之義也

集覽

死職下句絕城必因諫獲罪而
死於此職及至本傳作既興草

茅守延英門守去聲詣也延英殿名伏閣俯伏閣下而
極諫也注見陳宣帝太建十三年入閣取白麻壞之唐
制封王拜相用白麻馬制不用印壞音恠毀之也按李
肇翰林故事制用白麻紙詔用白藤紙書用黃麻紙韋
執誼翰林故事書物用黃白二麻為綸命重輕之辨
近者獨用黃麻其白麻在北院唯德音赦宥拜免將相
乃得用之絲綸之言記緇衣篇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
言如綸其出如綉注綸綬也綉引棺索謂于言之始如
絲之細其出也如綉注綸綬也綉引棺索謂于言之始如
綸如綉之漸大如綉注綸綬也綉引棺索謂于言之始如
州人垂之子

五月以李說為河東留後

河東節度使李自良卒監軍王定遠奏請以行軍司馬
李說為留後說深德定遠為請鑄監軍印從之監軍有
印自此始定遠遂專軍政殺大將彭令苗說奏其狀定
遠詰說刺之說走免定遠召諸將示之曰有敕以李景

畧為留後諸軍皆遷官大將馬良輔
亮之麾衆不受定遠走踰城墜死
二年
蒲坂

質實 河東節度注
見周赧王十

回鶻奉誠可汗死遣使立懷信可汗

回鶻奉誠可汗死無子其相骨咄祿辯慧有勇畧自天
親時典兵馬用事大臣諸酋長皆畏服之立以為可汗
使來告喪遣使冊立之
集覽 天親前可汗之號
質實 可汗夷狄君長之號
注見漢後主景權四

年酉長注見漢帝
玄更始二年酉豪

秋七月以陽城為國子司業

坐言裴延
齡故也

八月司徒侍中北平程武王馬燧卒

考異 此誤
考證 當去
莊武

○冬十月橫海軍亂逐其節度使程懷直

實 橫海節度使程懷直不恤士卒出獵數日不歸懷直
從父兄懷信閉門拒之懷直奔京師以懷信為留後
質

子丙

十二年春正月以渾瑊王武俊兼中書令嚴震田緒劉濟

韋臯並同平章事諸節鎮悉加檢校官

集覽 檢校官檢校
其官與兼其

官守其官判其司事知某事此五等
官皆以待資淺之人非本將所置

欲以悅
其意也

發明

中書令為三省長官平章事為宰相既以勲臣
與方鎮並遷而又於諸道節鎮普加檢校官則

夫名爵之濫至是極矣德宗初年銳欲削平藩鎮而
末年乃反若此由其所信非所當信而所行非所當

行故也大書于
冊其失自見

三月以李齊運為禮部尚書

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佞得幸每宰相對罷則齊運
進決其議或病卧家上欲有所除授遣中使就問之

質實 中使注見玄宗
開元十五年

書法 書齊運何譏也齊運以柔佞得幸書之所以病
德宗也終綱目書禮部尚書四楊尚希陳叔之

齊運李絳惟
齊運為譏辭

夏四月魏博節度使田緒卒

緒尚嘉誠公主有廢子三人季安最幼
公主子之緒卒左右惟季安為留後

質實 魏博節度
注見漢成
帝綏和二年魏郡嘉城縣名一統志云後周所置屬龍
涸郡隋屬扶州唐於縣置松州後廢之故址在松潘等
處軍民指揮
使司城內

使司城內

以韋渠牟為右補闕

上生日故事用沙門道士講論於麟德殿至是始以儒
士參之四門博士韋渠牟朝談辯給上悅之旬日遷右

補闕 質實 沙門僧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八年道士注見隋
場帝大業六年麟德殿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

宣政 殿

書法 書譏也渠牟朝談辯給帝寵用之書補闕始此
終綱目書以為補闕者二渠牟魏暮惟渠牟為

譏 焉

六月以竇文場霍僊鳴為護軍中尉

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羅鎮者相承用府紙寫
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此統軍降府翰林學士鄭綱奏故

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
為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遇貞外

將軍衣緋者無幾輔國以來始陳制度朕今用爾不謂
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脇我為之矣文場叩頭謝

遂焚之謂綱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
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
出其門者矣胡氏曰人心雖有所蔽亦有所明肅宗寵

任輔國而惜宰相嘉裴冕之不從德宗委信竇霍而惜

白麻咎大臣之不拒當是時苟有賢公卿誠心足以感
格乘其明而啓達之收還兵柄不付中人安知德宗之
終蔽哉陸贄李泌為議論之臣李勉盧翰劉從

一居弼諧之地皆不聞諫止安得不均其責乎

書法

官官為中尉恒也其書之何重降麻也於是文
場求降麻帝諭焚之而咎宰相之不能拒書幸

也之

以嚴綬為刑部員外郎

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
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增斂百
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疏果往往自入所進總什一二
李蕙在江西有月進常舉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
史裴諱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
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募
僚進奉自綬始范氏曰古之人君或多難以與國或
亂而啓霸蓋因而後發其智懼而後懲其心故能有為

也德宗還自興元不知其貪以取亡

而惟貨之求其心謬戾亦甚矣哉

之外或方或圓

發明

欲觀世之治亂當於人才用舍觀之方是之時
延齡以欺誕而寵擢陸贄以忠正而貶逐陽城

以直言而左遷方鎮以跋扈而進爵然猶未也李齊
運以柔佞為尚伯韋渠牟以辯給為補闕竇霍以宦

官為統軍嚴綬以進奉為外郎德宗進退人才雖不
止此而其大要亦不越此然則政事安得而不紊威

令安得而復伸綱目特書屢書不一書而足則
貞元之治亂蓋亦瞭然在目識者可以觀矣

秋七月宣武軍亂以董晉為節度使

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不知事霍僊鳴薦押牙劉沐為
行軍司馬萬榮子迺為兵馬使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
汴州宣慰軍士呼曰兵馬使勤勞無賞劉沐何人為行
軍司馬沐懼陽中風鼻出軍士欲斫守進迺止之遂殺

大將數人都虞候鄧惟恭執迺送京師詔以晉為宣武節度使萬榮卒惟恭遂權軍事不遣人迎董晉晉受詔即與僊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惟恭以晉來速不及謀乃帥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既入仍委以軍政初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禦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晉至悉罷之詔惟恭等各遷官賜錢惟恭謀作亂晉誅其黨械惟恭送京師

集覽

僊從僊音欠兼也從去聲唐封常清博奏僊從三十餘人注僊侍從也漢時謂隨吏出疆為少從亦曰僊從

質實

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

八月朔日食○以陸長源為宣武行軍司馬

朝議以董晉柔仁恐不能集事故以長源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

趙憬卒○九月以李景畧為豐州都防禦使

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白擇行軍司馬以為儲帥李景畧為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忌之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晏梅錄爭坐次說不能過景畧叱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耶遂就下坐坐中皆屬目於景畧說益不平乃厚賂實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畧豐州窮邊寒土瘠民貧景畧以勤儉帥衆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

集覽

端公杜

質實

注見

裴延齡卒

中外相賀上獨愼惜之

冬十月以崔損趙宗儒同平章事

損嘗為裴延齡所薦故用之范氏曰延齡既死而德宗猶思其人又用其所薦者為相使其好賢如此豈不善

哉夫賢之入人也難佞之惑人也深是以鮮有好賢如好佞者也

質實

崔損博陵人趙宗儒鄧州穰人

十一月以韋梁牟為諫議大夫

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司農卿李實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梁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實狡險培克執誼以文章與上唱和年二十餘入翰林梁牟形神怵躁尤為上所親狎上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梁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

集覽

培克詩蕩篇曾是培克注聚斂怵他彫反偷薄也論語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注不安静也

書法

書譏也梁牟狡險怵躁不稱甚矣終綱目書諫議大夫十有六詳漢光武建武五年惟吳通玄

韋梁牟杜光庭為譏焉

丁丑

十三年春二月築方渠合道木波三城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鄯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鄯寧兵足以城之上曰卿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眾不戒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虜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眾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三月三城成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實

方渠縣名按一統志漢初所置屬北地郡後魏廢為鎮唐復置縣五代晉省入通遠縣宋為砦故址在慶

陽府

環縣南七十里合道城名在慶陽府環縣西南七

十里

木波城名在慶陽府環縣南四十五里古木波鎮

復置

為縣唐仍舊宋廢之故址在慶陽府環縣西南一百三十里

以姚南仲為義成節度使

以姚南仲為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
豈將才也判官盧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
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遂潛去既
而盈珍與南仲有隙幕府多以罪貶有死者

秦王政三年

吐蕃贊普乞立替紀

子足之

秋七月起復張茂宗為左衛軍尚公主

考異

提要軍上有
將字唐紀屢

次書右將軍矣
此合從提要

張茂宗茂昭之弟也許尚義章公主未成昏母卒遺表
請終嘉禮上許之拾遺蔣乂上疏曰古有墨衰以從金
華之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上曰人間多借吉成
昏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婚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

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
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

遂成昏范氏曰德宗即位之初動必循禮而其終如此
心無所主故也委巷鄙隱之禮法之所當禁也乃引以

為比苟欲拒**集覽**嘉禮冠婚朝賀皆嘉禮也禮春官大
諫不亦惑乎**宗伯**以嘉禮親萬民墨衰以從金華

之事墨黻色布衰喪衣也凡起復治事則著纁布服寒
不著袍呂和叔曰凡三年之喪須終喪不可行慶弔請

謁聚會若卒哭後有甚不得已事可暫衣墨衰行之事
畢反其喪服左傳僖三十年晉先軫曰秦不哀吾喪

而伐吾同姓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敗秦師于殽
注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公羊

傳宣元年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
以弁冕服金華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

經而服事既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注服金華者以兵
事使之也孔子善閔子騫之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

內不失親親之恩也又金華之事古人所不辭注見晉
元帝永昌元年委巷之家記檀弓上篇委巷之禮注委

巷猶街里委巷章一統志云本漢柳縣地名屬桂
曲所為也

質實義章晉因之隋未置義章縣唐初省

入柳縣尋復置長壽初分置高平縣尋省之徙柳縣于高平宋改曰宜章縣金元俱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柳州隸湖廣道

書法

凡書起復讒也書起復尚公主讒之讒也德宗之初立也有縣主將嫁會上從姊妹卒命罷之禮於縣主今則於已女不受焉前後相反如二人矣於是張母遺表請成昏不書書起復蔽其失於德宗也終綱目書起復七詳太宗貞觀十五年讒未有甚於此者矣

發明

苦塊不可以處內縲經不可以吉服擗踊哭泣不可以歌笑燕樂飲水不可以觴酒豆肉惟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書起復張茂宗尚公主不乖僻若此尚可與之論人道乎

九月盧邁罷○冬十月吳少誠開刁溝

吳少誠擅開刁溝八汝上遣中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郎中盧群往詰之少誠曰開此水大利於人群曰君令臣行雖利人臣敢專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質實**刁溝從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乎少誠遽為罷役志云耶刀河在南陽府鄧州城南一十五里源自內鄉西北蕭山流過州至新野東南入于瀆水汝水名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盧群范陽人

十二月以宦者為宮市使

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

言宮市者皆不聽
質實 蘇弁武功人世孫之孫士

發明 所以四海九州而奉一人則凡膳羞服御之物皆

事至德宗始以宦者取物於市遂至豪奪白取讎怨
于民雖諫官御史交章論列方鎮京尹抗疏奏陳而
不之納是豈為民父母之意哉書以宦者為宮市使
是張官置吏白晝使之行劫於通衢耳斯民何其重
不幸

寅戌

十四年秋七月趙宗儒罷以鄭餘慶同平章事

質實 鄭餘慶

陽人綱 ○八月初置神策統軍

時禁軍戍邊者稟賜優厚諸將多
請延隸神策其軍遂至十五萬
集覽 稟賜稟力錦反
倉廩故因稱廩給廩賜

九月以于頔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集覽 于頔于姓頔名也頔音徒歷反

質實 于頔代人山南東道節度使注
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 ○吳少誠叛侵壽州考異

提要及尹氏發明叛作反按凡例自下逆上

質實 壽州注見齊主

寶卷永元 ○貶陽城為道州刺史

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
外貶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
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微科政拙考下下觀察
使遣判官督其賦城自繫獄判官大驚馳謁之城不復
歸判官辭去又遣他判官往案
質實 連州注見隋文帝
之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逸去
道州注見中

宗嗣聖七年

卯巳

十五年春宣武節度使董晉卒軍亂殺留後陸長源

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軍中惡之晉卒長源知留後揚
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衆皆懼或勸之發
財以勞軍長源曰我豈效河北賊以錢買徒兒求節鉞
邪軍中怨怒作亂殺長源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

通鑑綱目卷四十七 唐憲宗元五年

逸準久為宣武大將得衆心召之逸準
引兵徑入汴州衆乃定遂以為節度使

質實

宋州注見漢後主延

以李錡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

李齊運受李錡賂數十萬薦之於上故用之錡刻剝以
事進奉上由是悅之錡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
所忌憚布衣崔善貞請闕上封事言官市進奉及鹽鐵
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械送錡錡生瘞之遠近聞之不
寒而慄錡復欲為自全計增廣兵衆選有力善射者謂
之挽疆胡奚雜類謂之藩落給賜十倍他卒判官盧坦
屢諫不悛與幕僚李守約等皆去之范氏曰德宗本惡
崔善貞直言故使李錡甘心焉鉗天下之口舌長姦臣
之威實朝廷殺諫
者非錡殺告者也
觀察使注見憲宗元和二
年杭州李錡注同上

集覽

胡奚胡北狄也奚注見

質實

浙西

三月吳少誠寇唐州

唐州注見齊武帝永明五年此陽

○秋八月以

上官浼為陳許節度使

吳少誠遣兵掠臨潁浼遣大將王令忠將兵三千救之
敗沒少誠遂圍許州營田副使劉昌裔募勇士千人鑿
城出擊破之兵馬使安國寧謀翻城應少誠昌裔以計
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
無得
脫者
集覽 上官浼 上官復姓注見漢桓帝
延熹二年浼其名也音始銳反
漢之縣名屬潁川郡以在潁水之上故名隋屬許州唐
屬潁州貞元初仍屬許州宋金元俱仍舊國朝因之
改屬開封府

以韓弘為宣武節度使

劉逸準卒軍中思劉玄佐之恩推其甥兵馬使韓弘為
留後詔以為節度使弘將兵識其材鄙勇怯指顧必堪
其事先是少誠遣使與逸準約共攻陳許使者數輩猶
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擊許下少誠由是失勢
宣武軍自玄佐卒凡五作亂弘召唱者及其黨三百人
殺而斬之自是至弘入朝二十年士卒無一人敢譁呼

於城郭者管實韓弘滑州

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

諸軍討吳少誠者既無統帥進退不一自潰於小澗水

委棄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

集覽小澗水澗通作澗亦作隱音於斤管實見順宗永

冬十二月中書令咸寧王渾瑊卒考證分註當書謚忠武

與李晟同謚忠武通鑑於瑊獨不着謚何也夫瑊解奉天

之圍晟收復京城且晟破賊時瑊亦進取咸陽其功固不

相下瑊嘗謂晟秉義執志臨事不可奪雖知晟莫若瑊然

瑊之秉義執志固可知也尚結贊曰唐之名將李晟與渾

瑊耳兩王名播戎狄謚忠武誠非虛美分註補書輝映史冊宜哉

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

關視受賜如在上前上還自與元雖一州一鎮有兵者

皆務姑息瑊每奏事不過輒私管實咸寧縣名注見漢

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管實高帝十年萬年興

元府名注見周報王四年漢中

十六年春二月以韓全義為蔡州招討使

全義本出神策軍中尉實文場愛之薦於上管實蔡州

使統諸軍討吳少誠十七道兵皆受節度管實注見

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

辰庚

夏四月姚南仲入朝

義成監軍薛盈珍有寵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

不從由是有隙屢毀南仲於上上疑之又遣小吏程務

盈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治進及於長桑驛殺之自作表

雪南仲之寃且首專殺之罪遂自殺驛吏以聞上異之

徵盈珍入朝南仲亦請入朝待罪上召見問曰盈珍擾

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

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

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

南仲惡政皆慕僚馬少微贊之詔賅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范氏曰德宗之心常與宦者為一故雖妄言必聽之疎群臣而外之故雖有實言而人殺身以明之亦不信也是以其害如木之有蠹人之有膏肓之疾蠹深則木不可攻疾久則與身為一必俱亡而後已不可不為深戒哉**集覽**羊杜羊枯預字元凱皆西晉文武時人**質實**義成軍名注見懿宗咸通十年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五月韓全義與淮西兵戰于潁南大潰

全義素無勇畧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為大帥每議軍事監軍數十人爭論紛然不決而罷士卒屯沮洳之地天暑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與淮西戰鋒鏑未交諸軍大潰退保五樓

集覽

沮洳地詩汾

質實

潁南潁水之南注見順宗永貞元年五樓或疑地名未詳處所姑缺

于頔奏賅元洪為吉州長史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淮西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歛貨財有據漢南之志誣鄧州刺史元洪贖罪上為之流端州頔復表洪責太重上復以洪為吉州長史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賅之比救下頔怒已解復奏留為判官上一一從之范氏曰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明斷似剛其不畏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有血氣之剛有志氣之剛夫勇有匹夫之勇有天下之勇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始盛而終衰壯銳而老消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挫也志氣之剛不可挫也不度可而為不慮後而發匹夫之勇也君之以德行之以義天下之勇也匹夫之勇可怯也天下之勇不可怯也是故至剛與大勇人君不可不養也德宗初欲有為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易則其屈必深其發輕則其挫必亡是以其終怯畏如此之甚也胡氏曰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在已眾人喜怒在已而不

畏下撫綏之宜剛而柔宜怯而勇奮然而斷乃不當斷
者也惕然而懼乃不當懼者也使其知持志之方義理
是憑豈有

集覽 妍姪 妍倪 堅反 美好也 姪克之反 醜也
貨帝目梁冀曰此跋扈將 **貨實** 元年鄧州注見晉安帝元興
十四年穰端州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高要藩鎮注見
肅宗上元二年十六相注見建中元年元凱四凶注見
中宗嗣 聖九年

書法

廢置不書所自書所自皆議也書王鳳奏以陳
頓奏賤元洪是年議在上也帝於元洪頓欲罪則罪
之欲輕則輕之於薛正倫頓欲賤則賤之欲留則留
之向年之剛氣至是消沮盡矣
書曰于頓奏所以深病德宗也

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

張建封鎮彭城十餘年軍府稱治病篤累表請代詔以
韋夏卿為行軍司馬敕下建封已卒軍士為變認建封

子愔令知軍府事殺留後及大將數人械繫監軍上聞
之以李鄴為宣慰使鄴至召將士宣朝旨諭以禍福脫
監軍械使 **貨實** 彭城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韋夏
復其位 卿京兆萬年人司馬官名注見陳宣帝
大建九年六卿李鄴
江夏人邕之從孫

永州刺史陽履免 **考臬**

提要未
作柳

湖南觀察使呂渭奏發履賄賂三司鞫之對曰所歛物
已市馬進之矣詰馬主為誰馬齒幾何對曰馬主東西
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禮齒路馬有誅 **集覽** 按禮齒
故不知其齒上悅其進奉之言免官而已 **貨實** 永州
誅按據也禮周禮也齒路馬有誅記曲禮之 **貨實** 永州
文也注見漢文帝六年禮不敢齒君之路馬 **貨實** 注見
晉武帝太康元年零陵湖南觀察使 **貨實** 注見
宋文帝元嘉十六年衡陽呂渭河中人

書法

刺史免未有書者此其書何識進奉也於是履
犯職賄三司鞫之則曰市馬進奉矣上聞此言
第免之帝之眷眷於進
奉者如此特書病之也

以張情為徐州團練使

張情表求旄節朝廷不許加淮南節度使杜佑無徐泗濠節度使使討之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朝廷不得

已除情團練使後名其軍曰武寧以情為節度使

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其旄三重按石林燕話曰國朝節度使所持節以金銅葉為之盤加紅絲為龍旄受賜

者藏於公宇其私室別為堂名曰節堂每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又節鉞注見興元元年

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國徐泗濠節度注見貞元四年淮水名注見漢景帝三年武寧軍名注見秦昭皇

以李藩為秘書郎

初張建封之疾病也濠州刺史杜蕪陰圖代之疾驅至府幕僚李藩曰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過來欲何

為不速去當奏之蕪錯愕徑歸及是蕪誣奏藩擢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

不變佑曰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請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此宜為惡者邪即除秘書

郎胡氏曰古今之事一也觀古事而是非明處今事而得失亂者何也有意與無意也其餘涉已不涉已者亦

然李藩從下士來未有向背德宗視之猶日方中也使虛心平意照臨百官每每如此雖不中不遠矣然非格

物致知何以格進此之途非彊忍求仁何以克安此之居故自天子至於匹夫必明夫大學之道而後可也

集覽 錯愕注見漢明帝永平十四年 **質實** 僕射官名注見秦始皇三十

帝五年 **書法** 於是杜蕪奏藩搖動衆心上欲殺之既而見藩

寶文場霍僊鳴為護軍中尉此書以李藩為秘書郎下書以齊總為衢州刺史不行皆幸之也德宗本心

天理於此有未盡晦者故喜書之

秋七月吳少誠襲韓全義於五樓全義大敗走保陳州質

實

陳州注見周報

王三十六年 ○九月以李元素為義成節度使

實

李元素京兆萬年人

義成節度使盧卒賈耽曰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有愛憎向背喜懼者相半故衆心不安自合願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無他變上以為然故有是命

貶鄭餘慶為郴州司馬

餘慶與戶部侍郎于頔素善頔所奏事餘慶多勸上從之上以為朋比貶之

集覽

于頔姓名也頔普眉

反朋比同門曰朋阿黨曰比比音毘至反

實

郴州注見楚義帝元年于頔代人

以齊抗同平章事

實 齊抗瀛州高陽人

○冬十月赦吳少誠復

其官爵

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臯聞諸軍討少誠無功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請

銳萬人下巴峽以剪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為麾下所殺又當以其官爵授之則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賈耽言於上曰賊意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監軍求昭洗監軍奏之詔赦少誠韓全義至長安實文場為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為全義謝無功上曰實全義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邪

實

巴峽二州名巴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巴東峽州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三峽麾下注見漢獻帝建

安十年

書法

少誠書叛書討矣又書襲敗全義矣未聞其上表謝罪也而遽赦之復其官爵不振甚矣書病

也唐

發明

書吳少誠反侵壽州又書寇唐州又書削官進討則是少誠叛逆之罪不可赦也書韓全義為

招討使又書韓全義與戰大潰又書大敗走保陳州則是全義憤軍之罪不可遣也夫少誠背叛既不能

討全義失律又不能誅卒之少誠復官而全義付之不問德宗繆政如此魯不自知愧耻然則書赦吳少誠復其官爵不知前日削之也何為而削今日復之也何為而復參考觀之義自見矣

以鄭儋為河東節度使

上擇可以代儋者以嚴綬管以幕僚

質實

河東節度注見周報王十

二年
蒲坂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七終

